

新小說



評士浪虎臥

著子嘯獨天海



石 媧 女

新 著
小 說
奇 絕
壯 絕

(編 甲)

半 角 二 價 定 冊 一 全 裝 洋

女媧石者無鬚之水滸傳也

女媧石者有血之紅樓夢也

女媧石者俄國虛無黨之化身也

女媧石者日本櫻出門之攝形也

女媧石者科學家言也泰西二十世紀未來之科學也

女媧石者文學家言也中國千餘年來遺傳之文學也

發 行 所

東 亞 編 輯 局

代 售 所

廣 智 書 局
上 海 各 大 書 坊

新小說第玖號目錄

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補印發行

●圖畫

法王路易第十六被巴黎市民逮捕之圖

北京宮內北海全景

●歷史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四回罵賊臣張貴發嚴辭 送靈柩韓新當說客

第五回叛中國呂師夔降元 聞警報宋度宗晏

駕第六回死溷廁權姦遺臭 請投降皇帝稱臣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二回走窮途忽遇良朋 談仕路初聞怪狀

●法律小說

宜春苑(續第八號)

法國某著
無歡羨齋譯

●寫情小說

電術奇談

東莞方慶周譯述

第三回沈淪點士河可憐歸客 徬徨新水驛急殺

佳人●第四回苦纏綿徹夜相思 生懊惱沿途打

●偵探小說

毒蛇圈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三回賞知音心傾世姪 談美術神往先師●第

四回醉漢深宵送良友 迷途黑夜遇夕人●第五

回醉酒漢權當抬轎夫 守病人喜逢警察卒

●傳

警黃鐘

寄憤生

序●例言●第一齣宮歎

●割記小說

嘯天廬拾異

嘯天廬主草稿

周將軍●潘某●曹孝女●鬼烈婦●某生●屠者

●雜錄一……………一五三

豪傑指南
奴·隸·生

序●一預備時期●二運動時期●三實收時期

●雜錄二……………一五九

燈謎叢錄

●雜謠歌一……………一六七

汴梁行
東莞生

●雜歌謠二……………一六九

粵謳新解心四章
外江佬戲作

學界風潮●鴉片烟●唔好發夢●中秋餅

●附錄……………一七三

小說叢話

售報價目表

日本			日本 通用銀
全年 十二冊	半年 六冊	一冊	
四元	二元二角	四角	中國 通用銀
中國及海外各埠			
全年 十二冊	半年 六冊	一冊	
四元五角	二元四角	四角四分	

凡日本郵局已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三角未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一元凡定閱交報費者務祈將郵費一併交下乃能奉寄

告白價目表

一頁七元	半頁四元	一行四角
------	------	------

編輯兼發行者 趙毓林
印刷者 岸太郎

發行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小說社

印刷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社活版部

廣智書局特別廣告

本局以開通民智輸入文明爲目的凡次等之書徒費學者財力目力理宜屏絕
去年以前別擇容有不精今益加改良定爲三例

一以後續出之書非佳本不印行

一以前售完之書非佳本不再版

一以前存留之書非佳本不再發賣

今將兩年來所印售佳本爲學者所必須讀者列目如下其餘續出者隨時佈聞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總發行所啓

廣智書局各種叢書價目

歷史叢書十種

一	世界進化史	八角
二	世界近世史	九角
三	歐洲十九世紀史	八角
四	中國文明小史	四角
五	支那史要	八角
六	英國制度沿革史	一元
七	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一元六角
八	埃及近世史	二角五分
九	俄羅斯史	八角
十	英吉利史	七角

十種合購定價大洋七元

政法學叢書十種

一	政治原論	七角五分
二	政治汎論	二元
三	政治學	一元五角
四	法學通論	三角
五	憲法精理	五角五分
六	國憲汎論	一元
七	萬國憲法志	五角
八	英國憲法史	一元二角
九	英國憲法論	六角
十	國際公法志	五角

十種合購定價大洋八元

廣智書局各種叢書價目

教育學叢書五種

- | | | |
|---|---------|------|
| 一 | 心理教育學 | 五角 |
| 二 | 教育學史 | 八角 |
| 三 | 格氏特殊教育學 | 三角五分 |
| 四 | 教育學問答 | 二角五分 |
| 五 | 德育及體育 | 二角五分 |

(五種合購實洋一元六角)

飲冰室叢書七種

- | | | |
|---|----------|------|
| 一 | 飲冰室自由書 | 四角 |
| 二 | 現今世界大勢論 | 二角五分 |
| 三 | 四大家政治學說 | 三角 |
| 四 |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 二角 |
| 五 | 李鴻章 | 二角 |
| 六 | 康南海 | 二角 |
| 七 | 新大陸游記 | 一元 |

(七種合購實洋二元五角)

廣智書局各種叢書價目

財政學叢書五種

- | | | |
|---|--------|------|
| 一 | 中國財政紀略 | 二角五分 |
| 二 | 中國商務志 | 四角 |
| 三 | 歐洲財政史 | 三角 |
| 四 | 萬國商務志 | 六角五分 |
| 五 | 工商理財要術 | 四角五分 |

(五種合購實洋一元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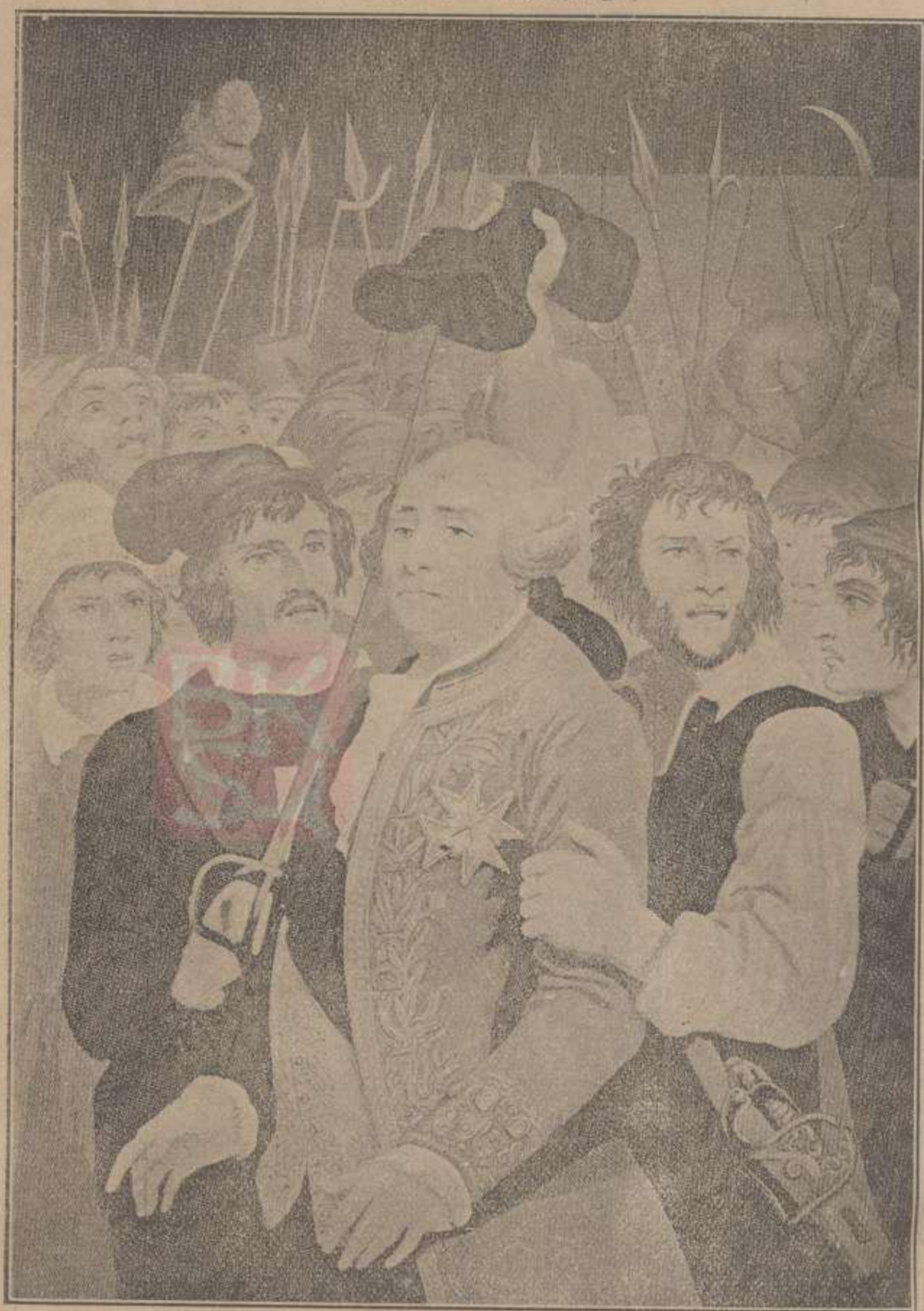
名人雜著十種

- | | | |
|---|-------------|------|
| 一 | 天則百話 | 四角 |
| 二 | 福澤諭吉叢談 | 三角五分 |
| 三 | 人羣進化論 | 五角 |
| 四 | 族制進化論 | 三角 |
| 五 | 公德講話 | 二角五分 |
| 六 | 修學篇 | 二角五分 |
| 七 | 十九世紀歐洲文明進化論 | 三角五分 |
| 八 | 十九世紀大勢變遷通論 | 四角 |
| 九 | 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 | 四角五分 |
| 十 | 中國魂 | 四角 |

(十種合購三元二角)

圖之逮捕民市黎巴被六十第易路王法

日十二月六年二十九百七千



北 京 宮 內 北 海 全 景



歷史
小說
痛史



第四回 罵賊臣張貴發嚴辭 送靈柩韓新當說客

原來張世傑疊次奉了詔旨。叫他退援江洲。你想他在外領兵。那里知道這詔旨是賈似道留夢炎做鬼呢。他只知道是江洲危急。所以朝廷要他去救援。然而又沒有派人來代守鄂州。想來朝廷的意見。是連江鄂兩州的責任。都付在我一人身上的了。當下會集了衆文武商量留守鄂州的人。衆文武都說朝廷既沒派人來代守。這責任仍在將軍身上。好在公子隨任在此。就很該交付與公子代理。別人是斷不敢僭越的。世傑恐怕國威年輕。諸事不諳。再三要另舉能員代理。爭奈衆文武一定不從。又說道。雖然公子年輕。我等竭力輔佐。是應當的。至於權領這印綬。是萬萬不敢。世傑無奈。只得將鄂州印綬交與兒子國威。再三叮囑。小心在意。留下張順。張貴。李才。及一班文官。佐國威守鄂州。令陳瓚帶領一萬水師。從水路進發。自家領二萬陸兵。由陸路進發。均向江洲而去。

伯顏打聽得這個消息。連忙飛檄張弘範。叫他撥一支水軍去追陳瓚。自家又令葛離格達率領十員副將。由陸路去追張世傑。料來他赴援心急。一定無心戀戰。這番趕去。雖不能一戰而定。却也可以掩殺一陣。葛離格達領命而去。却被李才預伏一軍在城外。抵死擋住。葛離格達不得前進。只得退回報與伯顏。伯顏便教請了張弘範來議事。直議至天晚。尙未決計。忽報鄂州城中有一名逃卒來投降。口稱順報軍情。伯顏教喚進來。那逃卒一步一拐的進來見了伯顏。叩過頭。口稱被張順責打。因此氣忿逃出。便報軍情。伯顏問有何軍情。逃卒道。張順料得將軍這邊一定派水兵去追陳瓚。今日特派流星馬由江邊趕去。約定陳瓚。倘元兵追來。即當返戰。他這邊親率水師趕去。預備前後夾攻。伯顏聽說。便叫將這逃卒留下。與弘範商議此事。弘範道。事不宜遲。我已定下計了。如今急要回去調度。包管這回殺得宋兵片帆不回也。說罷匆匆辭去。先差一匹流星馬也。沿江邊趕去。止住水軍。叫且莫追趕。又另外授了一個計策。然後

自家指撥各水軍。只待探得宋兵起碇。這裡也隨後趕去。原來張順見李才擋住了葛離格達。便到張國威處獻計。言元兵既領由陸路追趕。則水路一定也是不免的。不如去知照陳瓚。叫他且止住勿行。以待元兵。這邊另用水軍追去。前後夾攻。可獲全勝。國威從之。當下張順便去分派撥出數十號無用的船。船中滿載乾柴硝磺引火之物。每十船作一排。用鍊綆相連。每排之中。却夾着戰船一號。吩咐追近敵兵時。即放起火來。將本船鍊綆解開。由衆火船順流而下去燒敵兵。自家同張貴率領百號戰船。隨後接應。調撥既定。專等是夜天將黎明時。悄悄起碇。張順仍自出外巡哨。恰見一個兵丁犯着軍令。張順便按軍法把他責了數十棍。及是夜來查點軍士時。却少了一名。知道一定是被責的逃去無疑了。急來見張貴商量說。倘這兵逃去。將我們之計洩漏與敵人。豈不是大悞事。張貴道。既如此。我們不等黎明動身。就此即刻起碇。料他縱然知道。也調撥不及。張順依言。同去回過了國威。即刻起行。先打發放火船去後。自家

方纔同張貴督領各戰船。浩浩蕩蕩向下游趕去。趕至次日黃昏時分。望見前面火光大起。烟霧蔽江。知是前船放火。忙叫揚帆鼓槳。迎將過去。走不到十里江面。只見衆火船東飄西蕩的散滿一江。火船那邊却是旌旗招展的。不知多少戰船。一字兒排着迎上來。這回料是陳瓚回兵。正欲合兵一處。會同追剿。不期兩面行近時。忽聽得一片胡笳聲響。來船却是元兵。張順大驚。急揮衆船上前接戰。正在酣戰之時。忽報後面元兵趕至。張順忙教張貴分兵往後迎敵。吩咐道。不幸吾計不成。反中敵計。我一人惟有以身報國的了。不過多殺一個敵兵。總替中國百姓多除一個禍患。大家努力去幹罷。說罷。仍揮兵迎敵。張貴自去擋住後面。這裡張順明知不能取勝。仍是抵死向前。戰至天將黎明。身上中了六箭。着了四槍。支持不住。大叫道。生不能殺敵矣。死當化作厲鬼。去啖盡蒙古人也。遂投江而死。兵士飛報與張貴。張貴惱得火星亂迸。慘得肝腸寸斷。併力向前。要替張順報仇。忽然一枝冷箭迎面飛來。張貴急躲時已射中了肩窩。急急拔

下箭頭。敵船已近。兩舷相擦。敵將一槍擲來。被張貴挾住。那將趁勢跳過船來。敵兵也紛紛過船。殺散衆兵。將張貴縛住。解到中軍船上。來見張弘範。看官須知這番這一枝宋朝水軍。要算是全軍覆沒的了。當下張貴來到中軍船上。只見張弘範頭戴胡冠。身披胡服。得意揚揚的居中坐着。董文炳呂文煥分坐左右。還有許多中國人都侍立兩旁。不要說這班都是降將了。弘範見了張貴。便叫他投降。張貴直挺挺的立着。一言不發。弘範以爲他有心要降了。便道。久聞將軍勇略過人。倘能棄暗投明。取斗大黃金印。猶如反掌。人生圖的不過是功名富貴。我勸將軍切休執迷不悟。倘能爲大元朝做個開國元勳。將來紫光閣上。恐怕少不了將軍的圖像呢。張貴也不言語。兩隻眼睛只瞪着弘範。半晌發話道。我好不明白。弘範道。我這是披肝瀝胆的好話。你如何不明白。張貴頓足道。我好恨。弘範道。你又恨甚麼。張貴道。我不明白。中國很乾淨的土地。種出很乾淨的米麥。如何養成你們這一班齷齪無恥。全沒心肝的小人。我只恨我。

姓張的人從來是堂堂正正忠義相傳的如何忽然生出你這個東西將來倘使有人要著姓氏譜尙友錄等書把你這東西的姓名也收了進去豈不辱沒了我姓張的麼弘範大怒方欲說話張貴又搶說道老實對你說罷你要叫我投降須知我張貴自祖宗以來便是中國人我自有生以來食的是中國之毛踐的是中國之土心目中何嘗有個甚麼韃靼來不像你是個忘根背本的禽獸只圖着眼前的富貴甘心做異種異族的奴隸你去做奴隸倒也罷了如何還要帶着他的兵來侵佔中國的土地殺戮中國的人民我不懂中國人與你有何仇何怨韃子與你有何恩何德你便喪心病狂至此地位難道你把中國人民殺盡了把中國土地佔完了將一個堂堂大中國改做了韃靼國你張弘範有甚麼光榮麼看你這不倫不類的你祖宗付給你的肢體沒有一毛一髮不是中國種你却穿戴了一身的胡冠胡服你死了之後不講見別人你還有面目見你自家的祖宗麼這話不是我罵你我只代中國的天地神聖祖宗罵

你還代你自家的祖宗罵你一席話罵得張弘範閉口無言。手脚冰冷。面目改色。幾乎氣死。兩旁立的降將。本來都是中國人。聽了這一席話。起先也是汗流浹背的。到了後來。老羞成怒。由不得張弘範做主。也不等號令。一個個拔出腰刀來。把張貴亂刀砍死。他那點忠魂。只怕去會張順去了。當下弘範氣過一陣。叫抬去張貴屍首。便要追趕陳瓚。董文炳獻計道。如今縱追着前兵。勝了一仗。頂多不過覆沒了他一軍。莫若回兵。用計去襲了鄂州。方爲上着。弘範依言。一面用輕舟逆流而上。追捉宋家敗兵。不許放一名回鄂州去。一面將奪得宋兵的旗幟衣甲。叫自家兵士扮了宋兵。轉過船舵。向鄂州而來。因是逆流。故行了三日。方纔得到。這日早晨。離鄂州只有五十里。弘範便叫泊住。等到黃昏時分。方纔起碇。趕到鄂州。已是深夜。叫軍士打着燈球火把。去叫城門。只說是張順張貴兩將軍得勝而回。城上守兵不知就裡。望見是自家兵馬。即開了城門。元兵一擁而入。李才正在各處巡哨。聞警急來迎敵。爭奈元兵來的勢大。城中雖

說戒嚴。却只在城上安置守具。並未曾準備巷戰。李才左衝右突。終歸無用。眼見得大事已去。又念着縱然殺得出去。有何面目去見世傑。遂拔劍自刎而亡。却說張國威在州衙內忽聽得外面人聲鼎沸。情知有變。急忙披掛待要上馬。忽然來了一隊元兵。將州衙圍住。一員敵將策馬闖入中門。棄槍下馬。對國威拱手道。賢弟別來無恙。國威倒覺得愕然。定睛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表兄韓新。原來韓新是世傑的外甥。所以同國威是表兄弟。從小在世傑處學了一身武藝。後來只爲干戈撩亂。久不相聞。這韓新存了一點貪生怕死之心。忽然又生了一個圖取功名富貴之心。所以投到蒙古軍中。派在張弘範帳下差遣。是夜賺開城門。領兵入城。也有他一分的功勞。當下國威問道。賢兄不是投了蒙古麼。韓新道。正是。如今我受了定遠大將軍之職。國威道。然則來此何事。韓新道。來保護賢弟。國威道。如此說賢兄是要投誠反正了。果然如此。就煩賢兄助我一臂之力。出去殺敵。韓新道。如今滿城都是元兵。如何去殺。國威道。難道不殺

他在此坐以待斃麼。韓新道。我正是恐怕賢弟見城池已破。萌了那迂腐的見識。所以特地來勸你。國威怒道。如此說。你不是投誠反正。却來勸我降敵了。我念一點親情不殺你。你快走。不要誤我的事。說着要去取他那方天畫戟。韓新一把拉住道。賢弟何苦如此。豈不聞識時務者爲豪傑。如今任你出去。難道你還殺得出城麼。俗語說的螻蟻尙且貪生呢。國威大怒。伸手向着韓新面上就是一拳。韓新也大怒道。我好意相勸。何得無禮。國威厲聲道。你背了你的祖宗。負了我的姑母反顏事敵。這便無禮。韓新又低首下心的說道。我念着一點親情。特來相請。賢弟何苦執迷不悟。國威大怒。啐道。無恥的囚徒。誰與你有親情呢。莫說你我是異姓的表兄弟。就是我同胞的親兄弟。你反顏事了敵國。也要義斷恩絕。以仇敵相待的了。韓新只是苦苦攔住。要勸他投降。國威正色道。你倘要在韃子跟前立功獻媚。我將這顆腦袋送給你。去請功。倒可以辦得到他事。你不必向我纏繞。你去罷。用手指着門外道。你看你的夥伴又來也。韓新回

頭看時。國威順手拿着權守鄂州的一顆銅印。照頭摔去。韓新眼快。連忙躲時。肩上已着了一下。不覺大怒。拔出腰刀殺來。國威也拔寶劍相迎。二人就大堂上戰鬥起來。外面元兵看見主將動手。也一擁入內。長槍短劍亂下。可憐可敬。一個少年英勇的張國威。念了大義。滅了親情。死於亂兵之下。却說元兵當夜破了鄂州。足足的殺掠到次日晡時。方纔稍定。先後生擒的兵士不下千餘人。張弘範便傳令他叫們投降。他們却一個都不肯降。弘範正待發落時。忽報伯顏入城勞軍。弘範迎入。伯顏先向弘範賀喜。然後向衆將士一一撫問。說起生擒衆兵沒有一個肯降的話。伯顏道我不信有此事。揀不肯降的殺了幾個其餘自然降了。說罷。回弘範親到校場。叫將虜來衆兵。先捆在東面。叫一名過來問他肯降不肯。說不肯就拉到西面殺了。再叫一個來問。說不降。又拉去殺了。一連殺了數十名。還是沒有肯降的。伯顏也覺得奇異。於是叫過幾個來問道。你們如果降了。兵餉比中國加上兩倍。你們願降麼。幾個同聲說道。就加到十倍甘

倍也不降。我們張將軍說的。爲國捐軀死了屍首是香的。魂靈是有光彩的。投了韃子。非但惹得一身韃子騷。祖宗在地下還要哭呢。伯顏大怒忙叫殺了。又問那些。却是自始至終。沒有一個降的。伯顏不勝歎息。猛然想起前日那一名投降的逃兵。便叫人去傳了來。伯顏道。你看見殺了的那些人麼。他們是受了你們張將軍的教訓。都是至死不肯投降的。單是你這廝受了幾下軍棍。便逃出來投降。可見就是你一個人不受教訓。我這裡容你不下。喝令斬了。拿他當犧牲去祭。那一千餘衆。阿尤此時箭傷已愈。隨行在旁。即上前諫道。不可殺他一人。本不足惜。但以後那些中國人。以爲投降了。還要被殺。也有嚇怕的。不敢降了。也有激怒的不肯降了。豈不沮了敵人歸化之心麼。伯顏笑道。將軍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到今日。中國全土已在囊中。他來降固不多。他不降也不少。你恐怕激怒他不肯來降。你須知中國人是激他不會怒的。倘使激得怒時。我們今日未必能到此地了。我殺他正是要激勵我自己兵士呢。說罷。喝令斬了。又叫

張弘範去主祭。弘範不敢有違。只得領命。祭過了。方纔排宴慶功。看官那不肯投降的一千餘衆。不必說也是可敬的了。這個逃卒。却也是死有餘辜。伯顏雖是個韃子。他處分這件事。也要算他出色的了。只有這張弘範。奉了伯顏之命。去祭這班忠義之國士。當時他不自已想想。自己是何等樣人。他還不羞慚而死。張貴罵他全沒心肝。想來不是冤枉他的了。閒話少題。且說伯顏勞軍已畢。休兵三日。便擬進兵。董文炳獻計道。今鄂州已下。根據之地已定。不必苦苦去追張世傑。今宜調集各路兵馬。一面取郢州。一面取黃州。些次最近。張世傑已去。守兵不多。一鼓可定。一面分兵去攻饒州及撫州。以分張世傑江州之勢。一面攻取池州。做個駐兵之地。以便前後顧盼。再加一路去攻常州。常州攻得下時。就不難逕趨臨安了。伯顏大喜。只是眼前兵將不敷調遣。乃行文各處徵調去了。忽報元主有詔至。伯顏迎入開讀。乃係囑其如軍務不順手。不妨暫時休兵回朝。朝中也等他商議事件云云。伯顏看罷。即與張弘範商量。弘範道。勞師動

衆已經到得此地。眼看得宋家兵力日見窮蹙。倘一時休兵。被他養成銳氣。那時又費手脚了。古人說的。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將軍欲成大功。還是暫不休兵的好呢。伯顏聽見說得理有。就叫董文炳將此意擬定了表章。專差一員武弁齎奏去了。一面仍商量進兵之策。伯顏的主意。總是要先除了張世傑。韓新道。末將與世傑有甥舅之誼。願憑三寸不爛之舌。去勸他來投降。伯顏道。談何容易。你看他訓練出來的兵卒。尚且不降。況他自己。韓新道仗着這點親誼。姑且去一行。他縱不來降。也可以借此探聽他軍中虛實。伯顏道。能得此公來降。自是好事。但不知如何去法。韓新道。世傑之子國威。是前日破鄂州時陣亡的。末將已經代他備棺成殮了。如今只借送國威靈柩給他爲題便好。伯顏應允。韓新便去收拾。因爲帶了靈柩。陸行不便。備了船隻。由水路而去。一路曉行夜泊。不止一日。到了江州。其時江州已被元兵圍了。不免先入元營。告知來意。此處元營領兵大將。名喚愛呼馬。聞得伯顏差來之人。連忙迎入。知是要說張世

傑投降的。因說道。張世傑到了此處。先將兵馬剖在柴桑山。後來聞得鄂州失守。柴桑山上有一枝兵來。併力殺開我兵。入江州城去。不兩日。又有一枝兵。從城裏殺出來。到柴桑山上去。如今城裏打着張世傑旗號。柴桑山也打着張世傑旗號。不知他究竟在那裡呢。韓新低頭想了一想道。江州的守將是那個呢。愛呼馬道。此處守將是呂師夔。韓新聽了喜道。是他嗎。我不管張世傑在那裡。明日只先進城去。先說得他降了。那時世傑肯降便好。如不肯降。就便設法結果了他。豈不是好。打定了主意。就在愛呼馬營中歇下。愛呼馬不免置酒相待。一宿無話。次日韓新起來。換了一套素服。軟裝打扮。也不帶從人。騎了一匹馬。來至江州城下叫門。守門兵士問了姓名。方纔下城通報。不一會只見呂師夔來至城樓相見。不知相見後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叛中國呂師夔降元 聞警報宋度宗晏駕

話說韓新與呂師夔本來是舊相識。當下見師夔親上城樓。遂縱馬行近兩步。

拱手招呼。求開城門。師夔便叫人開門。請上城樓相見。師夔道。與公久違。忽然見訪。必有所見教。韓新道。渴念故人。故特在主帥前求。一差使到此。順便奉訪。還有一分薄禮奉送。師夔道。厚贈。決不敢領。但求示知。是何物件。韓新道。此處說話不便。可有僻靜地方。師夔道。便到敝衙如何。韓新道。甚好甚好。於是兩人把臂下城上馬。並轡而行。來到州衙前。下馬入內。師夔料韓新有機密事相告。便一直讓到內書房。方纔分賓坐下。獻茶。屏退左右。原來呂師夔是一個極貪得無厭之人。方纔聽得韓新要送他禮物。所以屏退從人之後。即先問道。近來一路行軍。想必大有所獲。纔說厚賜之物。究是甚麼。還乞示知。以解疑惑。韓新道。別無他物。不過懷他人之慨。送上金印兩顆。師夔聽了。不解所謂。正低頭尋思。韓新挨近一步。低聲說道。如今內地盜賊橫行。外面元兵強盛。宋室江山。十去八九。眼見得不久就要滅亡。前日董文炳又定了計策。分兵攻打沿江各路。直搗常州。你想常州一破。臨安還可保麼。古語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今

爲公計。何不棄暗投明。況且元朝新得天下。處處要用人。像我這樣不才。還被錄用。公如投了過去。怕不封侯拜相麼。師夔聽了這話。正在沈吟之際。韓新又道。不瞞公說。我們現在已經通到宋室朝內的了。第一個是賈似道。他是答應着兵到臨安時。裡應外合的。其餘甚麼留夢炎。咧。巫忠。咧。都是他做包頭。一摠包下的。你想朝中第一個首相已經如此。你苦守這孤城。做甚麼呢。倘學了那迂人的見識。說甚麼盡忠報國。那是我最不信服的。人生數十年。何苦有功名富貴不去圖取。却來受這等結局呢。師夔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屢次告急。摠不見有一兵半卒前來救援。及至末後。却又將最要緊的鄂州之兵調來。大約就是弄這個手脚了。韓新道。可不是嗎。自從家母舅離了鄂州。不到幾日。就打破了。我這回來。非但要勸你。還要勸家母舅呢。師夔道。此公恐怕不容易勸得動。韓新道。他的兒子在鄂州戰死。我今送他的靈柩來。好歹要領我點情。只是我奉勸的話。你到底以爲何如。師夔道。見機而作。自然是智者的行爲。有何不

從。我就即刻叫人去豎了降旗就是了。韓新道：這且不忙，還有話商量呢。我打聽得家母舅不在城內，我想設法將他請來。我們當面說他，叫他投降，他肯便肯，不肯時就城中先結果了他，你也好帶他的首級到伯顏那邊做個見禮呀。師夔道：好便好，只是刻下元兵圍得鐵桶似的，如何去請他？就算用細作混得出去，他進來時未免要廝殺一番，並且幾次他的進出，都是他自己做主，我並未請過他來。韓新想了一想道：這個容易，待我出城去叫愛呼馬假作退兵之狀，將兵士退出數里，他自然必入城來，同你商量如何追逐，他倘是帶多少兵來呢。我那裡自然容易探得，倘是單人匹馬來呢，請你悄悄地通個信兒，我再來見他。師夔道：此計大妙，便可依計而行。當下韓新告辭出城，見了愛呼馬，告知如此如此，愛呼馬即傳令兵士畧退三里下寨。過了一日，韓新正在盼望，恰好師夔差了人來，報知張世傑已經單人匹馬進城，請將軍速去。韓新聞報，即又去換上一套素衣，來至城下叫門，單請世傑相見。世傑正在城樓同師夔指揮

兵士修補城堞。見是韓新。便教開門放入。韓新上得城時。先拜見了母舅。然後與師夔廝見。韓新泣對世傑道。表弟在鄂州鎮守。城破時。甥急到州衙。意欲相救。不期表弟已經戰死。甥只得備棺盛殮。知母舅在此。特地扶送前來。以便母舅差人送回范陽安葬。事已如此。敢勸母舅不必傷心。說罷暗窺世傑顏色。世傑坦然道。守土不力。死有餘辜。我有何傷心。只是他能爲宋室死義。送回宋室土地安葬也好。可不必一定送到范陽去。韓新道。現在靈柩尙在江邊船上。求母舅擇一地方。先行安置。世傑道。既如此。就請賢甥寫一字帖兒。我叫人取去。韓新寫畢送上。世傑便叫隨來的一名牙將。拿了字帖。到船上去取靈柩。交代道。取到岸上。只揀一塊乾淨地埋葬了。就是那牙將領命而去。韓新道。這是表弟永遠安葬之事。似乎不可太潦草。世傑道。如今天下紛紛。國家之事。尙料理不來。何暇再問這些事。依我之見。賢甥這番送他來。也是多事呢。說話之間。師夔便叫人置酒款待韓新。世傑道。如今軍務倥傯。何暇宴飲。師夔道。不然。韓將

軍是遠客。豈可簡慢。賢甥舅且在此聚聚談談。我先回做衙預備去。說罷辭了。下城上馬回到衙內。傳了二十名刀斧手。暗藏軍器。伏在兩邊廂。只待說世傑降元。他肯便肯。不肯時擲杯爲號。即出來結果了他。一一安置停當。然後叫人去請。不多時世傑韓新一同乘馬而來。師夔便命置酒。酒過數巡。韓新對世傑嘆道。當夜元兵襲破鄂州時。愚甥苦苦勸表弟降了元朝。倘使他聽了愚甥之言。何至如此。世傑道。賢甥方纔說是赴救不及。如何又說曾勸他降元呢。韓新道。何嘗是赴援不及。愚甥到得州衙時。表弟方提了畫戟。要上馬。是愚甥攔住。苦苦勸他。爭奈他百般不從。後來又舉起州印打來。愚甥雖念着親情。不去怪他。甥手下帶來的人。却耐不住。一擁上前。刀劍並下。那時叫愚甥要救護也。救護不來。所以親送他遺骸到此。與母舅請罪。世傑道。如此方不愧爲吾子也。莫說是手下人殺的。就是賢甥殺的。也是各盡其職。說甚麼請罪呢。韓新道。不如此說。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以時勢而論。宋室土地。十去八九。眼

見得不久就要淪亡。豪傑之士望風歸附。母舅倘能見機而作。不失封侯之位。尙望三思。世傑微笑道。賢甥此話。只好向熱心富貴的人說去。我的熱心。向來未用到富貴上。是以聽了一席高論。我還是執迷不悟呢。韓新道。如今人心渙散。萬事皆不可收拾。母舅還想以一個人一雙手恢復中原麼。世傑道。倘中國尙有一寸土地。我尙有立足之處。不能沒有這個希望。果然中國寸土皆亡。我亦當與中國同亡。我的熱心。就在此處。韓新尙欲有言。忽聽得叮噹一聲。酒盞墜地。兩邊廂突出二十名刀斧手。一擁上前。爲首兩名彪形大漢。手執劍刀。向韓新砍去。韓新措手不迭。推翻酒筵。二人略退後一步。韓新方纔拔出佩劍。二人又奔師夔。左右急上前擋住。世傑拔劍在手。大叫反了。來奔二人。二人忙道。張將軍息怒。請善自防護。待俺二人殺了賣國賊。再告一切。說罷。又奔韓新。師夔見勢頭不妙。急走入內室。大叫韓將軍隨我來。韓新方驚得手足無措。聽得招呼。急走入內。將中門緊閉。由後門繞出。走上城頭。把降旗豎起。大開四門。招

接元兵去了。這裡張世傑仗劍在手。聽了二人之言。正在摸不着頭緒。還是要擋住二人。又見師夔韓新先後入內。正不知是何變故。亦欲相隨進去。却被兩個大漢拉住道。去不得。去不得。他二人正要殺將軍呢。世傑愈加疑惑。那兩個大漢只得訴說一番。一個說道。在下姓宗名仁。這一個是兄弟宗義。都在此當刀斧手頭目。呂師夔那厮。今日傳我們來。說要說將軍降元。肯便肯。不肯時。擲杯爲號。便叫出來結果將軍。要取將軍首級。去見伯顏作爲贄禮。我兄弟二人。略明大義。所以約定手下。到時不許動手。我兄弟便欲先殺了那兩厮。此時要告訴將軍。也來不及。待我們打進去。索性結果了他。再與將軍保守城池。說罷。撞開中門。殺將進去。此時張世傑如夢方醒。也隨着二人殺入內室。搜尋師夔韓新。却只不見。宗仁宗義手執大刀。逢人便殺。將他一家老幼。全行殺死。却只不見呂韓二人。想是由後門逃走。躲向民房去了。正欲出外追尋。忽聽得街上人聲鼎沸。急出問時。只見衆百姓扶老携幼。哭哭啼啼的往來亂走。口中嚷道。

元兵殺進城來了。世傑大驚。急急提槍上馬。宗氏兄弟也尋了馬匹。跟着世傑殺出城去。此時城中的元兵。已是蜂屯蟻聚。你想張世傑等只得三人。又是巷戰。任是何等英雄。如何殺得出城呢。此中却有一個原故。比如是攻破城池的敵兵。他攻了進城。自然提防還要廝殺。而且總以殺人爲主。如今這豎了降旗請他進城的。自然以爲城中之人。個個都願投降的了。如何還有準備。所以入得城時。便四散的都向百姓人家淫掠去了。不提防突然間有人殺來。自是措手不及。所以被三人殺開一條血路。奔離了城門。城外元兵雖多。却被張世傑一馬在前。宗仁宗義在後。如生龍活虎一般。殺入陣去。蕩開一路。殺奔柴桑山而來。本營將士接應入去。世傑道。不是賢昆仲相救。幾喪賊手。宗義道。非但如此。我兄弟早商量定了。如果韓新那廝說得將軍肯降時。我兄弟要突然出來。連將軍也說到此處。宗仁連忙喝住。世傑道。我如果背主投元。自然應該連我也殺了。如此方是大義。又何諱必呢。如今有屈二位。就在左右。早

晚好商量軍事。二宗諾諾連聲道。願附驥尾。世傑大喜。宗仁道。今江州已失。此處不能久駐。須防元兵來攻。我們還要商量一個退步。宗義道。我們不如反把江州圍了。這叫做先下手爲強。宗仁道。你這又是糊塗。倘上游元兵再來。在外圍住。便怎麼樣呢。正議論間。陳瓚使人來報說。探得張弘範率領水師塞江而下。我兵過少。恐不能敵。請令進止。世傑想了想道。今元兵旣得江州。張弘範到此。必會師一次。我等終要定個退步方好。想定即移檄陳瓚。叫他且退入鄱陽湖。自己率領陸兵。退到建昌割住。一面差人賚表到臨安告急。使者奉命星夜起行。誰知沿路多有元兵不能速進。又兼在路上病倒了。足足病了五個多月。纔能起身。好容易赶到臨安。入得城時。只見滿城百姓掛孝。心中吃了一驚。正在疑惑。觀望之間。忽聽得一聲叱喝。連忙站過一邊。只見前面來了一對龍鳳日月旗。隨後跟着許多鑾駕提爐。旌旄斧鉞。清音細樂之類。說不盡那種嚴肅氣象。過了許多。方見多官素服步行執紼。後面來了一個棺材。却罩着杏黃緞。

繡金龍的棺罩。棺後是黃緞魂轎。九用曲黃羅傘在前引導。使者看得呆了。以爲不是太后便是皇帝崩了。然而一路上何以不聽見說呢。看官。你道果真是謝太后或是度宗皇帝沒了麼。非也。原來是賈似道的母親死了。此時似道威權日重。朝廷還當他是個好人。倚他如左右手。那天他奏報了丁憂。朝廷恐怕他丁憂守制去了。沒人辦事。又怕別人辦事。及他不來。意欲要他戴孝視事。又怕他不允。所以度宗想出這個空前絕後的特恩。賜他以天子鹵薄葬母。飭令滿城掛孝。這一段話。不是我謊出來的。倘或不信。請翻開宋史看看。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可見不是我做書人撒謊呀。當下使者打聽了方纔知道。想着賈丞相丁憂。如今樞密院不知又是那個呢。不管他。我只投我的文便了。想罷到樞密院投遞。順便打探打探。方知權理的是陳宜中。這天陳宜中也去送殯。到了次日到院。方纔知道。想道。近來各路告急表章。好似雪片一般。皇上又成年不出來視朝。這事究竟如何處置。也得早些商量。我偶然同留夢炎說起。他只

說已經辦妥了。却又不見有甚動靜。正在納悶之間。也是事有湊巧。外面報說皇上在上書房。原來度宗自從那回病後。雖說醫好了。却摠未甚復元。況且他又是一個荒淫酒色的人。終日在宮中飲宴。外邊的事。雖已畧知一二。然一經想起來。便覺心中焦燥。倒不如縱情酒色。轉可以解悶消愁。因此自從病愈。即不視朝。一切朝政大事。都由賈似道去辦。這日不知如何。忽然高興。要到上書房去看兩頁書。陳宜中得了這個信。連忙袖了表章。去請朝見。度宗教宣召入來。問有何事。宜中奏道。張世傑有告急表章在此。謹以奏聞。度宗道。賈似道在值時。有了軍務。他摠會調度。並未煩過朕心。宜中聞言。不敢則聲。度宗又想了半晌。道。朕記得張世傑在鄂州曾有捷報到此。何以忽然又告急起來。宜中道。鄂州已經失守。襄陽樊皆已陷了。張世傑退援江州。呂師夔反了。投了胡元。張世傑退守建昌。故此上表告急。幾句話嚇得度宗呆了半晌。方問道。如今外面軍情。到底怎麼樣了。宜中奏道。昨日聞報常州危急。度宗聞言。只急得汗流浹背。嘆

口氣道。卿且退去。明日再降旨罷。宜中只得退出。度宗起身。坐上逍遙輦回宮。到俞修容處去。修容把着小皇子盪迎入。看見度宗顏色有異。奏問道。陛下龍顏與往日不同。不知有甚心事。度宗嘆口氣。指着小皇子道。這小孩子將來不知死在那裡呢。修容驚道。陛下何出此言。度宗半晌沒有話說。忽地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修容大驚。連忙上前扶到房內床上。服侍睡下。一面差人到各宮去報。不一會全皇后帶着小皇子顯到了。此時小皇子顯已經封了嘉國公。因他雖是嫡出。年紀尙幼。故未策立做太子。當下全皇后先上前請安問病。度宗只是不語。全皇后只得出來問俞修容。修容道。妾亦不知底細。亦不知駕從那裡來。只入到宮時。面色已是不好。指着昺兒說甚麼不知這孩子要死在那裡。全皇后即刻傳了隨從度宗的近侍來問話道。皇上纔從那裡來。近侍奏道。從上書房來。全皇后又問上書房召見那個來。近侍奏道。陳宜中請朝召見的。皇后道。問過甚話來。近侍把宜中的奏對說了。全皇后也覺吃驚。然而此時是

病人要緊。急叫人去傳太醫。忽報太后到了。全皇后僉修容連忙迎出。只見謝太后喘吁吁的。扶着拐杖進來。楊淑妃扶着小皇子。跟在後面。謝太后口中說道。前回那個病。還沒有復元。怎麼又吐起血來了。你們又是那一個激惱了他。全皇后僉修容不敢則聲。跟着進來。謝太后伏在床前道。官家。你怎樣了。度宗道。孩兒沒有甚病。太后不必憂心。略歇一會就會好了。謝太后出來問起端的。全皇后把上項事略說一遍。謝太后也是緊鎖雙眉。歇了一會。醫官來了。請過脈。說是急怒攻心所致。今把惡血吐出。轉易用藥。出去擬了藥方進來。謝太后叫取藥來。看着煎服了。不一會度宗睡去。謝太后方纔交代僉修容等好生服侍。上輦回宮。全皇后却就在修容宮內用了夜膳。看度宗醒過兩回。沒甚動靜。方始帶着嘉國公回去。臨行又叫楊淑妃不必回宮。在此幫着服侍。楊淑妃唯唯答應。是夜楊僉二人不敢睡覺。靜悄悄的坐在外間。守到天明。謝太后早打發太來問過。全皇后又到了。傳了醫官進來診過。說脈息平了好些。又擬

了藥方服藥。度宗就床上坐起。全皇后坐在床前。度宗又把昨日的事說了一遍。全皇后道。陛下且請放心。且保重龍體要緊。度宗道。賈似道摠說外面軍務沒甚要緊。朕想明日叫他自已領兵出去禦敵。看他自已用兵。如何奏報。說罷。叫近侍取過筆硯。近侍就端了一張矮脚几。放在床上。放好筆墨。度宗寫了一道旨意。給全皇后看。全皇后接過看時。只見上面寫着一行字道。

賈似道着開府臨安。都督諸路軍馬。出駐沿江一帶。相機禦敵。即日出京。毋稍遲緩。

全皇后尙未看完。度宗忽地又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全皇后楊淑妃等吃了大驚。急忙上前扶住。近侍撤去了短脚几。方欲扶度宗睡下。只見他接連又吐了三四口。急得全皇后一面叫人傳醫官來。一面叫人奏報謝太后。謝太后因年紀大了。又耽了心事。昨夜一夜未曾睡着。此時恰待要歇歇。聞得此報。只嚇得魂不附體。即刻叫備輦。宮女奉過拐杖。又一個宮女攙扶着。上了輦。一直向

俞修容宮院裡來。恰纔到得門前。只聽得裡面一片哭聲。謝太后這一嚇非同小可。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死溷廁權姦遺臭 請投降皇帝稱臣

却說謝太后到得俞修容宮門時。已聽得裡面一片哭聲。嚇得連忙下輦。連走帶跌的奔了進去。此時大眾心也慌了。禮法也亂了。皇后淑妃等也來不及迎接了。謝太后走近御榻前。只見度宗面色改變。喉中一寸氣不絕如絲。全皇后楊淑妃忙着灌參湯。俞修容站在旁邊啼哭。謝太后走近一步叫道。官家。你這是做甚麼呀。說着聲也嘶了。度宗聽見謝太后聲音。微微開眼說道。太后請便。孩兒沒事。謝太后見這般光景。忙叫去傳百官。不一會文武諸官都齊集宮門請安。賈似道雖是丁憂。他却是有詔旨奪情起復的。當下也到宮門候旨。不多時只見內監傳出謝太后懿旨。叫商議後事。又一個內監傳宣工部官員。叫預備吉祥板。棺木也諸官知道大事不妙了。各各循職去議事。又歇了一會。忽聽

得謝太后有旨。召賈似道。陳宜中。留夢炎進內。三個聞旨。即刻進宮朝見。只見謝太后哭得淚人兒一般。說道。皇帝龍馭上賓了。卿等務當同心協力。扶佐幼主。陳宜中道。一向未曾冊立東宮。不知此番遺詔。立那一位皇子。謝太后哭道。爲的是沒有遺詔。纔召卿等商量呀。陳宜中奏道。我朝家法。應當立長。當日杜太后臨終交代太祖皇帝說。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自當立長君爲是。賈似道道。立長君之說。雖是家法如此。然亦要所立之長君。確是年長能辦大事的。方是本意。如今三位皇子。年紀都差不多。皇長子却是楊淑妃所出。皇后所出之皇子。只小得三歲。以目前大局而論。自當立嫡爲是。謝太后道。賈卿之言甚是。留夢炎道。國不可一日無君。就宜請皇子即皇帝位。謝太后答應道。卿等且到外面伺候。三人遵旨退出。謝太后即傳內侍排了法駕。懷抱着年方四歲的嘉國公顯。上了逍遙輦。到金鑾殿上來。行即位大禮。百官山呼舞蹈已畢。禮臣擬定了詔旨。謚大行皇帝爲度宗皇帝。尊謝太后爲太皇太后。尊全皇后爲皇太

后。改明年爲德祐元年。謝太后又傳旨封陳宜中爲左丞相。留夢炎爲右丞相。封皇弟昴爲吉王。昴爲衛王。又拿出度宗臨終所寫的詔旨。交給賈似道。叫他襄辦大事之後。即遵遺旨。擇日出師。其餘文武百官俱加一級。賈似道只得謝恩。大禮已畢。方欲退朝。忽內侍奏報。俞修容服毒殉節了。謝太后又是傷心。只得回宮料理。一衆百官禮成之後。便請哭臨。哭臨過了。方纔出來頒發哀詔。從此足足忙了十多天。方得略略停當。賈似道恨着度宗臨終時還要親手寫了詔旨。叫我出兵。這明明是不甘心我在家享幾天福。我這番出去。好歹帶了元兵進來。做個一不做二不休。看你剩下的孤兒寡婦。其奈我何。想定了主意。就擇日出師。自家先到校場點兵三日。派定了孫虎臣做副將。夏貴做先鋒。自家統了中軍。臨行再三叮囑留夢炎。好生在意。留心將來同事新朝。然後辭朝。又別了諸官。統領着十三萬大兵。離了臨安。向蕪湖一路而去。等大兵到得蕪湖時。探馬報說沿江上下全是元兵。江陰已經失守。常州已經被屠。常州城內鷄

犬不留。知常州府事家鉉翁不知去向。蕪湖一地。前後都是敵兵。這種消息。倘是別人聽了。自然少不免要大驚失色的。誰知這位賈似道却全不在意。他自以爲與伯顏是通的。任他多少元兵。都是與我自家兵一樣。安營已定。即問左右。此時有甚麼時鮮物件。左右道。此時柑子最好。似道便叫兵丁到百姓人家去劫掠了二三百担柑子。打聽得伯顏尚在鄂州。即修了一封書。差人將柑子去送與伯顏。便約定彼此不交兵。只等元兵來時。自家便退讓。交代已畢。自家即捨陸登舟。在船中居住。原來賈似道出兵時。另用了十多號大船。裝了一衆姬妾。及細軟金珠等物。由水路隨行。此時樂得在船上與衆姬妾作樂。等了多日。只見那送柑子的使者回來報說。伯顏得書大怒。說相爺屢次延約。不將張世傑調開。致使他兵到鄂州時。失了好些人馬。如今還要通情。是萬萬不能的。還有一句不好聽的話。在下不敢說。似道聽了一席話。已是呆了。今又聽到此言。因問道。他說甚麼。你只管直說不妨。使者道。他說傳語相爺。叫相爺洗頸就

戮呢。似道聽了。怒又怒不得。罵又罵不出。只氣得目定口呆。良久叱退了使者。又想了許久。總是沒法挽回。忽然想着呂師夔。他是新近降元。在伯顏跟前。想必可以說話。何不托他呢。想定了主意。又修一封書。備了好些金珠禮物。差一名心腹家人。賚往江州去投遞。這裡眼巴巴的望着回信。忽報說安慶守將范文虎投降元朝。在伯顏前自告奮勇。願當前敵。伯顏大喜。封了他做兩浙大都督。文虎領了大兵。水陸並下。不日便到。賈似道大驚失色。還仗着自家與范文虎素日相識。便想寫信去通個情好。正在修書之際。忽又報說伯顏移檄各處招人投降。來者不拒。內中單指明如賈似道投降。不得允許。似道這番大失所望。只得登陸到營中。與孫虎臣夏貴去商量迎敵。次日范文虎親領大兵到來。賈似道只得硬着頭皮。同孫虎臣夏貴領兵出營列陣以待。似道的意思。還想在陣前與范文虎打話。希冀還有個商量。怎當得元兵勢大。猶如狂風驟雨一般。捲地而來。宋兵那裡還立得住陣脚。未曾交綏。先自望風披靡。任憑孫虎臣

與夏貴兩個百般鎮壓。只是鎮壓不住。賈似道雜在亂軍之中。棄了衣甲。逃至江邊。仍上船去。忙叫開船開船。舟子不敢怠慢。忙忙的解纜起碇。請命到那裡去。賈似道驚魂方定。想一想道。我聞得揚州風月最好。到揚州去罷。舟子領命。乘着順風。向揚州而去。這裡孫虎臣敗下陣來。只得退了入城。設法守禦。却不見了元帥。叫人到江邊船上去尋時。却連船也不見了。孫夏二人。叫人四面找尋。那裡有個影兒。尋了三四天。摠尋不着。只得寫表。伸奏朝廷去了。誰知賈似道順着江流。又遇着順風。不到幾天。便到了揚州。他料到蕪湖已經失守了。却寫了一本奏稱孫虎臣賣陣。以致失了蕪湖。如今大兵退至揚州。請添兵救應。兩家本章。不先不後。同日到了臨安。此時德祐皇帝尙在懷抱。故太皇太后謝氏垂簾聽政。天天召見百官。不似度宗的時候。動不動一年半年都不坐一次朝堂。陳宜中又不似賈似道專事蒙蔽。留夢炎雖受了似道的囑托。却又由不得他一人專權。這天兩家本章到了。陳宜中一並呈上。太皇太后看罷。不覺

慈顏大怒。說道。孫虎臣夏貴還在蕪湖。賈似道何以退到揚州。據孫虎臣的本說。敗了一陣。便失了似道。可見得他是望風先逃的了。先皇帝在時。他就將軍務一律蒙蔽。故先皇帝臨終時。有意叫他出去領兵。要看他如何奏報。他今竟然如此。卿等重重的議他一個處分來。陳宜中領旨。太皇太后又看下一個本章。却是御史大夫翁合。奏參賈似道的。大約說是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操莽。其攬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云云。太皇太后看罷。連這個本章一並交與陳宜中。又議了一會軍事。方纔散朝。到得次日。百官都紛紛的上本要參似道。內中有一大半是要殺他的。也有幾本牽連着別人的。好個望風駛船的留夢炎。恐怕臺諫各官牽連着自己。他却也拜了一本。說賈似道賣國求榮。請速正法。太皇太后到此時。也不等陳宜中議處分。便降旨將似道革職。查抄家產。姑念是三朝舊臣。貸其一死。押解往循州安置。陳宜中奉旨下

來。即去抄了詔旨。備辦公文。正要委人去押解。只見一人上堂拜揖道。可否求相爺將此差使委卑職去辦。宜中看時。却是會稽縣尉鄭虎臣。此時因俸滿到臨安引見。可巧出了這個差使。原來鄭虎臣的父親。是被賈似道害殺的。所以他求了這個差使。要替父親報仇。陳宜中却不在意。左右總是要委人的。因此就委了他去。鄭虎臣不勝之喜。別了宜中。賚了公文。帶了差使。出了臨安。策馬向揚州而去。似道此時。還在鼓裏做夢呢。在揚州打起了公館。天天帶了衆姬妾去遊平山堂。訪二十四橋古蹟。好不逍遙快活。忽然這一天。門上報說有聖旨到。似道便叫進來。門上出來了半晌。回說道。那位欽差面上惡狠狠的。說聖旨到了。不是叫進來的話。要排香案接呢。並且還帶了好些差役前來。不知何意。似道還料不到有甚事。叫排了香案。開了中門迎接。鄭虎臣大踏步昂然而入。當中朝南立定。開讀了詔旨。似道這纔吃了一驚。虎臣便叱令差役。褪去了他的冠服。上起刑具。似道說道。我是朝廷大臣。縱然犯罪。也該留些體面。虎臣喝道。

胡說。豈不聞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麼。叱令鎖在一旁。方纔請了江都縣尉來。查抄了各種物件。揚州是著名的烟花之地。粉頭最多。虎臣又叫傳了幾家鴇母來。將似道帶在身邊的十八房姬妾。都賞了他當粉頭去。看官這個辦法。豈不過分了些麼。這是他自家結怨於人太深了。也難怪人呀。閑話少提。且說鄭虎臣當下督着衆差。押解賈似道上路。自己策馬先走。交代說。倘他走不動時。着實與我痛打。一連幾日。可憐一個金枝玉葉的當朝宰相。已經走的雙腳腫爛。打的遍體鱗傷。着實走不動了。怎禁得鄭虎臣早起上馬時。先打二十皮鞭。叫做上馬鞭。晚上投站時。又是二十皮鞭。叫做下馬鞭。到了這日。賈似道沒奈何。只得對鄭虎臣跪下。哀求道。我今日認真的走不動了。好歹求你給我一項小轎罷。虎臣兜臉就是一個巴掌。喝道。好沒規矩。甚麼你呀我呀的亂嚷起來。似道忙道。是。是。是。犯官不敢沒規矩。虎臣兜胸又是一脚。喝道。甚麼犯官不犯官。你知道做官的犯了事。還沒有定罪。方是犯官。定了罪便是囚徒。似道已是

渾身痛楚。又吃了這一脚。不覺跌倒在地。只得熬着痛爬起來。哭道。老爺息怒。囚徒不敢了。虎臣心下想道。這幾天這老特的罪。受得也可以了。倘苦苦的逼他走。萬一他死了。豈不便宜了他。莫若叫他多受幾天罪。等趁個便兒。我親手殺他。豈不是好。想定了主意。即叫備了一乘小轎。將似道綁在轎內。揭去轎頂。此時六月天氣。太陽十分利害。虎臣叫差役轎夫。都戴上草帽。只管緩緩而行。只有似道在轎內。沒有轎頂。終日在太陽底下曬着。幾乎又曬出他的膏油來。熱的氣也喘不出。欲向虎臣求情時。他不是一拳。就是一脚。有時他馬鞭在手。趁便就是幾鞭。因此只得忍氣吞聲而受。向日捱了那些皮鞭。已是皮開肉裂。血液淋漓。此時又被太陽晒了幾天。索性潰爛起來。臭不可聞。抬他的轎夫。聞着他的臭氣。便臭烏龜臭忘八的亂罵一陣。好不難過。這一日正行之間。只見天上一片黑雲。將太陽蓋住。似道心中暗喜。而且一陣一陣的涼風吹來。頗覺爽快。雖不及從前水閣涼亭的快活。却較前幾天像生晒人乾是的舒服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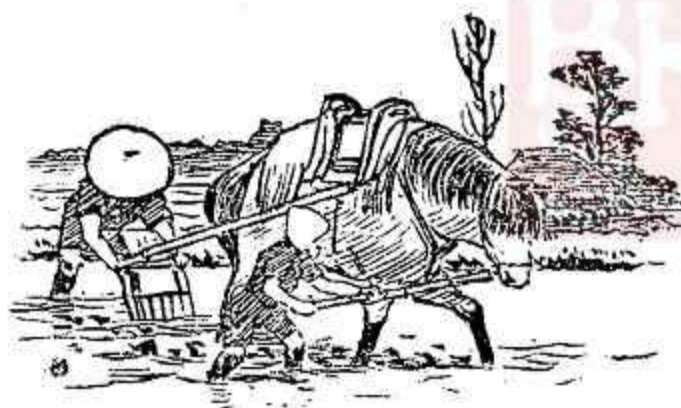
不期一轉眼間。雷電交作。大雨傾盆。虎臣同衆差役急急走到一間古剎廊下避雨。却叫轎夫將似道放在露天地下。落得他淋漓盡致。叫苦連天。百般哀求。虎臣只做不聽見。這雨竟落到黃昏時分。眼見得不能上路了。虎臣抬頭看這古剎。上頭掛着木綿庵三個字的匾。舉手將山門打了幾下。一個小和尚出來開門。虎臣便向求宿。小和尚到方丈裡說知了。自有知真和尚出來招呼進去。待茶待飯。知道是押解賈似道的。大家爭着要看看賈丞相。似道晒了幾天。又被這場大雨。兜頭一淋。竟自發起寒熱來。渾身如火炭一般。哼個不住。有兩個老和尚看見了。連聲念阿彌陀佛。當夜虎臣在禪房住宿。將似道丟在廊下。到了二更時分。忽聽得窗外有人道。賈丞相。這裡使不得。佛地是要潔淨的呀。後面有茅廁呢。原來是小和尚添了佛燈油下來。見似道就在廊下大解。所以招呼了兩聲。說完自去了。虎臣聽得。走出來看時。見似道在暗地裡一步一捱的往後面去。心中想道。他今日病了。既傷且病。想來必不能久長的。偷被他自家死

了。白便宜了他。不如結果了他罷。想定了跟着他去。只見他哼哼的走到後面。找着廁所。方欲上去。虎臣叫聲。賈似道。似道吃了一驚。黑暗中不知是人是鬼。回頭看時。隱約認得是虎臣。越發嚇的抖了。虎臣道。賈似道。我今日親手殺你。一則代我父親報仇。二則代天下人殺你。你好好的死。免得活着受罪罷。說罷。伸手一推。似道立脚不穩。倒栽葱的跌到糞缸裡去。一頭便到了缸底。兩條腿還在缸邊。虎臣一手拿着他兩隻脚。起先還有些掙扎。兩隻手在缸內亂抓。不到一刻工夫便停了。虎臣將手一鬆。道。好了。這纔真個是遺臭萬年呢。踱了出來。想起這是人命關大的事。天明時鬧起來。是要不得了的。縱使說他自己跌下去死的。但未免要驚官相驗。驗見他那遍體傷痕。我這濫用私刑的罪。也不能免的。如今大仇已報。更無所戀。不如走罷。於是等到更深時。悄悄地開了山門。牽出馬來。扳鞍踏凳。加上一鞭去了。鄭虎臣是從此走了。看官記着下文。方有得交帶。他還建了許多事業呢。據正史上說起來。是陳宜中到漳州去。把他拿

住了。在獄中瘦斃了他。算抵賈似道的命的。但照這樣說起來。沒甚趣味。我這衍義書也用不着做。看官們只去看正史就得了。如今這些閑話。且收拾過不提。連第二日本綿庵內怎樣報官相驗。也不去贅他了。掉轉筆頭。再講臨安的正事罷。當時留夢炎雖然也參了似道一本。他見太皇太后盛怒之下。以爲必
要殺似道的。誰知只發往循州安置。恐怕他還有起復的日子。心中未免不安。
不住的在那里打聽消息。一日巫忠來拜訪。閑談中說起太皇太后每談及賈
似道。常有要赦他的意思。咱也想趁便代他討個情。也不枉相好一場。留夢炎
不聽這話猶可。聽了猶如天雷擊頂一般。送巫忠去後。便暗暗的將家眷送出
城外。又悄悄地運出了好些細軟。一切都停當了。他却少陪。也不說一聲。就此
溜之乎也去了。到了次日。朝中丟了一位宰相。豈不是同蕪湖打仗。丟了元帥
的一般笑話麼。此時只剩了陳宜中一人在樞密院辦事。却又接二連三的接
着警報。從前警報還是告急。如今竟都是失地之報了。池州失了。權守趙昂發

殉了節。蕪湖失了。孫虎臣退守秦州。饒州失了。知州事唐震盡了忠。其餘也有開門投降獻地的。也有支持不住以致失守的。看得陳宜中心亂如麻。忽又報平江府失陷。伯顏已至平江。宜中大驚。急請太皇太后臨朝。鳴鐘擊鼓。召集百官會議太事。太皇太后道。此時縱使如何會議。也議不出甚長策來。還是設法遣使求和。暫救目前之急罷。陳宜中道。事已至此。講和兩個字。恐怕北朝未必肯從。太皇太后道。說不得一個降字。也要隱忍着。且顧目前的了。只是誰可去得呢。御史劉昂出班奏道。臣願往。太皇太后道。事不宜遲。即要速去。劉昂道。臣今便行。說罷辭去了。太皇太后又叫一面草詔。詔天下勤王。陳宜中道。勤王之詔頒了多時。總不見有何處兵到。忽黃門官奏報。江西提刑使文天祥率兵入衛。在宮門候旨。太皇太后忙叫宣入。文天祥見駕已畢。奏道。如今事勢危急。急宜令吉王衛王出鎮閩粵等處。太皇太后道。他們都是一點點小孩子。有何用處。文天祥道。終是趙氏一脈。雖然年紀小。萬不能不令其出鎮。以備萬一。倘怕

年幼。只須揀派親信之臣輔佐便是。太皇太后會意。就傳下懿旨。進封吉王。是爲益王。出鎮廣州。叫楊淑妃同去。派駙馬都尉楊鎮做護衛。又派楊淑妃的兄弟楊亮節做王府提舉。進封衛王。爲信王。出鎮福州。派俞修容的兄弟俞如珪做王府提舉。擇日起行。其餘隨從官員。不必細表。喜得又接了頭報。說張世傑領兵勤王。不日可到。太皇太后略覺放心。過了幾天。御史劉卮回朝復命。言伯顏不肯講和。還有無禮之言。臣不敢亂奏。太皇太后道。事已至此。但說不妨。劉卮奏道。伯顏說除非是投降。臣便斗胆同他商量投降的事。他要每年進貢二十五萬兩銀子。二十五萬疋絹。臣亦斗胆代應允了。後來商量到彼此稱呼。臣謂只可稱北朝皇帝爲伯父。皇帝自家稱姪。誰料伯顏不肯。說姓奇握溫的與姓趙的沒甚瓜葛。用不着甚麼伯姪稱呼。既然降了。就要稱臣。太皇太后咽住了喉嚨說道。但能保全社稷。說不得稱臣也要從他的了。說罷放聲大哭起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四五

第三回 走窮途忽遇良朋 談仕路初聞怪狀

却說我搬到客棧裡住了兩天。然後到伯父公館裡打聽。說還沒有回來。我只得耐心再等。一連打聽了幾次。却只不見回來。我要請見伯母。他又不肯見。此時我已經住了十多天。帶來的盤纏。本來沒有多少。此時看看要用完了。心焦的了不得。這一天我又去打聽了。失望回來。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盤算着。倘是過幾天還回不來。我這裡莫說回家的盤纏沒有。就是客棧的房飯錢也還不曉得在那裡呢。正在那裡納悶。忽聽得一個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我不覺納罕道。我初到此地。並不曾認得一個人。這是那一個呢。抬頭看時。却是一個十分面熟的人。只想不出他的姓名。不覺呆了一呆。那人道。你怎麼跑到這裡來。連我都不認得了麼。你讀的書怎樣了。我聽了這幾句話。方纔猛然想起。這個

人是我同窗的學友。姓吳，名景曾，表字繼之。他比我長了十年。我同他同窗的時候，我只有八九歲。他是個大學生。同了四五年。一向讀書。多承他提點我。前幾年他中了進士。榜下用了知縣。掣簽掣了江甯。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這麼一個朋友。此時見了他。猶如嬰兒見了慈母一般。上前見個禮。便要拉他到客棧裡去。繼之道。我的公館就在前面。到我那裡去罷。說着拉了我同去。果然不過一箭之地。就到了他的公館。於是同到書房坐下。我就把話從年至今的事情。一一的告訴了他。說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見我。所以住在客棧的話。繼之愕然道。那一位是你令伯。是甚麼班呢。我告訴了他官名。道。是個同知班。繼之道。哦。是他。他的號是叫子仁的。是麼。我說是繼之道。我也有點認得他。同過兩回席。一向只知是一位同鄉。却不知道就是令伯。他前幾天不錯。是出差去了。然而我好像聽見說是回來了呀。還有一層。你的令伯母。爲甚又不見你呢。我說這個。連我也不曉得是甚麼意思。或者因爲向來未曾見過也。

可疑

未可知。繼之道。這又奇了。你們自己一家人。爲甚沒有見過。我道。家伯是在北京長大的。在北京成的家。家伯雖是回過幾次家鄉。却都沒有帶家眷。我又是一今番頭一次到南京來。所以沒有見過。繼之道。哦。是了。怪不得我說他是同鄉。他的家鄉話。却說得不像的很呢。這也難怪。然而你年紀太輕。一個人住在客棧裡。不是個事。搬到。我這裡來罷。我同你從小兒就在一起的。不要客氣。我也不許你客氣。你把房門鑰匙交给了我罷。搬行李去。我本來正愁這房飯錢無着。聽了這話。自是歡喜。謙讓了兩句。便將鑰匙遞給他。繼之道。有欠過房飯錢麼。我說。棧裡是五天一算的。上前天纔算結了。到今天不過欠得三天。繼之便叫了家人進來。叫他去搬行李。給了一元洋銀。叫他算還三天的錢。又問了我住第幾號房。那家人去了。我一想。既然住在此處。總要見過他的內眷。方得便當。一想罷。便道。承大哥過愛。下榻在此。理當要請見大嫂纔是。繼之也不客氣。就領了我到上房去。請出他夫人李氏來相見。繼之告訴了來歷。這李

伯父是自家
人倒不收留
反在此處聽
得便是一家
人之語可嘆

心急如焚

氏人甚和靄。一見了我便道：「你同你大哥同親兄弟一般。須知住在這裡便是。一家人早晚要茶要水，只管叫人不要客氣。」此時我也沒有甚麼話好回答。只答了兩個是字。」坐了一會，仍到書房裡去。家人已取了行李來。繼之就叫在書房裡設一張榻床，開了被褥，又問了些家鄉近事。「從這天起，我就住在繼之的公館裡。有說有笑，免了那孤身作客的苦況了。」到了第二天，繼之一早就上衙門去。到了向午時候，方纔回來，一同吃飯。飯罷，我又要去打聽伯父回來沒有。繼之道：「你且慢忙着。只要在藩台衙門裡一問就知道的。我今日本來要打算同你打聽，因在官廳上面談一樁野鷄道台的新聞，談了半天，就忘記了。明日我同你打聽來罷。」我聽了這話，就止住了。因問起野鷄道台的話，繼之道：「說來話長呢。你先要懂得野鷄兩個字，纔可以講得。我道就因為不懂，纔請教呀。繼之道：「有一種流娼，上海人叫做野鷄。我詫異道：「這麼說是流娼做了道台了。」繼之笑道：「不是不是。你聽我說。有一個紹興人，姓名也不必去提他。」

了。總而言之。是一個紹興的土老兒。就是這土老兒在家裡住得厭煩了。到上海去謀事。恰好他有個親眷。在上海南市那邊。開了個大錢莊。看見他老實。就用了他做個跑街。「我不懂得跑街是個甚麼職役。先要問明。」繼之道。跑街是到外面收帳的意思。有時到外面打聽行情。送送單子。也是他的事。這土老兒做了一年多。倒還安分。一天不知聽了甚麼人說起打野鷄的好處。「我聽了又不明白。」道。甚麼打野鷄。可是打那流娼麼。繼之道。去嫖流娼。就叫打野鷄。這土老兒聽得心動。那一天帶了幾塊洋錢。走到了四馬路野鷄最多的地方。叫做甚麼會香里。在一家門首。看見一個黃魚。「我聽了又是一呆。」道。甚麼叫做黃魚。繼之道。這是我說錯南京的土談了。這裡南京人。叫大腳妓女做黃魚。我笑道。又是野鷄。又是黃魚。倒是兩件好吃的東西。繼之道。你且慢說笑着。還有好笑的呢。當下土老兒同他兜搭起來。這黃魚就招呼了進去。問起名字。原來這個黃魚叫做桂花。說的一口北京話。這土老兒化了幾塊洋錢。就住了。

叫做桂花想
是香貨不是
臭貨一笑

寫土老兒如
畫

一一一直說並
不隱瞞真是
老實與上海
諸滑頭少年
專在妓女前
說大話者迥
殊桂花或即
以此取之乎

一夜到了次日早晨要走。桂花送到門口。叫他晚上來。這個本來是妓女應酬嫖客的口頭禪。並不是一定要叫他來的。誰知他土頭土腦的信是一句實話。到了晚上果然走去無聊無賴的坐了一會就走了。臨走的時候。桂花又隨口說道。明天來。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又裝了一個乾溼。我正在聽得高興。忽然聽見裝乾溼三個字。又是不懂。繼之道。化一塊洋錢去坐坐。妓家拿出一碟子水果。一碟子瓜子。來敬客。這就叫做裝乾溼。當下土老兒坐了一會又要走了。桂花又約他明天來。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桂花留他住下。他就化了兩塊洋錢。又住了一夜。到天明起來。桂花問他要一個金戒指。他連說有有有。可是要過兩三天呢。過了三天果然拿一個金戒指去。當下桂花盤問他在上海做甚麼生意。他也不隱瞞。一一的照直說了。問他一月有多少工錢。他說六塊洋錢。桂花道。這麼說我的一個戒指要去了你半年工錢呀。他說不要緊。我同帳房先生商量先借了年底下的花紅銀子來兌的。問他一年分多少花紅。

繪鄉老口吻如

確是鄉愚口
吻誰說你有
兩個來

小老爺之價
值如此

再大捐甚麼

道臺行情奇
語妙語只要
依一件事就
可以換一個
道臺真是便
宜貨

他說說不定的。生意好的年分。可以分六七十元。生意不好。也有二三十元。桂花沈吟了半晌道。這麼說。你一年不過一百多元的進帳。他說做生意人。不過如此。桂花道。你爲甚麼不做官呢。土老兒笑道。那做官的是要有官運的呀。我們鄉下人。那裡有那種好運氣。桂花道。你有老婆沒有。土老兒嘆道。老婆是一個的。可惜我的命硬。前兩年把他尅死了。又沒有一男半女。真是可憐。桂花道。真的麼。土老兒道。自然是真的。我騙你作甚。桂花道。我勸你還是去做官。土老兒道。我只望東家加我點工錢。已經是大運氣了。那裡還敢望做官。況且做官是要拿錢去捐的。聽見說捐一個小老爺。還要好幾百銀子呢。桂花道。要做官。頂小也要捐個道臺。那小老爺做他作甚麼。土老兒吐舌道。道臺！那還不曉得是個甚麼行情呢。桂花道。我要你依我一件事。包有個道臺給你做。土老兒道。莫說這種笑話。不要折煞我。若說依你的事。你且說出來。依得的無有不依。桂花道。只要你娶了我做填房。不許再娶別人。土老兒笑道。好便好。只是我

不會撒謊記

官還沒有做着先要頑起官派來

昨夜纔說不撒謊今日便撒謊一笑了對妓女不撒謊對東家偏撒謊一嘆

紅頂花翎只紅油頭滑腦的好人去戴土腦的人去戴土腦的人

娶你不起呀。不知道你要多少身價呢。桂花道。呸！我是自己的身子。沒有甚麼人管我。我要嫁誰就嫁誰。還說甚麼身價呀。你當是買丫頭麼。土老兒道。這麼說。你要嫁我。我就發個咒。不娶別人。桂花道。認真的麼。土老兒道。自然是認真的。我們鄉下人。從來不會撒謊。桂花立刻叫人把門外的招牌除去了。把大門關上。從此改做住家人家。又交代用人。從此叫那土老兒做老爺。叫自己做太太。兩個人商量了一夜。到了次日。桂花叫土老兒去錢莊裡辭了職役。土老兒果然依了他的話。但回頭一想。恐怕這件事不安當。到後來要再謀這麼一件事。就難了。於是打了一個主意。去見東家。先撒一個謊。說家裡有要緊事。要請個假回去。一躺頂多兩三個月。就來的。東家准了。這是他的意思。萬一不安當。還想後來好回去。仍就這件事。於是取了鋪蓋。直跑到會香里。同桂花住了幾天。桂花帶了土老兒。到京城裡去。居然同他捐了一個二品頂戴的道臺。還捐了一枝花翎。辦了引見。指省江蘇。在京的時候。土老兒終日沒事。只在家裡悶

如何戴得來

礙着王爺也
此是近日官
場第一等手
段

是近日疆吏
神情

潤潤的八行
書就要好好
的安置活畫
出來

藩台一番舉

坐○桂○花○却○在○外○面○坐○了○車○子○跑○來○跑○去○土○老○兒○也○不○敢○問○他○做○甚○麼○事○等○了○多○
少○日○子○方○纔○出○京○走○到○蘇○州○去○稟○到○桂○花○却○拿○出○一○封○某○王○爺○的○信○叫○他○交○與○
撫○臺○撫○臺○見○他○土○形○土○狀○的○又○有○某○王○爺○的○信○叫○好○好○的○照○應○他○這○撫○臺○是○個○
極○圓○通○的○人○雖○然○疑○心○他○却○不○肯○去○盤○問○他○因○對○他○說○道○蘇○州○差○事○甚○少○不○如○
江○寧○那○邊○多○老○兄○不○如○到○江○寧○那○邊○去○分○蘇○分○寧○是○一○樣○的○兄○弟○這○裡○只○管○留○
心○着○有○甚○差○事○出○了○再○來○關○照○罷○土○老○兒○辭○了○出○來○將○這○話○告○訴○了○桂○花○桂○花○
道○那○麼○咱○們○就○到○南○京○去○好○在○我○都○有○預○備○的○於○是○乎○兩○個○人○又○來○到○南○京○見○
制○台○也○遞○了○一○封○某○王○爺○的○信○制○台○年○紀○大○了○見○屬○員○是○胡○裡○胡○塗○的○不○大○理○
會○只○想○既○然○是○有○了○潤○潤○的○八○行○書○過○兩○天○就○好○好○的○想○個○法○子○安○置○他○就○是○
了○不○料○他○去○見○藩○台○照○樣○遞○上○一○封○某○王○的○書○這○裡○藩○台○是○旗○人○同○某○王○有○點○
姻○親○所○以○他○求○了○這○信○來○藩○台○見○了○人○接○了○信○看○看○他○不○像○樣○子○莫○說○別○的○叫○
他○開○個○履○歷○也○開○不○出○來○就○是○行○動○拜○跪○拱○揖○沒○有○一○樣○不○是○礙○眼○的○就○回○明○

動不過疑其
來歷不明並
非爲吏治用
人上起見也
不然看他不
像雖王爺有
信來亦不給
以差使可也
何必打電去
問

這○個○主○意○打
錯○了○王○府○的
了○頭○吾○恐○京
中○濶○老○方○求
之○爲○妻○而○不
可○得○也

從○前○做○野○雞
想○是○今○日○穿
野○雞○補○服○之
先○兆○也○一○笑

了。制。台。且。慢。着。給。他。差。事。自。己。打。個。電。報。到。京。裡。去。問。却。沒。有。回。電。到。如。今。半
個。多。月。了。前。兩。天。纔。來。了。一。封。墨。信。回。得。詳。詳。細。細。的。原。來。這。桂。花。是。某。王。府
裡。奶。媽。的。一。個。女。兒。從。小。在。王。府。裡。面。充。當。丫。頭。母。女。兩。個。手。上。積。了。不。少。的
錢。要。想。把。女。兒。嫁。一。個。濶。濶。的。濶。老。只。因。他。在。那。濶。地。方。走。動。慣。了。眼。眶。子。看
得。大。了。當。丫。頭。的。不。過。配。一。個。奴。才。小。子。實。在。不。願。意。然。而。在。京。裡。的。濶。老。那
個。肯。娶。一。個。丫。頭。因。此。母。女。兩。個。商。量。定。了。這。個。計。策。叫。女。兒。到。南。邊。來。揀。一
個。女。婿。代。他。捐。上。功。名。求。兩。封。信。出。來。謀。差。事。不。料。揀。了。這。麼。一。個。土。貨。雖。是
他。外。母。代。他。連。懇。求。帶。朦。混。的。求。出。信。來。他。却。不。爭。氣。誤。盡。了。事。前。日。藩。台。接
了。這。信。便。回。過。制。台。叫。他。自。己。請。假。回。去。免。得。奏。參。保。全。他。的。功。名。這。桂。花。雖
是。一。場。沒。趣。却。也。弄。出。一。個。誥。封。夫。人。的。二。品。命。婦。了。只。這。便。是。野。鷄。道。台。的
歷。史。了。你。說。奇。不。奇。呢。一。我。聽。了。一。席。話。心。中。暗。想。原。來。天。下。有。這。等。奇。事。我
一。向。坐。在。家。裡。那。裡。得。知。又。想。起。在。船。上。遇。見。那。扮。官。做。賊。的。人。正。要。告。訴。繼
之。一。只。聽。繼。之。又。道。這。個。不。過。是。桂。花。揀。錯。了。人。鬧。到。這。般。結。果。那。桂。花。是。個

投其所好是
媚上司第一
等手段

要緊在屏絕
閒人那知偏
屏不絕

當丫頭的。又當過婊子的。他還想着做命婦。已經好笑了。還有一個情願拿命婦去做婊子的。豈不更是好笑麼。我聽了更覺得詫異。急問是怎樣情節。繼之道。這是前兩年的事了。前兩年制台得了個心神彷彿的病。年輕時候。本來是好色的。到如今偌大年紀。他那十七八歲的姨太太。還有六七房。那通房的丫頭。還不在內呢。他這好色的名。出了。就有人想拿這個巴結他。他病了的時候。有一個年輕的候補道。自己陳說懂得醫道。制台就叫他診脈。他診了半晌。說大帥這個病卑職不能醫。不敢胡亂開方。卑職內人怕可以醫得。制台道。原來尊夫人懂得醫理。明日就請來看看罷。到了明日。他的那位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診了脈。說是這個病不必吃藥。只用按摩之法。就可以痊愈。制台問那裡有懂得按摩的人。婦人低聲道。妾頗懂得。制台就叫他按摩。他又說。他的按摩與別人不同。要屏絕閒人。炷起一爐好香。還要念甚麼咒語。然後按摩。所以除了病人。與及治病的人。不許有第三個人在旁。制台信了他的話。把左右使女及姨太太們都叫了出去。有兩位姨太太動了疑心。走出來在板壁

縫裡偷看。忽看出不好看的。事情來。大喝一聲。走將進去。拿起門門。就打一時。驚動了衆多姨太。也有拿門門的。也有拿木棒的一擁。上前圍住。亂打這一。位夫人。嚇得走頭無路。跪在地下。抱住制台。叫救命。制台喝住衆人。叫送他出去。這。位夫人。出得房門。時衆人。還跟在後面。趕着打。一直打到二門。還叫粗使僕婦。打到轅門外面去。可憐他花枝招展的。來披頭散髮的。去這事。一時傳遍了南。京城。你說可笑不可笑呢。我道。那麼說。這位候補道。想來也沒有臉。再住在這。裡了。繼之道。哼。你說他沒有臉。住這裡麼。他還得意得很呢。我詫異道。這還有。甚麼得意之處呢。繼之不慌不忙的。說出他那得意之處來。正是
不。怕。頭。巾。染。綠。須。知。頂。戴。將。紅。

要知繼之說出甚麼話來。且待下文再記。

乖違骨肉反遇良友。此不過一時之遭際。讀者不可以詞害意也。

兩個道台兩個道台夫人。恰是正反對寫來。好看煞人。吾聞諸人言是皆實。事非憑空構造者。

法國 某著
無歆羨齋譯法律
小說

宜春苑

(續第
八號)

却說陸倉這個人。年紀有四十多歲。閱歷很多。是西伯利街第一等的法律學士。又是第一等的雄辯家。人也正派。他若不是信得過十分道理。斷不肯替人擔任訟事。所以他若答應。就是有九分勝算。在那法廷一見陸倉做個原告。就待細問。也知原告得直了。此人與何士蘭向有交情。又時時與程家有來往。所以一見程家請他過去。他就答應。真卿柯萬宜錦娘幾位。正所謂掃徑以待。等了一會。門房就拿着陸倉的名帖進來。真卿連忙請他進去。寒暄了幾句。錦娘向陸倉問道。陸先生。阿賓判事。打算查究一年。也要定士蘭的罪。有甚麼法子。可以趕快完了豫審呢。陸倉皺起眉頭說道。以我看他的情形。豫審不久就要完了。錦娘道。士蘭始終沒有辯解。像是啞的一樣。陸倉道。犯人總不出聲。照例便算是本人無可辯解。判事就算查完了。錦娘道。本人不是無可辯解。但因有

別事相牽。不便申訴。又怎麼樣呢。陸倉道。不問有甚麼事情。若不說明緣故。判事就算你無可辨解了。各人聽見這幾句。都爲士蘭操心。侯爵夫人徬徨問道。陸先生。若果不申訴。就令無罪的人。也要定罪嗎。陸倉道。無罪的一人。定辨解。若辨解不出。分明是認自己有了罪了。何君既是無罪。何以不快快申訴呢。錦娘答道。先生。你也同阿賓一樣。見士蘭不申訴。就把他的犯罪的證據當作真的嗎。先生。你平日合士蘭。是好朋友。難道士蘭平日的行爲。先生不曉得嗎。陸倉道。我合他是好朋友。纔這樣說。何君是個正直的人。我向來曉得。也很敬重他。總是空說他是正直。做不得證據。若判事查出真實的證據。就令正直的人。也要定案。何君雖是正直。亦是與他有來往的人。纔能曉得。外邊的人。何從懂得呢。至若判事的證據。那一個都可以見得的。現在若不找出一種人人知道的證據來。依我看來。實在担心。陸倉就事論事。毫無隱飾。一句一句說出來。滿座的人聽着。都口青面白。錦娘再向陸倉問道。依先生高見。怎樣辦法纔好呢。陸倉



道。除了何君自己辨解。是沒有別樣的法子。若不辨解。要想解脫。沒有這個道理。何君既是無罪。自然有辨解的說話呀。錦娘道。士蘭說豫審未完。就令殺他。也不申訴。因爲一經申訴。無從轉圜。待豫審完後。替先生商量妥當。纔申訴的話。陸倉垂頭一想道。何君在密獄裡頭。他的心事。你們如何知道呢。各人聽見這話。都面面相覷。沒有一個答得出。錦娘大膽答道。是的。託了一位在裁判所出入的人。送信與士蘭。士蘭回信。是這麼樣說。說着在袋子拿出一封信。遞給陸倉看。陸倉看完。問柯萬宜說道。我們做狀師職業上的規矩。是不能瞞法律的。與監禁在密獄的人通信。犯法自不用說。老兄替他做事。也任他做這些犯法的事。似乎也不合理。柯萬宜一時不好意思。半天才答道。犯法的事。是不該做的。但有這些意外的幸事。我也很想利用他。陸倉道。現在弄到這個田地。是沒有法子。雖然是可以利用……說到這句。就歇了口。向錦娘說道。照何君的說話。豫審完後。我雖然可以去見他。但豫審以前。總不申訴。也太過吃虧了。豫

審時候。他不申訴。到公判那個時候。任他怎麼樣辨解。也不大得力。就令辨解得十分清楚。判官也一定思疑。既是有可辨解之處。還是趕快申訴纔是。到這時候。還不申訴。他們一定疑他無可解辨了。現在柯君也想利用通信這條路。請你趕快通知何君。勸他快些親自辨解罷。事已危急。現在除了這個辦法。更沒有甚麼辦法了。說完就要告辭。陸倉去後。各人商量勸士蘭趁早辨解。錦娘便到書房去。寫着「鶴亭先生執事。頃有要事奉商。即晚九刻鐘。請移駕到敝舍一談。但辱臨時。請由後門。到時當派人恭候。蓋大門人所屬目。頗不便出入也。專問午安。錦娘拜上。」這幾個字。用封筒封好。叫一個心腹的人。送到呂鶴庭處。鶴亭如期便到程家去。錦娘請他到了自己書房。對他說道。今天陸倉狀師來說。士蘭至今還不申訴。判事將來就算他有罪。若不趕緊辨解。就不堪設想。我想要去勸他。所以特地請你過來商量。鶴庭答道。陸君的話。是不錯的。阿賓判事。當初還是不敢斷定何君是有罪的。後來見何君甚麼都沒有申訴。就

想定了何君的案。把他提出公判。已經豫備定了。何君不快些辨解。實在不妙。但何君的主意。不至提出公判。斷不辨解。你何不送一封信去。勸勸他呢。錦娘道。寫信是很難說得清楚的。鶴庭道。除了寫信還有甚麼法子。錦娘道。我有法子。鶴庭道。若有法子。還不趕緊辦去嗎。這時錦娘想說不說。鶴庭頻頻問他。錦娘便直白對他說道。我想到監房去見見士蘭。親自勸他。鶴庭聽見錦娘說要到監房去。大喫一驚。問道。你由那一處進去。錦娘道。借你的力。或者可以得到。鶴庭道。爲甚麼呢。錦娘道。這獄卒胡堅兩口子。從前是我家裡用過他的。若多少給他的錢。就可以買通他。胡堅向來說有錢就不做獄卒。若送他二三千塊錢。他沒有不答應的了。鶴庭沈吟了一會。答道。這西伯利街的監房。與京城的監房不同。到了晚上。只有胡堅一個人看守。他若答應。或者可以弄得到。但你意中。想給他多少錢呢。錦娘道。無論多少。你說給他幾多。就給幾多罷。鶴庭道。我明天見了胡堅。問問他。晚上再來回覆。錦娘道。費你心了。到了翌日。晚

上九點鐘時候。鶴庭來見錦娘。笑嬉嬉的說道。他答應了。他要三千塊錢。錦娘道。三千塊錢。他就肯嗎。鶴庭道。三千塊錢還少嗎。胡堅說須要仔細。我也替他約定暗號了。錦娘道。暗號呢。鶴庭道。胡堅說明晚六點後鐘。你到監房橫門那裏。胡堅的妻子。便曉叫你進去了。若不見他。就是明晚做不來。你也不必等候。他若叫你進去。帶你到他睡房等着。等到夜深人靜。各監犯都睡去了。胡堅纔帶你到何君處。見了何君之後。再轉回胡堅的房子。等他帶你出來。你須緊記着。不要忘了。錦娘自有生以來。未有一晚離過祖父身邊的。又沒有在外邊宿過一晚的。今忽然要他一個人在監房裡過夜。實在很覺得爲難。但是他一心爲着何士蘭。是沒有法子的。因對鶴庭說道。我曉得了。鶴庭道。我還有事。遂告辭去了。却說錦娘得鶴庭替他買通獄卒。雖極可喜。但有一件事。還要商量的。甚麼事呢。原來錦娘的祖父真卿向來愛惜錦娘。差不多有求必應。比方前幾天錦娘要二萬塊錢。也不問他要來幹甚麼用。便拿出給他。這就可以見得了。

只是一個少女要在監房過夜。太難放心。錦娘也早知他不容易答應。因想定許多說話。纔對他說。果然真卿一聞錦娘說出這件事。便極不喜歡。說道這件事斷斷使不得。錦娘道。我也很怕。奈何士蘭生生死死。總在這幾天決定。也該替他出一點力。真卿道。要去勸士蘭。爲甚麼不叫侯爵夫人去呢。他母親說話。比別個當還得力哩。若他母親也勸他不來。別個去勸他。更是無益了。錦娘道。我不親自去勸他。一勸對他不住。真卿道。別樣的事。還可相就。到監房去。是斷斷不能答應的。錦娘費了幾多心血。纔能覓通這一條路。今被真卿一句說話。把那一場心血。盡歸水泡。好不淒涼。一面哭。一面說道。爺爺。這一次你容許我罷。以後爺爺要怎麼樣。我便怎麼樣就是了。真卿道。使不得。使不得。一個千金閨女。跑到說起也怕的監房裡頭宿一晚。還成說話嗎。錦娘道。我也知道。總是爲着士蘭的名譽。士蘭的生命。就令十分可怕。也該去做的。真卿道。你心裡頭。雖說是爲他。但男子的心事。比婦人還妒哩。況士蘭是一個老老實實的人。若見

你單身一個。跑到監房。不特不感激你。還要怪你。這就會生起風波來。錦娘道。就令他有這種心事。也只怪我一人。真卿聽見這一句。不等錦娘說完。發怒道。我不替你講。我一定到監房去。問那胡堅。爲甚麼胆敢做這些犯法的事。說完。便要出去。錦娘拉着真卿的手。放聲大哭說道。爺爺你不要生氣。我苦苦要去。也不過爲着士蘭一個。我明天到蓮花菴削髮爲尼。這便萬事都休了。真卿聽說呆了一會。想着這些血氣未定的孩子。憤激起來。真是做得來的。他若果跑去做了尼姑。如何是好。因轉了心。向錦娘說道。你不要哭。你如果真要去。我送你去罷。錦娘見真卿答應。便收了眼淚。把怎麼樣去。怎麼樣見士蘭的話。說了一番。到了翌日午後五點後鐘。錦娘換了一件素素淡淡的衣服。網一塊黑面紗。袋着三千塊的銀紙。跟着真卿到柯萬宜處。說了幾句。就到西伯利街那間監房去。隔十餘丈。遠遠望見胡堅的妻子阿金。站在橫門口。錦娘心中暗喜。一步一步。行到阿金身邊。阿金故意向錦娘說道。程小姐到那裡呢。進來歇歇足

罷。錦娘便與真卿告別。阿金就拉着錦娘的手進去。把這橫門也關上了。原來這間監房。差不多有二三畝地。四邊都是用高高的圍牆圍着。經了一百幾十年。牆上的磚。都沒有一個脫落。蓋得怎樣堅固。也可想而知。白草蕭條。蒼苔掩抑。一片荒涼。真是令人不寒而慄。錦娘見了這種景象。好不悽楚。阿金關上門後。帶着錦娘。行了好幾條私路。轉了好幾個灣。纔到一間極寒塵的房子。這就是胡堅兩口子住的地方。阿金一直帶錦娘到樓上去。四壁蕭條。家無長物。只掛着一盞熒火似的洋燈。錦娘向來是沒有受過這種苦楚。還未站得穩。就拉着一張又歪又陳的椅子出來躺着。阿金下樓去。拿着一盅茶來。見錦娘這樣神色。問道。程小姐。你見不舒服嗎。錦娘說了一聲不是。便向阿金耳邊低聲說道。胡堅那裡去了。阿金道。他就來。現下他在外頭守着路口。說還未完。聽見有人上樓的聲音。阿金說道。來了來了。胡堅和錦娘相見了。便說道。程小姐。你真好福氣了。剛纔我在這邊守着路口。忽然有一個挑水夫。要到我家裡拿挑子。

幸虧那邊有人說道。有了有了。他纔轉回去。不然革職也不得了。錦娘聽見他說出革職也不得了這話。便知道他要錢。開了那個銀包。拿出一包銀紙。遞與胡堅。胡堅做夢也沒有見過這樣多的銀子。兩手捧着問道。三千塊……打開一看。也不怕嗎。錦娘道。你數一數罷。胡堅拆開一看。只見一張一張紅紅綠綠。不知如何數法。心中暗道。這十幾張紅紅綠綠的爛紙。就當三千塊錢。不知真的還是假的。錦娘見他翻來覆去。數不出來。便數給他看。說道。這兩張是五百塊的。這四張是二百五十塊的。這十張是一百塊的。好不是三千塊嗎。胡堅道。是真的嗎。錦娘道。難道我用假銀紙嗎。胡堅道。若用不得去。怎麼樣呢。錦娘見他實在討厭。說道。爲什麼用不得去。你快收好了罷。胡堅把這些銀紙收藏了。對錦娘說道。現在沒有甚麼人。只怕朱大謀。我出去看看他睡了沒有。他若睡了。我便帶你去。你等一會罷。說畢下樓去了。足足等了三點多鐘。到十點二十分。胡堅纔拿着一盞角燈上來。說道。朱大謀吃醉酒睡了。快去罷。錦娘跟着胡堅

去。先用一張梯子。過了一幅圍牆。後來轉左轉右。又上又落。纔到一間鐵做的房子。胡堅指着這間房子。說道。這就是何老爺住的地方了。錦娘見這個樣子。心裡便覺得好難過。差不多似刀切一樣。胡堅放下這盞角燈。拿出一條鐵匙來。開了一重門。又有一重。足足開了半刻工夫。胡堅纔將這串鑰匙。放還身上。却說士蘭自六月廿三日早上。入這監房。到今日六月廿八日晚上。在裡頭實過了一百二十三點鐘。除判事進去檢查。及朱大謀送飯進去之外。總沒有一個人到他這裡。這晚夜深人靜。忽然見胡堅進去。連忙問他有甚麼事。胡堅道。有人來要見你。士蘭道。那一位。錦娘應聲便跑進去。胡堅提起那角燈一照。士蘭心中很覺迷惑。似夢非夢。定睛看了半天。纔說道。錦娘……錦娘。錦娘在燈光掩映中。一瞧士蘭的面色。很像病了許久的一樣。心似刀切。總說不出話來。士蘭急忙站起來。抱着錦娘親了一口。這時胡堅放下那盞角燈。便退出去。錦娘先向士蘭說道。我今晚到這裡來的事情。你可猜得着嗎。士蘭道。不止猜不

着。夢也夢不着哩。你爲甚麼事來的呢。錦娘道。爲救你。又爲勸你來的。自你到這裡來。各人流的眼淚。不知多少。你知道外邊的人。怎樣淒楚不知道呢。……昨日你這封信說豫審未完。斷不辨解。但到這時候。你還不自己申訴。他人也無從替你辨護。陸倉柯萬宜兩個。也說若不於豫審以前。趕快申訴。到提出公判的時候。你怎樣辨解。他也不算了。雖是人人都曉得你不是罪人。總是你不辨解。他人究竟信心不過。況且你不辨解。不論有證據與沒有證據。都要把你算作犯人呢。士蘭把右手支着右顙。愁容不展。徐徐答道。真沒有法了。我當初也算得很透。明知我不辨解。判事越發要疑我。錦娘道。你既經算透。爲甚麼至今還不辨解呢。各人都爲你擔憂。你自己可曉得危險嗎。士蘭道。自己受了殺人放火的嫌疑。除了大逆不道。就算第二條重罪。難道不想辨解。總是其中有許多緣故。錦娘道。我不知你有甚麼緣故。只沒有本來無罪甘心任受的。你若有不測。我與你母親不憤死也要哭死。好幾個人的生命都看在你身上。你

細想一想罷。你不爲我計。都爲你母親計。趁早對判事辨解一番罷。士蘭長嘆一聲。答道。因我一個累到全家。鬧到這步田地。我也十分傷心。總是迂迂濶濶。辨解幾句。也是不能逃脫的。現在這一件事。分明不關我事。但四面埋伏。不論那一處。都找出證據來。我也想不出甚麼法子。差不多自己也思疑自己起來。無怪阿賓判事把我當實一個罪人了。錦娘道。不是這樣說法哩。你真是沒有幹過。就令判事找齊證據出來。這些證據都是假的。你怕甚麼不去辨解呢。士蘭道。不是怕他不與他辨解。總是沒有辨解的說話。比方我說沒有幹過。他一定問我是晚去過那一處。幹過甚麼事。我心裡雖是記得清清楚楚。總是說不出口。我若辨解起來。便要牽連出許多事情。供出別人來。就令不供出別人來。他聽我的辨解。就曉得這個人了。錦娘道。他曉得豈不是好。曉得他是罪人。你就是無罪了。士蘭道。能設這樣。早不至有今日了。這件事是豫早佈置四面伏下線的。那個人有心陷我。自有說話爲自己解脫。就令拿他。他一句兩句就辨

解通了。那個人辨解得通。我更多一層誣告的罪。人將謂我爲解脫自己。誣控他人。更不名譽了。錦娘道。這樣壞心術的人。不必理他。供他出來罷。士蘭道。你有所未明。那個人豫早把這罪歸在我身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令人無隙可乘。即使叫他到了裁判所。并無一件確確實實的證據。不是還不中用嗎。我從前見他的舉動。也覺得有幾分奇怪。但不豫防他壞到這個田地。世路險巇。一至於此。你說可怕不可怕呢。錦娘道。那個人怎樣陷害你。你曉得不曉得呢。事不離實。怎能瞞得人。那個人究竟是誰。那件事是怎麼來歷。你何不先說給我聽。我還有說話要替你講的哩。士蘭低着頭一言不發。錦娘道。對我也不能說。那件事有這麼秘密的嗎。士蘭道。無論那一個。我都不能對他講。因爲人家聽見都不肯相信的。錦娘道。你且說給我聽。士蘭道。斷不能說給你聽的。這樣純白的女子。聽那些污穢卑劣的陰謀。雖洗耳也不乾淨了。錦娘見士蘭的顏色。言語都與平時絕然不同。很像瘋了一樣。不覺更害怕起來。想了一會才問

道。你總不說給人聽。打算任人定罪嗎？士蘭道。不是。豫審完後。我和陸倉商量。看供出來好。還是不供出來好。纔能覈決定哩。錦娘始終不解士蘭的心事。想來想去也沒有法。在身上拿出一本小部子給士蘭。說道。你當寫信一封。把這件事寫出來。我不給人看。替你親送到陸倉先生那裡去罷。士蘭道。寫也寫不出來的。錦娘帶着幾分怒氣說道。連我也信不過嗎？士蘭道。不是。信你不過。你替我對陸倉說。『我自有主意。是不怕的。若信得我是無罪。請你在豫審完後。來監一商。』這幾句說話罷。錦娘摸不着頭腦。只有要哭。正要再去問他。胡堅便進來說道。程小姐。朱大謀醒了。趕快出去。不然是不了的。錦娘聽了。倉倉皇皇。甚麼都沒有吩咐。士蘭便跟着胡堅出去了。

錦娘回到胡堅的屋子。依舊上樓去。凭這張椅子。回想士蘭的說話。愈想愈覺心亂。睡也睡不着。想要回家。胡堅又說有人站着。一直等到六點後鐘。胡堅纔出去開門。讓他出去。却說真卿這一晚都沒有睡着。天還未亮。就起來等錦

娘回來。等得好不耐煩。特地跑到柯萬宜處。說些閒話。在樓上的窗口。遠遠望見錦娘回來。快跑到門口等他。一見錦娘。一面問他怎樣。一面拉着錦娘的手。太喫一驚說道。你這隻手熱得很。光景是感冒着了。錦娘無氣無力靠着這張睡椅。說道。不是感冒。想因昨晚全沒有睡。虛火上昇的緣故。錦娘扯下這幅面紗。真卿見他哭得兩個眼睛通紅。料他見了士蘭的苦況。自不免傷心。也不細問。止問士蘭有甚麼話說。錦娘道。還不肯辨解。真卿道。真奇怪了。錦娘道。對我也不是甚麼都不肯說。真卿道。這是更奇。光景他真是無可辨解。也未可知。錦娘道。不是。他說「他要辨解的事太過離奇。無論甚麼人都不相信的。雖然自己知道那個真犯。但豫審以前。未合陸倉商量過。斷不申訴。」我聽了他的話。總覺得有蹊蹺哩。真卿道。他人還怕洩漏。難道連你也要瞞着不成。錦娘道。他說連我也不能告訴。真卿道。我不信。錦娘道。真的。士蘭親口說的。我看他真是有一段極秘密的事。聽他的話。看他的樣子。總是與平時絕然不同呢。真卿看錦娘

像要作病的神氣。就吩咐道。你乏了。你先去歇一歇。起來再講罷。錦娘出去後。真卿對柯萬宜說道。真担心了。看錦娘的神氣。也很像失望的樣子。我昨晚睡不着。把這件事思量了好一會。也疑士蘭是有罪的。他對錦娘也說不出辨解的事情來。真是無可辨解了。柯萬宜答道。不是。這件事犯罪的人。我信得一定不是士蘭。真卿道。你還信不是士蘭嗎。柯萬宜道。我正爲不信士蘭是有罪。我心中已想着了一件事。剛纔聽錦娘說了這番說話。更覺對了。真卿道。這件事你幾時想着的呢。柯萬宜道。前幾天同你到何家的時候。你說肚子痛。往外邊去了。我那時聽彭進說出一件事。可惜他說得不大清楚。我極想找一個熟悉這地方事情的人。徹底把那件事查一查才好。你知道那一個於此地的事情。能說詳細知道的呢。若如城長陳道斯蘇博醫生。他們還未說完。聽見外頭有一個大踏步進來。抬頭一看。原來就是慈善病院醫長急激醫生蘇博。蘇博進來後。老早也不說一聲。開口便說庸醫誤人。真是不錯。那些糊塗東西。通通都

是去殺士蘭的。各人聽見這句話十分惶惑。心中想道。難道士蘭在監房病起來。真卿就向他問道。先生說糊塗東西。究竟是那一個。蘇博道。就是我們的行家。前三四天裁判所撰了好幾個醫生。又叫我同去檢查黃昇的心腦。那班醫生都揣摩判事的意思。通通與我意見不對。我爲醫學界上。特地用盡全力去診察黃昇。試驗黃昇。果然發見出一段奇事。但他們要去巴結判事。齊口合聲。說我的診斷是錯謬的。你話可惱不可惱呢。黃昇這個人。是與何士蘭這件事。極有關係的人。柯萬宜自然是留意的。就向蘇博問道。先生。你發見的事。是甚麼事呢。蘇博說出來就似說謊。原來黃昇全然不是傻子。從前都是詐愚的。真卿向來知道黃昇的來歷。聞蘇博這樣說法。不大相信。就要問道。先生斷黃昇不是傻子。又怎樣說呢。蘇博道。天下沒有這樣傻子。口又尖利。又曉得道理。他不過詐愚詐憨。去乞人憐的。不見他的頭腦。及他的體格嗎。照醫學的說來。大凡愚憨癩癩的人。身體上頭。一定有不妥當的地方。至若黃昇的頭腦。是完全無

缺。自不消說。耳目口鼻。都是正正當當。他兩個眼睛。格外靈動。至臟腑裡頭。也沒有一點兒傾側欹歪等事。不過他真是有些癩氣。因有些癩氣。所以能假詐得這樣相似的。黃昇斷不是愚憨。乃是痴頑就是了。真卿道。愚憨與痴頑。有分別嗎。蘇博答道。絕然不同。愚憨就全不辨善惡。至痴頑的人。仍有是非之心。但有時强悍頑固。是了不得的。他能辨是非。又强悍頑固。與愚憨比較起來。還要利害呢。柯萬宜從旁說道。是嗎。蘇博越發高興說下去。道。痴頑的人。雖算廢疾之一。但要他做僞證人。他可以做得有餘的。真卿道。先生你昨年不是斷黃昇做傻子嗎。蘇博道。這個時候。我檢察黃昇。不穀一個月工夫。所以看他不透。他原來是詐的。所以吃甚麼藥。都不見效。西爾遜村那邊的人。也有好幾個說他詐作傻子。要乞憐的。今看他真是不錯。若多找幾位醫生。照我的議論。斷定黃昇不是傻子。於何君這件事。一定可以翻案的。柯萬宜聽到這句。正色對蘇博說道。先生若說黃昇不是傻子。何君的事件。就定案了。因為黃昇是傻子。所以

他的說話。做不得證據。有可辨護。若說他是詐的。正中判事的計。他一定把黃昇當作證人。就定何君的罪了。你想真纔好說。不然他人當你從中下石了。柯萬宜說這一句。雖極急激的蘇博。也皺着眉頭。沈吟了好一會纔說道。我確信何君是無罪的那一個都曉得。斷不怕人說我下水加石。但黃昇既是詐作傻子。說他被人指使。誣捏何君。豈不又是一樣嗎。柯萬宜說黃昇被人指使。若有證據。雖然是好。但未找出證據。先說黃昇不是傻子。豈不是反累何君嗎。先生。你找得黃昇確實被人指使的證據出來否。蘇博道。雖無證據。總是黃昇確是詐作傻子。我去看破他。是我做醫生的義務。柯萬宜道。不錯。但不能找出他是被人指使的證據來。又說他不是傻子。判事知道。何君更不得了。所以請你暫時不必發表這個意見。千萬不要對別人說。蘇博一場好意。來說這件事。後來見柯萬宜他們。不特不以爲然。却要禁止他。不必發表。心裡極不高興。隨便說了幾句閒話。就告辭了。蘇博去後。真卿對柯萬宜說道。蘇先生特地來說這

件事。我們這樣對他。令他好難過。柯萬宜道。黃昇如果不是傻子。何君這件事。就極難定案。但未徹底查究。不能有甚麼話柄。若照蘇先生的議論。可以證明何君昨晚對錦娘說這番說話了。真卿吃一驚答道。照你講來。這些意見。不是與關先生一樣嗎。既與關先生同意。剛纔你爲甚麼這樣答他呢。柯萬宜道。現在第一要緊。是去問明何君。所以叫他不必發表。若將去問何君的事。說他知道。錦娘的秘密大事。豈不是洩漏嗎。真卿始知柯萬宜的用心。深佩服他的深沈。答道。不錯的。不錯的。於是請錦娘出來。叫他將蘇醫生這番說話。送一封信去問問士蘭。到了翌日。士蘭復一封信。寫着一錦娘鑒。據關先生之診斷。謂黃昇寔非傻子。其前時供出之事。實被人指使。余亦大以爲然。然今發表此事。恐對家早爲之所。着我先鞭。大不利於余。聞判事說不日便當豫審。萬望秘之。勿揚於外。至囑至囑。匆匆不縷。這幾十個字。各人瞧完。知士蘭也很贊成蘇博的說話。前時想甚麼法子。也不能塞黃昇的口。現在得蘇博這樣新發明。又士

蘭也說不必張揚。各人心中略些放下。等豫審完後。再作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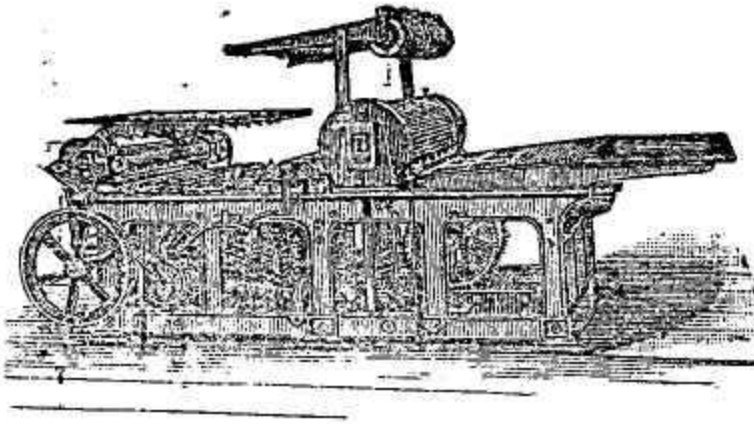
那一天豫審判事阿賓。揚揚得意。携着書記呂鶴庭。到士蘭住着這間密室。裝作很嚴正的樣子。向士蘭問道。查究你的事情。今日就算查完了。你甚麼都沒有辯解。我已找齊證據。明日就將這些證據物件。送到裁判所去。等開公判。所以先通知你一聲。你究竟有想辯解的事情沒有呢。阿賓心中以爲士蘭若果無罪。一聞豫審完結。必喜形於色。若是有罪。一定倉皇失措。所以想把這幾句說話。試試士蘭。誰知士蘭不獨不歡喜。也不倉皇。直如尋常一樣答道。我除說自己沒有犯罪一句外。甚麼說話都沒有了。阿萬宜道。你既說自己沒有犯罪。你不可不將沒有犯罪的緣故。辯解出來。我要問你一句。是晚你到那個地方。幹過甚麼事呢。士蘭道。我沒有犯罪。阿萬宜道。光說沒有犯罪。就算辯解嗎。士蘭道。我始終沒有犯罪。阿萬宜喝道。糊塗東西。沒有犯罪。你快舉出沒有犯罪的證據來。士蘭道。我真沒有犯罪。阿萬宜道。好呀。你到法廷去。不怕你不申訴。

現在豫審完了。密獄的禁。也可以解。你心中要想請那一個替你辯護。你可以寫信去叫他來。書紙筆墨。書記通通拿來了。士蘭就接了鶴庭給他的筆墨。匆匆寫着「密獄已解。明天九點鐘。請陸倉狀師來一談。士蘭白」這十幾個字。遞與阿賓說道。請你派人送到程家去。阿賓接了士蘭的信。就對着書記說一聲走罷。就出去了。

(未完)

七九





寫情
小說**電術奇談**（一名催眠術）

日本菊池幽芳氏原著

東莞方慶周譯述
我佛山人 衍義
知新主人 評點

第三回 沈淪點士河可憐歸客 徬徨新水驛急殺佳人

話說士馬試演催眠術。誤傷了仲達。正在設法施救之際。忽聽得外間有脚步聲音。不覺又驚又怕。急忙推轉仲達的身子。使他面對牆壁。又取一張毛氈來。將他兜頭蓋住。剛剛收拾妥當。外面的人已經走了進來。士馬抬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自家妻子王氏。方纔放下心來。王氏一面進來。一面口中說道。飯菜都好了。喜君還是先用點酒罷。話猶未了。忽見仲達如此情景。不覺大吃一驚。登時頓住了口。呆了一呆道。這是怎麼呀。可是病了。士馬道。正是呢。他說頭痛得很。不吃酒飯。並覺得心裡厭煩得很。你先去罷。我在這裡看守他。王氏道。妾在此陪着照應不好麼。士馬道。他厭煩呢。你可將我的鋪蓋。放在外面一間。你先

此時天良尙在

善惡之念所
差者在此一
髮之頃可不
畏哉

上樓去睡罷。我等喜君歇歇好了。還有機密話說呢。王氏不敢違拗。只得去了。士馬打發王氏去了。還在那裡種種設法去施救。那曉得越救越不是呢。慢慢的口鼻都歪斜起來。一雙眼睛也鬧得歪不歪正不正。全然失了從前部位。臉上又浮腫起來。眼看得是絕望的了。又不敢聲張。只有對着他嘆氣。心下一面打算。要報知警察來驗屍呢。一定是說我謀財害命。這是有冤無路訴的。若是不報警察。到明日就此買棺盛殮了。則我住在此處多年。家中多少人口。隣里都是知道的。今平白無端鬧出一樁喪事來。人口又不缺少一個。豈不叫人家疑心。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一個主意。坐在椅子上。對着死者。只是嘆氣。忽然又轉念道。仲達今日到倫敦。首先來訪我。這倫敦城裡。他又沒有甚親族。想他回來。是沒有人知道的。他所有一切資財。都帶在身邊。放在我的鐵櫃子裡。面銀行暗號。我又知道了。他今忽然死去。這財產豈不是我的。但是必要設法將他屍首藏過纔好。藏到那裡纔妥當呢。又想了想。後門外面。就是點士河。莫若把

他丟在河裡罷。屈指算一算。此刻潮水將近要退了。等他順着潮水。飄到海裏去。豈不是永無踪跡麼。想定了主意。立起身來。在架上取下一瓶威士忌酒。滿滿的留了一大杯。放在嘴邊。咕嚕咕嚕的吃下去。要借點酒意壯壯胆力。吃罷了酒。勒一勒袖子。在仲達身上細細的搜了一遍。所有一切東西。都取了下來。又將他手上的指環脫下。這指環正是鳳美送行時變了顏色的那個。又將一小瓶鴉片。放在他的衣袋裡面。他想如此辦法。縱使有人撈着他的屍首。也不過疑他自尋短見。斷斷疑不到有人謀殺他的了。安排停當。又對着屍身打量一打量。還恐有人認得他。取出剪刀來。將他的頭髮剪短了好些。對屍身說道。喜君呀。你在印度聽了偌大財產回來。自己不能享用。這也是你命中注定。無可奈何了。我今日並非有意殺你。你可不要怨我。我本來要好好的備了衣衾棺槨辦你的後事。但是恐怕不利於我。我今葬你到點士河裡去。你好好的隨着流水。上天堂去罷。說罷抬頭看看自鳴鐘。恰恰打兩下。於是悄悄的出來。把一

重一重的門都開了。仔細聽聽。四鄰都寂寂無聲。街上也沒有走路的人。喜得離河邊不遠。復又悄悄的進來。將屍身背起。仲達本來生得高大。士馬是個矮小身裁。背起來自是吃力。拚命的出一把死力。方纔背得動。一步一步的暗中摸索。出得後門。將屍身放下。喘了半晌。把後門關好。復又背起來。四面望望沒有人。方又一步一步的走到河邊。喜得此時一輪明月。被濃雲蔽住。黑越越的對面看不見人。捱到河邊時。却又有一個鐵柵擋住。雖說柵門是虛掩的。只苦背着屍身。兩手不能脫空。只得復又放下。推開柵門。不敢喘息。重新背起來。走到一個泊船的碼頭。喜的沒有船泊在這裡。士馬就輕輕放下屍身。又輕輕的說道。喜君。此地是你的墳墓了。請你上天堂去罷。說罷將屍身一推。撲通一聲。水花亂濺。此時潮退正急。水勢滔滔。可憐喜仲達在外辛苦幾年。聽了一份資財。回到故鄉。未曾享用得一日。就將此身付諸流水。並且他又是個仗義疏財的好漢。憐香惜玉的情人。如此歸結。真正天禍善人。令人憤懣的了。閑話少題。

或曰憐香惜玉謂之情人可也何得謂之善人則應

之曰以煮鶴
焚琴者較之
則憐香惜玉
者固不失爲
善人也一笑

却說士馬推了仲達下水。看着那水流的方向。忽聽得耳邊嗚嗚的一陣風響。嚇得他毛骨悚然。回身走入柵內。急急的回去。一路上好像是有人跟着。是的。左右回顧。却不見有甚人。走到後門。推門進去。復又一重一重的把門關好。回到房內。坐定了喘息。半晌。打開仲達的大皮匣一看。無非是些隨身衣服等類。又打開鐵櫃。取出小皮匣。檢出了那八千五百元的匯單。內中還有好幾張。隨時可以取得的匯單。摠共有二萬金光景。想來這幾張是沒甚暗話的了。又看那些釵環首飾。只覺得五光十色。寶光射入心中。又驚又喜。想到憑空的殺了人。又是害怕。正在那裡出神。忽聽得架子上的一聲響。嚇得士馬一大驚。十萬八千根毛管一齊豎起。那汗出個不住。勉強大着胆。打一個咳嗽。拿起蠟燭。往架子上戰戰兢兢的照看。忽見黑越越的一個小小東西。在架子上跳下來。士馬又嚇得倒退了一步。幾乎又把手中蠟燭摔了一陣冷汗。又出起來。定了定神。方纔想着是個老鼠。剛纔聲響。想來是那鼠子推翻瓶罌之類。也不敢再向

偏是胆怯時
偏有意外聲
响偏是容易
吃嚇偏是疑
神疑鬼偏又
疑是夢境偏
又失了仗着
做胆之燭光
一段文字真
正爲作賊心
虛者寫照傳
神

注意在此

還要吃驚害
怕餘波未已

那架子上細看走過來把翻出來看的東西胡亂塞好鎖了鐵櫃換過拖鞋走到外間他妻子早已搬過鋪蓋來他放下燭台跨上床去上床時又好像有人在床底下拉他的腿是的一登脚上得床時一雙拖鞋已是擦得遠遠的了一頭鑽到被窩裡面緊緊的閉着眼睛那心裏好像有七八個小鹿亂撞那裡還睡得着只鬧得方寸中不得安寧偏偏那蠟燭又點完了房裡弄個漆黑偶然張開眼時黑暗中好像仲達站在面前越發不敢開眼忽然又想到莫非我在這裡做夢麼足足胡思亂想了一夜好容易捱到天色黎明便起來將仲達的皮匣藏過開了鐵櫃取出那八千五百元的匯單放在身邊坐在椅子上出神自己也不知是甚時候忽聽得砉然一聲門響土馬又是一驚抬頭看時見是王氏方纔按下心頭王氏不見仲達便問道喜君呢土馬道喜君麼他他昨夜去了王氏訝道呀半夜三更往那里去是坐車去的呢還是走路去的土馬道我我要代他叫馬車他他一定不肯說有要緊事也留不住就那麼去了

只送得一個
坐上等車之
客人家便不
敢怠慢無怪
乎今之人動
以認識當道
權貴驕人也

此刻我要出去有事呢。說着催取了臉水。盥洗了出門而去。話分兩頭。却說鳳美送仲達上車之後。看着那車開行。一直到望不見那車。還望着車上烟突噴出來的烟。慢慢地連烟也望不見了他的那一寸芳心。幾乎在鐵軌上跟了那火車去呢。站在那里出了一回神。忽然又想起那寶石變色的事。心中越發不安。不覺後悔起來。頓足自語道。我如何放郎君一個人去呢。郎君到倫敦一定有意外的。事。如果我在身邊也好。照應照應。唉。車已去的遠了。這便如何是好。轉眼看見一個驛丁站在旁邊。因問道。請問下一班往倫敦的車。要到幾時開呢。那驛丁見他是送上等車客人的。不敢怠慢。恭恭敬敬的答道。要歇兩勾鐘纔開下一班呢。鳳美道。我等下一班的車開時。要赶上先前開行的那個車。可以麼。驛丁聽了。不覺又驚又笑。驚是驚他的話說得太奇怪。笑是笑他不懂事。又不好擺在臉上。仍是和和氣氣的答道。趕是趕不上的。此地到倫敦。有六個停車場。已經開行的是急行車。只在前面清水驛停一停。其餘五個驛站都

不停的。等到下一班的車。却是六處都要停歇。如何趕得上呢。鳳美聽罷。不覺雙眉緊皺。呆了一會。幾乎要哭出來。驛丁看見這個情形。不覺動了憐惜之心。因對鳳美道。小姐要趕那車。是萬萬趕不上的。如果送行時。忘了甚說話。可以打電報到清水驛去。請那一位下車等候。這裏小姐等下一班車開時。坐到那裏去相會。不是好麼。鳳美聽了。不覺大喜道。原來有這種方便法門。我那里知道。既是這樣。就多謝你代我去打電報罷。驛丁道。打電報也得要小姐自己起了底稿。不如我帶小姐到電報房去罷。鳳美不勝之喜。就跟着驛丁到電報房。借了一枝筆。寫一個信稿道。

兩句鐘所發急行車。上等車內。有客名喜仲達。車到時。乞轉達此人。囑其下車相待。並請傳言。鳳美附坐。四句鐘所發之車。隨後即至。韶安鳳美。寫罷。交與電報房的人。算交了報費。不到十分鐘。即接到了回電。報房人膽了出來。交給鳳美。鳳美看時。只有七個字道。

謹遵命 清水驛長

鳳美看罷。心中那一樂。就猶如已經見了仲達一般。決定主意。四句鐘時。要往清水驛。心中又想到。郎君臨行時。把我托付了阿卷。我今到清水驛去。要尋郎君。也得告訴了阿卷。方是情理。想罷。出了停車場。拊了一輛馬車。回到東明棧。告知阿卷。要到清水驛。阿卷再三相勸道。喜客官三天就來的。小姐何必這等性急。鳳美道。我電報已經打了去。此時不去。不是要累喜君在清水驛呆等麼。阿卷不便再阻。等到了時候。鳳美別過阿卷。便附上等火車而去。到得清水驛時。急急下車。四圍一望。人衆雖多。却不見仲達。還恐怕是人多看迷了。等了幾分鐘。那已火車開行了。上車的。落車的。送客的。接客的。種種人都散了。停車場裡靜悄悄地。只有幾個驛丁。那有個仲達哩。四面張望。心下懷疑道。莫非郎君等得不耐煩。往外散步麼。抑或惱我不從命。不肯等我。一直往倫敦去呢。郎君呀。果然如此。你便錯怪了奴了。正在那里左思右想。一個驛丁上前問道。小姐

寫鳳美處處
是憨狀可掬

是要到那里去的麼。鳳美道。否。本來約定一個人在這里等我的。此刻却尋不見那人。請問驛長在那里。我要見驛長問句話呢。驛丁聞言。就帶鳳美到驛長房裡。鳳美就把前後的事告訴了驛長。那驛長道。那里有這等事。我已經叫驛丁將電報送到車上去了。況且急行車只有三輛。是上等坐位。斷沒有交不到之理呀。說罷。又叫過一個驛丁來問道。我先前叫你送電報與上等車的喜仲達君。你交到了沒有。驛丁道。交到了。驛長又問道。交到了他說甚麼。驛丁道。那位沒說甚麼。看完了信。只說得一聲知道了。驛長道。他有下車麼。驛丁道。那時上下的人。十分混亂。却不曾留心看得。說罷。退了出去。驛長轉對鳳美道。小姐所託的事。我是辦妥的了。鳳美焦急道。雖然費過了驛長的心。但是這喜君如何不在這里呢。驛長笑道。這個我那裡知道呢。想是喜君等得不耐煩了。往外面散步去。也未可知。那邊有一個女客堂。請小姐到那邊去坐坐。等着罷。我這里有事。恕不能奉陪了。鳳美無奈。只得退了出來。走到女客堂裡面。一個人坐。

倒要問起驛
長來奇極

着○思○來○想○去○無○限○心○焦○坐○了○一○會○坐○未○暖○又○起○來○走○幾○步○往○門○口○外○面○張○張○又○
靠○着○窗○戶○望○望○偶○然○聽○見○脚○步○聲○响○以○爲○仲○達○來○了○搶○出○來○看○時○却○是○個○生○臉○
的○人○倒○弄○得○不○好○意○思○低○着○頭○咬○着○那○一○點○朱○唇○想○一○回○又○嘆○一○口○氣○坐○在○這○
把○椅○子○上○不○是○又○走○到○那○把○椅○子○上○坐○坐○不○安○穩○又○起○來○走○幾○步○又○往○窗○戶○
外○望○望○猶○如○熱○鍋○上○螞○蟻○一○般○不○知○怎○樣○纔○好○那○裡○是○極○潔○淨○的○一○座○女○客○堂○
他○看○得○猶○如○牢○獄○一○般○等○得○沒○有○多○少○時○候○他○過○得○猶○如○多○少○年○一○樣○想○到○自○
家○因○爲○一○點○癡○情○遠○渡○重○洋○來○到○此○處○郎○君○已○去○並○沒○一○個○相○識○人○又○是○氣○苦○
想○到○仲○達○身○上○不○知○吉○凶○如○何○又○是○擔○心○害○怕○看○看○天○色○已○晚○自○己○是○個○孤○身○
幼○女○還○不○知○住○宿○在○那○裡○又○是○焦○急○唉○不○要○說○是○鳳○美○當○日○親○身○經○歷○的○就○是○
我○譯○書○衍○義○的○人○衍○到○這○裡○也○替○他○難○過○呢○好○了○好○了○外○面○又○聽○見○有○脚○步○聲○
響○了○而○且○不○止○脚○步○聲○響○還○打○着○一○聲○咳○嗽○呢○這○聲○音○刺○到○鳳○美○耳○朵○裡○來○明○
明○是○仲○達○的○聲○音○連○忙○出○來○一○望○正○是

徬徨歧路心如沸。

寂寞空堂耳有聞。

要知此人是仲達不是仲達。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寫士馬棄屍歸來後一段文字。能令讀者代爲畏怯。寫鳳美等候仲達一段文字。能令讀者代爲焦急。的的是寫生妙筆。

諺有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此雖爲迷信者說法。然人苟陰行惡事。則草木皆兵。亦有必然之理。有必然之勢者。觀此篇士馬棄屍歸來畏怯情形可見。

士馬初本無心致死仲達。其所以棄屍滅跡者。一則懼罪。一則貪得耳。吾知讀者必怒士馬。罵士馬。吾獨恕士馬。何以故。吾以世人每多一見人資財。則陡起謀財害命之念故。幸夫催眠術之不傳於中國也。不然者。中國之富翁危矣。一歎。（知新主人評）

第四回 苦纏綿徹夜相思 生懊惱沿途打算

話說鳳美在女客堂等仲達。正在等得心焦。忽聽得外面有人打了個咳嗽。連忙出來看時。却是一個面生不相識的人。不禁又是一個失望。須知仲達若是接着了鳳美的電報。那有個不等他的道理。然而據剛纔驛長問驛丁時。那驛丁回答的話。仲達是已經接着電報的了。如何不下車來等呢。原來那驛丁受了驛長囑託之後。偶然忘了此事。急行車到時。他並未將電報交與仲達。後來想着時。那車已開了。他便把那電信撕碎了。及至驛長問他。他却撒了這麼一個謊。害得鳳美一場呆等。等了兩個時辰。天色已晚下來了。左思右想。沒個法子。只得再到驛長房內。想求驛長想個法子。驛長見他面色青白。那一種徬徨無主的形狀。實在可憐。因問道。未遇見那位麼。鳳美道。未遇見。此刻不知可有甚法子。驛長道。沒有甚法子。小姐有甚心事。可以告訴我的麼。還有一說。不知那位喜君。可有相識的人在這裡沒有。倘是有朋友在這裡。我倒可以差一個

可憐可憐仲
達此時正與
士馬捉膝談
心也

實在可憐我
關至此甚欲
代他送一信
與仲達也

着着先生說
着了只是當
面說破未免
唐突美人我
不忍出此也

人去問信。鳳美道。喜君沒有朋友在此地。不知可還有甚別的方法。此時鳳美正同那雛嬰失母一般一腔的心事滿肚的抑鬱。都沒有一個哭訴的地方。所以一面同驛長說話。一面已經淌下淚來。驛長看着也着實代他爲難。因說道。別的方法可沒有了。那喜君既是沒有朋友在此地。他又不在這裡等着。我想他一定是沒有下車。一直往倫敦去了。爲今之計。小姐只有趕到倫敦。方能見面的了。如果小姐決意到倫敦去。可稍停一刻。就有急行車來。鳳美無精打彩的答道。就是妾到了倫敦。也是無益。妾連喜君住在倫敦那裡。還不知道。往那裡找他呢。驛長聽了。不覺滿腹疑惑起來。說道。這麼說。更難想法子了。又笑道。這行逕。倒像是幽期密約打散鴛鴦的情景呀。說着把鳳美上下打量了一番。鳳美倒弄得難以爲情的半句話也說不出來。驛長自悔失言。因勸道。在這裡空等着也是無謂。小姐既不肯往倫敦。不如回韶安去。小姐在韶安住在那一家旅館呢。鳳美道。東明棧。驛長道。哦。東明棧。莫非就是阿卷開的麼。鳳美道。正

好驛長仲達
亦感激你也

是驛長道。阿卷我是認得他的。這個人待人甚好。一切事都肯照應。小姐住在
那裡是好極的了。我勸小姐一定還是回韶安去。就是要尋喜君。也好同阿卷
商量。小姐如果定了主意。往韶安的火車也就要到了。我先打個電報給阿卷。
叫他到停車場來接。我這裡也代爲留心。倘得了喜君消息。就給小姐一個電報
好麼。鳳美見驛長這等親切。又想着倘不回韶安。這裡人地生疏。也不知往那
裡投宿纔好。只得應允了。驛長就去打電報。不一會火車到了。鳳美別過驛長。
上了火車。向韶安而去。到了將近半夜時候。方到韶安。阿卷果然在停車場等
着迎接。扶鳳美下了火車。又坐了馬車回東明棧去。一路上阿卷問起在清水
驛的事情。鳳美一一告訴了。阿卷也覺得疑惑。到得東明棧時。送鳳美到房裡。
開了電氣燈。叫丫頭們送上茶來。同鳳美對面坐下。道。剛纔小姐說的一番話。
妾甚是疑心。如果那驛丁交了電信給喜客官。喜客官看了。只說得一聲知道
了。却不下車等小姐。這是個甚麼意思。妾看那喜客官。也不像是個薄倖男子。

我若未看前
文也要疑到
此着

此事與阿卷
何干却處處
寫他疑心寫
阿卷之疑正
以見鳳美之
信也

我的喜君呵

看來斷沒有撇了小姐之理。原來阿卷不知他們二人內中情事。因此疑心。仲達有意撇了鳳美。又不好當面說破。只好這麼一問。試試他的口氣。鳳美道：喜君是堂堂男子。多情多義。斷不會撇下了妾的道理。這一着。妾倒十二分放心。阿卷聞言。不便再說甚的。覷了覷他的顏色。又說道：既這麼說。喜君爲甚接了電報。不在清水驛等小姐呢。阿卷心中到底還是疑着。仲達故又這麼一問。鳳美聽了。默默無言。看他那一寸眉心。幾乎銷斷。那宜喜宜嗔的面龐兒。如罩重霜。阿卷又故意自言自語道：就是我接了人家的電信。叫等一等。我就是有甚大不了的。要緊事也要等人家一等呀。鳳美道：妾料得喜君必定在清水驛下車。等妾的俗語說的。等人見久。想是他等得不耐煩。往外面散步去了。阿卷道：就是散步。也不能就這麼一去不來呀。鳳美流淚道：妾想來這一散步呀。一定出了甚事。所以不得回來。妾那寶石指環。遇了不祥之事。就變了顏色。是屢試屢驗的。今天送喜君時。平白地又變了青色。所以妾纔這樣擔心呢。噯。我的喜

一語如聞其聲

我也傷感

可見凡設詞以安慰人者都是亂嘴亂說

見他略有信意便益發坐實其言最得慰人之法阿卷可謂善於詞令

君呵你就是身上有甚事也應該給我個信呢說着不住的取羅巾拭面慢慢的伏在桌上嗚嗚咽咽的幾乎又放聲大哭起來阿卷看見這個情形也不禁傷感心想莫非有這等事想要拿些話安慰他却又無從安慰起因隨嘴亂說道那裡有這等事小姐儘可放心妾忽然想着了一件事情來了莫非那驛丁把電信錯送給了別人那接信的人見信上沒甚要緊事不過約喜君下車等待他故意鬧着頑兒說知道了叫你們兩邊不照閱也未可知世界上這種鬧頑意的人多得很鳳美略略抬了抬頭說道奶奶這話不錯妾也這麼樣想但願果然如此喜君平安無事那就好了阿卷此時只要安慰鳳美有的沒的隨嘴說去又道這接電的人未免太胡鬧了也不管人家焦急盼望何苦來由呢小姐請放心罷等喜君回來時小姐試問問喜君他一定未曾接着電呢鳳美道這也說不定阿卷見鳳美稍爲住了哭索性要安慰他伸手在他背上輕輕的拍了兩下道妾料喜君明日就有信來不信妾給小姐賭個小小東道好麼

馬上轉風真
是善於詞令

越是傷心人
越是易於感
觸確有此情
理

阿卷多情

冤哉仲達

鳳美道。妾想明日不見得就有信來。阿卷道。就是沒有信來。小姐也不必憂心。男人們。嬾寫信。也是有的。就是妾的亡夫在時。每每出門。及至回來時。從沒有先通個信的大約。男人們歡喜開頑意兒。故意弄得人盼長盼短。擔心的了。不得他却突然走了回來。要令人家又驚又喜的樣子。他在那里算取樂呢。小姐不必擔心。喜君後天一定就回來了。阿卷一面胡謔。只管說得高興。鳳美聽了。倒反又嗚咽起來。原來他聽得阿卷說出亡夫兩個字。心中想道。他的丈夫沒了。所以稱做亡夫。可憐我的喜君。他倘是有甚長短。我這個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薄命未婚妻。只怕還覈不上。拿這兩個字來稱呼我的喜君呢。想到這裡。不由的一陣心酸起來。阿卷那裡知道他的心事。只想着鳳美。如果被仲達棄了。豈不可憐。況且這痴心女子。負心漢。是世界上最常看見的。你看他在這裡哭得淚人兒一般。那男子此時正不知在那裡樂呢。正在這麼想着。忽聽得壁上掛的自鳴鐘。噹噹的打了兩下。阿卷驚道。今夜怎麼這樣快。已經兩下

鐘了。只管在這裡磕牙。就閣了小姐的睡。說着代鳳美開了被窩道。小姐請安睡罷。夜深了。不要受了風呀。鳳美道。這不要緊。奶奶請先去安睡罷。阿卷只得退了出來。自去歸寢。話分兩頭。却說蘇士馬自從棄了仲達屍首之後。並瞞着妻子。出了門便大着膽子。坐上馬車。一直到倫敦銀行去。走入帳房。取出那八千五百元的匯單。交給櫃上的人。那人將匯單反覆看了數遍。問道。閣下是喜仲達麼。士馬道。正是。那人道。敝行的經理說過。閣下來取銀時。要先請入相見。士馬心中暗暗的吃驚。只得強作從容道。見見也好。那人道。那邊是客堂。請閣下先到那裡。待我去通報。士馬依言。到客堂裡坐定。不一會只見剛纔那人進來。請他到經理房裡去。士馬跟着走到得經理房時。只見那經理人坐在寫字枱裡面。鼻上架着金絲眼鏡。隔着眼鏡打量了士馬一會。問道。閣下就是喜仲達麼。士馬道。正是。在下便是喜仲達。經理道。久仰得很。今日幸會了。孟買代理店曾有信來。通知閣下的事。實在恭喜呀。發財呀。路上平安麼。風浪可大麼。這

一片應酬話
寫來如繪

回辛苦了。士馬含笑道。多謝厚意。過紅海的時候。稍爲有點風浪。其餘都還好。經理道。紅海風浪是很大的。在下也曾走過。聞閣下在印度礦務很好。士馬本來不知道印度的事情。不敢多說。恐怕露出馬脚來。只想快點取了銀子就走。遂說道。也沒有甚麼好處。多少摠算聽了這幾個錢罷了。今日奉訪。要求方便。則箇經理道。做得做得。但是先日曾經孟買代理店通信來。要求閣下回答兩件事。士馬道。這是有約的。閣下有問。自當奉答。經理道。第一是圖章的事。士馬道。這圖章多承代理店裡經理先生代爲留意。我臨行時。叫我改的。經理道。今日閣下來取銀子。還是要多少呢。士馬道。八千五百元。經理含笑道。到底要多少銀子呢。士馬道。四十八個。經理又故意取笑道。要五十箇好麼。士馬道。多謝多謝。不要那麼多了。經理就叫帳房來。取了銀子。交與士馬。士馬取到了銀子。辭了經理出來。一直走出了銀行大門。方纔放下心來。喘了一口氣。又想昨夜點過還有一萬八千元的匯單。是隨時可以取銀的。今若一齊取回了。恐怕犯

摠是頭一回
做歹人故有
多少願忌若
是老手斷不
如此

如此

然則生在此
等國中儘可
以謀財害命
至的了可怕之

可惜昨夜未

人家的疑心。一路上盤算着。還有許多寶石之類。若不將他顯現出來。豈不是白白有了這東西。若是要顯現他出來。又恐怕被人看見。認得是仲達的東西。頗爲不妙。忽又想一想道。我向來是個窮措大。這倫敦裡的那人一個不知今日忽然發了財。豈不犯人家的疑心。這英國又是富強之國。不比那老帝國天天借着籌款的名目。大開賭場。番攤圍姓白鴿票彩票各種賭具到處都有的。時可以發財。刻刻可以發財。可恨我今日不生在那等國裡。倘是生在那等國裡。今日就是平白地發了財。也不要緊。有人問時。我便撒箇謊說是我中着了圍姓彩票。人家還要向我道喜呢。誰還疑心我謀財害命麼。但是今日這事怎麼辦呢。左思右想。不覺的又心慌起來。生怕終久要露出馬脚。這謀財害命的罪非同小可。又不覺一陣追悔。不迭想道。我夜昨爲甚不報警察來驗屍呢。我盡把財物當官交出。摠不能說我謀財害命。他觸電死的。我只報箇急病驗屍的。醫生都是我同行。誰還與我作對。這等辦法。雖然窮些。却還可以過個安樂。

會想到便落了個歹人之名終陷於罪

良心發現時確有如此光景

有甚疑心不過做賊心慳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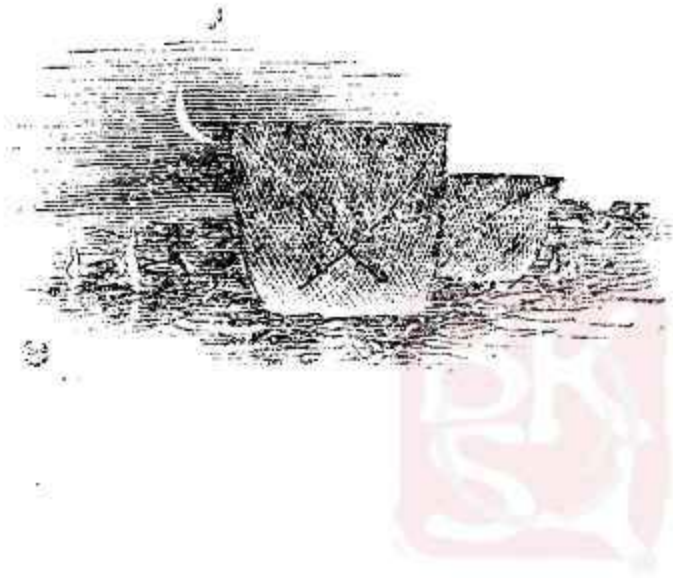
日子如今事情弄僵了。提心吊胆的。如何是好。想到這裡。不覺一陣一陣的汗流浹背。身子雖是在那裡走路。暗地裡却是在那裡搓手頓足。不知不覺的面紅耳熱起來。悔過一陣。又想到。此刻生米已煮成飯了。悔也無益。不如早點打算罷。這幾張匯單。雖說是一萬八千元。却是零零碎碎的。東家匯一千。西家匯八百。我若是一家一家的都去取了。一定叫人家疑心。不如到巴黎去住幾時。避過這個倫敦。到了巴黎時。再拿出這筆款銀去買了法國或荷蘭國的外國公債票。或買股了份票。就是那些寶石東西。除自己要用的幾樣檢了出來。其餘也可在法蘭西銀行存放。但是此番到法國去。還是改了姓名好呢。還是用真姓名好呢。心中一路盤算。不知不覺的走到了自家門首。抬頭一看。吃了人大的。一驚。原來門前圍住了數十人。一個個裡嘴亂嚷。一時間又聽不出他們說些甚麼。士馬頓足道。不好了。不好了。怎麼這樣快就破案了。我還是入門呢。還是趁他們未看見逃走了呢。正是

心猿意馬方纔定。虎役狼差又嚇人。

不知到底是否破案。士馬逃走不逃走。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此一回全是上回餘波。上回寫蘇士馬因萌惡念。故生恐怖心。此回寫蘇士馬因恐怖心。又生出懊惱心。上回寫鳳美徬徨無措。焦灼萬狀。此回寫鳳美纏綿悱惻。無限相思。妙在兩回文字。錯綜顛倒。絕不相犯。究不知原文如何。衍義者能作如是之佈置也。（知新主人評）





偵探
小說

法國鮑福原注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三回 賞知音心傾世姪 談美術神往先師

却說鐵瑞福來到大客店。見所約的朋友沒有來。週圍遶了一遍。也沒有個相識的人。正想回去。忽然來了一位少年。對着他致敬盡禮。瑞福一時也摸不着頭緒。只見那少年鞠躬說道。小子有幾句話。想給老先生談談。不知可使得麼。瑞福道。使是沒有甚麼使不得。但是……這句話的下半截還沒有說出來。那少年便打斷了。搶着說道。小子的老人家。當初在學堂的時節。是與老先生同班的。老人家談起你老先生時。總是欽佩你老先生的行誼。在小子面前。很談得不少呢。不知你老先生忘了沒有。姓白、名勤的就是呢。瑞福聽了。慌忙答道。嚇！是他麼。沒有忘。沒有忘。他是我生平第一個知己朋友。最是莫逆的。怎樣

忘得了呢。他有了這麼出衆的兒子了。真是可喜。他可好嗎。我這幾年忙的甚麼是的。許久沒有去望望他。他今夜來麼。少年說道。老先生還沒有知道。先君不幸。三年前已經過世了。瑞福驚道。怎麼呢。已經過世了。萬萬想不到他這麼點年紀就過世了。我記得他還比我少一歲呢。可憐像他這麼一個身強力壯聰明豁達的人。不叫他多享幾年福。就這麼亡過了。這是誰也料想不到的呢。雖然他有了你這麼一個出衆的兒子。也算得是善人有後的了。我今夜來到這裡。看見沒有一個相熟的人。打算要走了。不料碰見了你。好叫我悲喜交集。咱們必得要談談。這會我可不住了。咱們坐在一塊兒吃喝他一頓罷。那少年答道。正是。小姪剛纔也這麼想着呢。因爲在簽名簿上。看見了老伯的大名。就很想乘這個機會請見。同坐談談。這會咱們也可以坐了。原來這客廳裡的坐位。除了首席幾位。要預備着。請那些貴官、達人。與及那大書院裡的、牧師、教習、人等上坐。其餘那些坐位。都是任憑會友自由選擇。不分甚麼大小的。還虧得

偏要揮此閒
筆罵世不怕
世人惱耶

是這麼一個辦法。這個大謙會。雖然一兩點鐘時候不能了事。可是頂多也不過三四點鐘就完了。倘是同中國一般的繁文縟節。一個個的定席。一個個的敬酒。臨了就坐時。還要假惺惺的推三阻四。做出那討人厭的樣子。以爲是客氣的。也不管旁邊有個肚子餓透了的。嗓子裡伸出個小手來。巴不能夠搶着就下肚。在那裡熬着。等他要是這麼着。只怕這個謙會還要鬧到天亮呢。閒話少提。且說當下瑞福同那少年選定了坐位。並肩坐下。左右的人都是不相識的。但是他們各人都有了各人的伴黨。一對對的都在那裡談天。所以這裡兩個人有話只管談。也不慮有人來打斷話頭的。那少年看見這個光景。就想趁這個機會同他開談。又不知從那一句說起的是好。因囁嚅着問道。老伯。令愛千金近來可好。原來他這麼一問。雖說是極平常的一句應酬說話。然而這麼一個少年。在瑞福眼裡。那少年口中。又是這麼一句說話。刺到瑞福耳朵裡。不由得瑞福不詫異起來。慢騰騰的答道。小女好。然而請問你怎麼知道我有

以下無敘事
處所有問答
僅別以界線
不贅明某人
道雖是西文
如此亦省筆
之一法也

個女兒呢。那少年自悔出言孟浪。靦靦覷覷的答道。小姪赴史太太府裡的跳舞會時候。曾見過幾次來。那少年嘴裏是這麼說。那臉上不覺隱隱的泛起了兩個紅暈來。瑞福聽了。這纔明白。說道。這却是有的。那一位史太太的豪華。也算得少二寡雙的了。合巴黎城裡的人。差不多都叫他請遍了。然而我却與他沒有緣法。因為我最恨的是日耳曼樂舞。不知怎麼的。我的小女却又最歡喜那個。一怪不得在史太太那裡。總沒有遇見過老伯呢。不瞞老伯說。小姪幾次三番要想給令愛當面。同他談談。告訴他我們是世交。然而總怕唐突了他。所以總未曾當面。一不打緊。你但請到我那裡來。我是天天在相館裡的。我親自引你見他就是。你們是世兄妹。論理也應該見見的。一多謝老伯。但是除了禮拜日。總是不不得空的。因為小姪在銀行裡面執業。餬口行裏的規矩。祇有禮拜日可以休息。一那麼你到了禮拜日來就是了。要是白天裡沒空。就是晚上來也可以。隨你的便罷。……恐怕你還沒有娶親罷。一還沒有娶呢。晚上出來倒

也不很便當。因爲舍妹年輕。晚上很不放心。丟他一個人在家裡。『哦！你還有個令妹。那麼你帶着他同來就是。』瑞福在那裡一面談天。一面喝酒。到此刻他跟前的酒盞兒裏。差不多乾了。『歇了歇。又道。我家妙兒的女伴。沒有個同他差不多年紀的。令妹要是能够常來給他作個伴兒。他還不知道歡喜得怎麼呢。』舍妹知道有這麼一位世交姊妹。也是要歡喜的。只可惜他天天忙着做活。不知能常來不能。『還做活麼。請教他做甚麼。平金呢。繡花呢。針黹一定好的了。』都不是。他在那裡紮假花呢。不瞞老伯說。先君在海關裡辦了二十五年的公事。到身故後。依然是兩袖清風。沒有一些遺產。家計本不甚寬裕。小姪更是慚愧。每月掙了幾個錢薪水。摠是入不敷出的。所以舍妹自己的零用。還仗着十個指頭兒在那裏幫忙呢。小姪空下來的時候。譜了幾套曲子。還合得拍。多早晚得了善價。也就可以補助他了。『既是那麼着。我很可以幫你的忙。你知道那些大行大棧裏的經理人。多半是我的相好呢。我看你現在的

可不賣與新
小社包你
可得善價一
笑

少年人聽者

路義是個至誠男子。若令
意色鬼聞了
此言只怕要
巴不得一聲
求他做媒人
也

亦在此譯
小說何苦連
打趣起來都

光景和我當初差不多。我年輕的時候，也是窮得甚麼是的。又是娶了個分文沒有的窮女人，那纔苦呢。此刻我可掙上幾個錢了。然而我老實告訴你，我的這分家財，是來得很奇怪。叫人想不到的。是個可遇不可求的東西。至於像你們年紀輕輕的人，只要上心去學手藝，把本事學好了，怕沒有出頭的日子麼。你將來還可以望娶一個有錢的媳婦兒呢。這件事情，我給你留心着。只要我可以做得到的，一定幫你的忙。俗語說的好，話得投機，千句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當時瑞福同這少年談入了港，倒覺得越談越高興起來。看看那少年也是越看越中意，所以同他談的話都是真心真意，肺腑之言，很有意思在裏面的呢。要過他的名片看看，知道他名馬，字路義，問了年紀，知道他二十五歲，看看他生得身裁雄偉，儀表不俗，唇紅齒白，出言風雅，吐屬不凡，可惜他生長在法蘭西。那法蘭西沒有聽見過甚麼美男子，所以瑞福沒得好比他。要是中國人見了他，作起小說來，一定又要說甚麼面如冠玉，唇若塗朱，貌似潘安，才同

擇婿不當如
是耶今之斤
斤於財產者
可以反矣

又罵人了

若是會到他
命意所在就
好馬上跪下
來叩頭叫外

宋玉的了。瑞福見了這等人，不由得他不暗自讚嘆。在肚子裏暗暗點頭。回想自己在二十來歲的時候，舉動一切，也同此人差不多。可惜妙兒用情不用在他身上，却去愛上了那少年浪子。白路義雖然不是貴族，終久是個可以自立之人。我的意思，總是他好好得妙兒，此刻還不好算定是一個甚麼伯爵夫人。倘使賈爾誼真是不合我的意思，我自自有主意對付他。果是如此，我今夜也算不虛此一行了。而且菜也好，酒也多。他們不停的斟給我喝，並不像那小家子，斟酒只得半杯，累客人要向主人借鋸子，要鋸去了上半截酒盞的樣子。又有這麼一個話，得投機的美少年在旁邊陪着，我不來也是錯過。心裏一面這麼想着，一面吃完了一樣菜，拿起雪白的手帕來抹抹鬍子。白路義又規規矩矩的同他閒談道：「老伯方纔說的娶親這一層，小姪的意思，還不必忙着。且過幾年再提也不晚。」原來白路義聽了瑞福方纔說要助他娶親的話，並沒有會到他命意所在，所以心中雅不願意，就把過幾年再提的話，打斷了他。

父雖然不像
那個做了中
堂伯爵的女
婿老婆總騙
着一個了

的話頭。使他不再提及。一面就和他講論各種美術的經絡。醞醞有味。無一不中窳要。至於談到塑像一層。瑞福平日本是以個中斲輪老手自命的。此刻聽了白路義的一番議論。居然像是一位老師。覺得自己平日有幾處想得到。做不到。不得滿意的地方。他居然能句句搔着癢處。可見世界上人的本事。是個沒有窮盡的。譯書的想去。那瑞福是個法國人。未曾讀過中國書。要是他讀過了中國書。他此時一定要掉文引着孔夫子的兩句話說道：「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了。閒話少提。且說白路義雖然是清辯滔滔。可知那瑞福也是個自幼辯佞。善於詞令的。況且美術一門。又是他曾經專門學的。從前借住客棧的時候。那一天不同人家辯駁。那一天不同人家討論。所以說到這一層議論。他是從不讓人的。後來自己有了房子。就沒有那些外人來同他往來討論了。今夜忽然遇了這麼一個知音。而且旗鼓相當。猶如棋逢敵手一般。他焉肯不從頭至尾。探本窮源的細細討論一番呢。原來他們行業中。也有一位

遠祖先師。叫做「密確而」(Michael Angelo) 就猶如中國木工祭魯班、馬夫敬伯樂、鞋業祀孫臧、星家拜鬼谷的意思。不過他們是追念古人的精神。中國人是一味對着那偶像叩頭。這還不算數。還要不倫不類的。把伯樂的偶像塑成三頭六臂。稱他做伯樂大帝。把魯班稱做工部尚書。就這一點分別。可是差得遠了。當下瑞福因爲與白路義暢論美術。偶然想起這位「密確而」先師來。不覺穆然神往。滿滿的喝乾了一盅酒。祝一聲密確而萬歲。又滿滿的再喝乾了一盅酒。又祝一聲密確而萬歲。白路義在旁邊呆呆的看着。心裡想着這位先生的酒量着實可以。只見他又滿滿的喝了一杯。說道。美術同業萬歲。他只因神往這位先師。所以如此。誰知他不神往猶可。這一神往。却被先師誤盡了他的大事。幾乎性命都不保。要知是誤了甚麼大事。且待下回分說。

此一回看去似是全屬閒文。却全是後文伏線。閱者勿以贅談視之也。中間處處用科譯語。亦非贅筆也。以全回均似閒文。無甚出入。恐閱者生厭。

故不得不插入科譯。以醒眼目。此爲小說家不二法門。西文原本。不如是也。譯者與余最相得。偶作一文字。輒彼此商榷。此次譯毒蛇圈。諄諄囑加評語。第一二回以匆匆付印故。未及應命。請自此回後爲之。(跋慶主人)

第四回 醉漢深宵送良友 迷途黑夜遇歹人

香餅酒粵人譯作三鞭要之均譯音也今從衆

且慢佩服着

却說鍊瑞福因爲談美術追溯起先師來。多喝了幾盅酒。不覺把他女兒叮囑他早回的那番言語。從法蘭西國丟到了瓜哇國去了。到後來益發是左一盅右一盅。喝個不住。好不自由快活。直到後來。大家要喝香餅酒來散腸。他老人家已是醉的醺醺的了。不得好在此時還沒有露出馬脚來。不過覺得言語多些罷了。白路義也沒有知道他的毛病。見他如同渴驥泉的喝酒。只有暗地裏佩服他酒量好。又暗地裏好笑他言語有點顛倒罷了。瑞福却依然喝個不了。說道。大書院 (College Tardadens) 萬歲。喝了一盅。祝先前的學生幸福。又是一盅。祝現在的學生幸福。又是一盅。祝未來的學生幸福。又是一盅。喝到後來。他漸漸

醉態可掬

寫醉態如畫

的看見四面八方那些東西在那里旋轉起來到了這個時候他酒也不喝了。不知爲了甚事要立起來却把身子一歪幾乎跌倒重又坐下看那舉動是失了常度的了。旁邊赴會的人看見他這樣神氣都來觀看他却朦朧着一雙半開半合的眼望着衆人道你你們看我做甚麼我我在這個會裏可是要算一個老前輩呢我今日得了一個老世好新知交的朋友你你們列位可要賀我一盞兒說着扶着桌子立起來拿着酒盞讓衆人喝酒衆人看見他那種神情恐怕被他糾纏遂都走散了此時已有半夜光景瑞福心裏雖然還有些明白嘴裏却是糊裏糊塗的了而且舌頭也重了說起話來好像含着個甚麼東西在嘴裏是的忽然一把拉着白路義在他背上拍了一下道我的孩子你住在那里哩我送你到府上罷白路義知道他醉了因答道不敢不敢小姪住在騰八路就在舊城子給禮拜堂的當中這條路離這里很遠的呢瑞福歪着身子含糊着聲音道唔！怎麼你住在那麼個地方去遠得很呢白路義道巴黎城

偏說自家不
醉偏說人家
醉了寫醉話
傳神

醒人對了醉
人最是難過
想通達時務
之人對了頑
此鋼黨不過如

裏靠中段的地方。房租貴的了不得。所以不能不住遠些。老伯要說送我回去的話。是萬萬不敢當的。論理還是小姪送老伯回去纔是。瑞福沈下臉來道。唔！甚麼話。你當我吃醉了麼。今夜這些酒要是充了我的量。還不够三分之一呢。我看你倒有點醉了。年紀輕輕的人。喝醉了。在外頭闖事。是最不好的。我歡喜你纔肯送你回去呀。怎樣你倒說送我起來。真是豈有此理。誰要你送來！來！來！咱們叫一輛馬車同坐了送你回去。不要你破費分毫。你偏要不聽我的話……唔！你知道我是你的父親呢。當下白路義見他仗着麴秀才的勢力。擺出老前輩的派頭來。倚老賣老。亂說一陣。心裏又是好笑。只得答應他幾個。是字隨他去說。幸得他說話雖是大舌頭。舉動還像是支持得住。足見他雖是貪喝。這個酒量總算難得的了。所以也暗暗的放心。料着他必能安然回去。不必過慮的。心裏這麼想着。瑞福早一把拉住。來到門前。恰好一輛馬車在門外停着。路義便扶他上了馬車。自己也就坐在他的旁邊。馬夫加上一鞭。風

馳電掣似的去了。不到一會到了騰八路。就在白家門首停下。瑞福執着路義的手說道：你空了一定到我那裏去。我還叫妙兒見你。你好歹不盡失我的信。我天天在家裏盼你呢。你可不要叫我白盼了。嘮嘮叨叨說個不了。好像是送幾萬里路的遠行。依依不捨。是的。說了好半天。方纔放手。路義說：聲明日會。自行去了。倘使瑞福就此坐了馬車回去。倒也平安無事了。得他平安無事時。這部毒蛇圈的小說。也不必作了。誰知他驀地裏變了一個主意。這個主意一變。却累得法國的「鮑福」作出了二部毒蛇圈。中國的「知新主人」又繙譯起來。「研塵主人」批點起來。「新小說社」記者「付印」起來。大家忙個不了。爲甚麼呢。都是他的主意變的不好。他變了甚麼主意呢。他想今夜白路義豈有此理。說話當中。揔疑惑我喝醉了。我若坐了車子回去。不見我的本事。不如走了回去。明天好向他說嘴。顯顯我的酒量。叫他不敢小覷了我。想定了主意。便開發了車錢。跳下車來。倒覺得神氣爲之一清。暗想：我正好趁此吸受些新空氣。酒氣

不是開文是
表明從此以
後方入毒蛇
圈之正傳也

是醉後主意
誰小覷了你

閒閒一想却
括畫出慈父
心腸爲人子
者最當體貼

也可以減少了些。回去也好對付我的妙兒。並且可以抄小路回去。到家也早些……噯。我的妙兒。此刻早已睡了。嬌嬌癡癡的孩子。不定枕頭還擰了地下呢。那裏還知道我回去得早晚呢。我其實不應該關到這時候。回去累他。估記着不審他。此刻爲等了。我還沒有睡呢。一面想着。一面走路。他若是走「克利囊街」。過「落蘇大街」。就可以簡直回府安然睡覺了。大凡一個人喝醉了酒。無論爲善惡。都是勇敢直前呢。瑞福生平是不爲惡的。然而這半夜裏却也無善可爲。所以他那勇敢之氣。就生到了走路上去了。以爲從這條路回去。似乎太近。不如從旁處遶一個圈子回去的好。想罷了。就從旁邊一條小路穿出去。這一夜恰好是風高月黑。此時又是夜深露重。他這麼一個酒氣醺醺的人。興赳赳的在那裏趕路。酒性愈加發作。一時間迷的糊塗了。那舊城子的地方。岔路又多。猶如蛛網一般。不是走慣的人。本來就分不大清楚。何況他是喝醉了酒的。又在晚上。如何辨得出來。所以他應該往左的。却往右去。應該往東的。却

死衚衕京話
也江南人謂
之實室街廣
東人謂之衚
頭巷此書譯
者多用京師
語故從之

往西去。不到兩三個彎兒。就把他迷住了。他還不知道呢。到了後來。重到一條極冷落的街上。一直轉往左邊去了。約摸走了二十分鐘的工夫。抬頭一看。都是眼生的所在。他方纔曉得迷了道兒。又碰着黑雲滿天。沒有一些兒星月的影子。東西南北。也辨不出來。街路的名字。也是一字看不分明。酒醉的人。却沒有一點子怯性。還只管順着脚步兒走去。走了一程。覺得比方纔更糊塗了些。而且趕了那麼許多路。從沒有碰見一個走路的人。要問個信兒。也沒有地方去問。又轉了好幾個彎。越走得遠了。心裏越是沒了主意。再走幾步。却走到了一個死衚衕。對面一堵石牆。擋住了去路。再也不能走了。此時他也走得乏了。把從先那高興走路的心思也沒了。站住了脚。把腦袋碰着了那石牆。出了一回的神。無法可施。只得回身再走。剛出了衚衕口。只看見一箭之外。黑越越的一個人影兒。在那裏滉了一滉。只因路燈離得太遠。看不清楚。瑞福此時也顧不得甚的。也不管是誰人。就對着那影子趕上去。一面走。一面嚷着說道。老兒。

……你來呢……我要請教你一句話呢……一面嚷。一面又勉強睜開了醉眼去看。只見那黑影子像是要停着。一會兒又走動了。像不肯停的樣子。瑞福又嚷道。你不要怕呀……我不是斷路的主兒。不過要問你個信罷了。嚷罷再看。那黑影子果然停住了。慢慢的對着自家迎上來。好像在這冷靜的地方。很怕同人家相見是的。走得近了。慢慢的說道。迷了路嗎。你可知道這是那裏。瑞福道。我可實在的不知道呢。我好像是在舊城子裏穿來的。不曉得從那條道兒。可以走到白帝諾街呢。那人道。這麼說。你是不常住在巴黎的。瑞福道。唔！那兒的話。我是還巴黎的土產呢。就是這座舊城子。我也看得同家裏一個樣兒。熟得很呢。那人道。這又奇了。那麼你此刻爲甚又要問路呢。瑞福道。我老實對你說罷。我今夜是在外面吃的飯。大約總是多喝了一盅酒兒。所以把我朦住了。我先還坐着馬車的。不知怎樣。我這身子忽然又不在了。車上了。就鬧到這裏來。東走走。西走走。總找不着一個出路。我方纔在這衚衕裏把腦袋咯崩的一

趣語

的是醉話

下。磕在挺硬的石頭牆上。差點兒把腦子都磕了出來。此刻幸而碰了你。我想你要是不肯幫幫我的忙。指引指引。我可不得回去了。那人聽了。想了一想。道。纔是你說的話都是真的呢。……那人說到這裏。瑞福搶着說道。千真萬真。沒有一句不真。你那麼說。難道還當我是個斷路的強人麼。咳。你看我醉到這個樣兒。怎麼還不相信我。我此刻差不多連路都走不動了。而且我覺着四面八方的房子。咧樹木。咧就連你這個人也在那裏轉個不了呢。可是眼睛花了。此刻只求你幫幫我的忙。代我找一輛馬車。我就感激的了不得了。那人又低頭想了一想。道。我也很想幫你的忙。只可惜我也沒有工夫哩。瑞福此時把那人仔細打量一打量。只見他戴了一頂極粗的草帽。差不多要蓋到眉毛上。嘴上一生了一把的濃鬚子。七亂八遭的。猶如亂草一般。也辨不出是面長面短。穿一件舊透了。稀寬的衣裳。一看便知道他是一個窮漢。但聽他說話的口音。還不是那巴黎土棍的那種惡聲怪氣。想道。他說沒有工夫。不過是這麼一句話。看

人窮了便犯

人家此等疑
心可嘆
誰知此處却
用不着錢神
勢力

罵盡富翁

來。是。不。肯。白。勞。要。我。幾。個。錢。的。意。思。也。罷。我。此。刻。迷。了。路。要。他。指。引。少。不。得。要。化。幾。個。錢。俗。語。說。的。好。有。錢。使。得。鬼。推。磨。有。了。錢。怕。他。不。答。應。麼。一。面。想。着。一。面。伸。手。往。袋。裏。去。掏。一。面。說。道。你。肯。指。引。了。我。我。這。裏。重。重。的。謝。你。朝。廷。不。使。餓。兵。我。這。裏。有。的。是。錢。來。來。來。你。拿。了。去。那。人。道。不。是。這。麼。說。我。能。够。幫。你。忙。是。用。不。着。你。謝。我。我。雖。是。窮。幾。個。臭。銅。是。看。見。過。的。你。還。知。道。我。也。在。這。裡。找。人。幫。忙。麼。說。着。要。去。了。瑞。福。連。忙。扯。住。道。你。慢。走。你。慢。走。要。找。誰。幫。甚。麼。忙。那。人。又。住。足。道。你。不。要。囉。囉。唱。唱。我。的。事。比。你。還。難。過。呢。瑞。福。拉。住。要。問。甚。麼。事。那。人。着。急。道。是。我。的。女。人。病。了。要。送。到。醫。院。裡。去。瑞。福。道。你。家。女。人。得。的。甚。麼。病。半。夜。三。更。的。怎。麼。好。送。到。醫。院。裏。去。那。人。越。發。着。了。急。了。嚷。道。怎。麼。今。夜。這。般。不。湊。巧。要。找。一。個。幫。忙。的。人。偏。找。不。出。來。却。碰。了。這。麼。一。個。酒。鬼。瑞。福。道。你。說。我。酒。鬼。嗎。我。此。刻。酒。也。醒。了。你。只。要。說。出。怎。麼。幫。忙。的。法。兒。我。亦。可。能。幫。幫。你的。忙。你。不。要。只。管。着。急。呢。那。人。聽。了。不。覺。大。喜。要。知。是。怎。麼。樣。幫。忙。法。兒。那。

人又畢竟是個甚麼樣人。且聽下回分說。

從第一回起至此。統共不過赴得一個讌會。讀者不幾疑爲煩縟乎。不知下文若干變幻。都是從此番赴讌迷路生出來。所以不能不詳叙之。且四回之中。處處都是後文伏線。讀下文便知。

一個賈爾誼。一個史太太。不過從妙兒口中閒閒提出。白路義與瑞福二人。雖亦談及。然并未詳叙其人如何。誰知却是全書關目。此是變幻處。

寫醉人迷離徜徉。胡思亂想。頃刻千變。極盡能事。（野塵主人）

第五回 醉酒漢權當抬轎夫 守病人喜逢警察卒

却說瑞福當下糾纏着那人。要問他的女人到底生的是甚麼病。那人急了說道。他得的暴病。要找個人帮我的忙。抬到醫院裡去。不然我一個人抬他不得呢。瑞福道。半夜三更。你到那裡找人帮忙呢。那人聽了又是着急道。好人。你不要給我胡纏了。我要找個警察兵去。求他助我一臂之力。瑞福拉着他道。這也

瑞福此留心
是要緊關目
不是閒筆

怪你不得。你總不能撇了你妻子的事。反來指引我的路徑。但是我還有一句話問你。你要送到那個醫院去呢。那人又急又氣道。送到博愛醫院去。瑞福心下一想。不如我幫他的忙。抬到醫院去。那裡一定是有馬車的。我就可以坐了回去。這纔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呢。想罷便道。我帮你抬去好麼。那人道。真的嗎。瑞福道。好端端的誰騙你來。我不過借此要出了迷路。到得博愛醫院。我就可以找個馬車回去了。那人大喜道。那麼說你跟我來。說着就走。瑞福跟着他。仍舊走到那死衚衕裡去。走到他剛纔磕腦袋的那個墻下。順手轉了個彎。瑞福留心細看。原來這堵墻是人家花園的圍墻。圍墻裡面是老樹參天的。樹枝兒橫到墻外。把一個衚衕都遮黑了。再是這一夜天陰月黑。看不出轉彎的路口。所以纔剛錯認了是個死衚衕。再走上幾十步。在一個抹角上現出一座房子來。樓上的窗戶都緊緊的關着。樓下開着窄窄的小門。大約勉強可以容得兩個人並走。那人走了進去。不多一會兒。拖出一張床來。這床和巴黎平常抬

病人的床一樣。不過他的床掛上一個厚厚的帳子。想是怕病人受風的意思。床的兩頭還有四根柄兒。如轎槓一般。可以抬了走的。當下那人把床拖了出來。對瑞福說道。你不認得路。我在前面。你在後面罷。瑞福答應了。二人抬起來就走。那人一面走着。一面給瑞福說話道。我的女人本來有這麼一個老毛病。往往暈了過去。幾點鐘時候不醒回來。家裡又沒有人服侍他。半夜裡請醫生也來不及。只好送到醫院裡去。本來送病人到醫院。是要一個保人的片子。但這等重病。縱然沒有片子。醫院也肯收的。請你抬好了。不要掉了下來呢。瑞福道。那裡會掉下來。我的氣力很可以呢。但是你已經出來了半天了。你回來有看看病人麼。怎麼這會兒一點聲氣也沒有了。我們且放下來。你看看他罷。那人道。不必不必。我不是纔說的麼。他這是老毛病發起暈來。幾點鐘不醒的。瑞福嘴裡答應着。心裡想。我還是頭一回當奴才呢。從來沒有抬過東西。怎麼抬起來兩條腿不由的要分開了。走路好像輪船上水手在艙面行走是的。

你還不知道
有捐局做間
接的交易呢

京師本有一
笑話以拾四
轎之橋班喻
四等官最前
一名曰揚眉
吐氣喻王
臣橋前一
曰不敢放
以喻御史
後一名曰昏
天黑地喻
林殿後一
曰拖來扯去
喻各部司官

想來這個拾法。總算得法的了。往常聽得人家說。東方支那國的官員。不是由國民公舉麼。只要有了錢。就可以到皇帝那裡去買個官來做。做了官。可以任着性子。刻剝百姓。百姓沒奈何。反而要怕他。他出來拜客。還坐着轎子。叫百姓抬着他。跑路拾得不好。還要打屁股。我今夜這種拾法。如果到了支那去。不知合式不合式。可惜沒有去看過。心裡在那裡胡思亂想。脚步兒是跟着前面那人走。那人却是越走越快。瑞福在後面被他拖來扯去。前面的路被那個帳子擋住一點兒也看不出來。只得跟着他轉彎抹角走去。細細的留心。要看一條熟路。却揔看不出。一個道徑。看他這等走法。不消說。揔是熟路的了。但是走來走去。揔是些小路。從沒有走過一條康莊大道。也沒有見過一所高樓大屋。及禮拜堂之類。不由的瑞福動起疑來。越發留心察看。覺得轉來轉去。揔不出這幾條小路。好像走馬燈一般。轉了去。又轉了來。越發動疑。熬不住的叫道。噲！夥計！我們到底走到甚麼地方了。路可走得不少的呢。怎麼還不見到。

極盡諧謔附
記於此亦足
博一粲也

他本來沒有
走錯

呢。那人住了住脚道。這條路本來是很遠的。還有一會兒纔得到呢。你要是乏了。我們歇歇再走罷。瑞福道。不歇亦還可以。就是歇一會兒。也不見得有人來接手。我們索性早點走到了就罷了。說到這裡。那人忽然說道。你聽。那邊好像有人來了。瑞福聽了聽。果然是有脚步聲音。在遠遠地走到這邊來。那人又接口道。我們且把床放下來。你在這裡看守着。等我到那土山上招呼一兩個警察兵來。幫着把床抬到醫院裡去。一面就可央求他們代你找一輛馬車。送你回去。你話好麼。瑞福道。朋友。你這計算得很好。這麼着你就請放心去找警察兵。這裡我給你看好了就是了。如果你老婆醒了。我告訴他聽。你就回來就是了。那人好像沒有聽見一般。急急的頭也不回。簡直的去。了。瑞福全未在意。等他去遠了。方纔想着他並不是向那有脚步聲音的地方走去。然而在這個黑暗的地方。也不敢一定說他走錯了。並且此時很盼他招呼了人來。好代自己找個馬車。所以坦然無疑。在那裏呆呆的等着。等了好十會兒。還不見來。

瑞福心裏兀自想道。我今夜何至鬧到這般狼狽。做了不相干的人的牛馬。要是妙兒看見我這個情形。只怕他肚腸都要笑斷了呢。想罷了又呆呆的等了一會。仍不見來。又想道。我並不是要給那不相識的人出那無謂之力。不過要望他帶了人來。我也可以尋個歸路。他那女人的毛病。着實奇怪。怎麼一路上拾了來。聲息全無。此刻停了下來。還是不聲不響。莫非他在半路上絕了氣不成。心想要拉開帳子看看。到底是怎麼這樣子。忽又想到他的男人曾經說過他的毛病。往往昏絕幾點鐘時候。不省人事的。此刻料他還未醒呢。不如等大家來了再看罷。又等了一會。還是沒有人來。因開口高聲說道。可憐。這個女人要凍死了！說了這話。又側着耳朵兒在那帳子旁邊細聽。他心想我說了這話。要是那婦人醒了。一定要開口。誰知聽了半晌。仍無聲息。心裏好不自在。思來想去。總是喝酒誤事。要不是多灌了那幾碗黃湯。這時候早在被窩裏睡着。何至於半夜三更。還在這受那風吹露打的。屈指一算。這種苦境。已是二

處處想着妙
兒是慈父因
自己開酒恐
其女不聽自
已說話是先
正已後正人
之意今之妄
談家庭革命
者何嘗夢想
得到
無端怪到書
院中人還是
醉話誰叫你
喝醉來

且慢恃着

十五年不曾嘗過了。蒼天呀蒼天。但願我的妙兒早已安睡了。就是我晚點回去。也不妨事。要是他爲着我回去得晚。也是呆呆的。等我一夜不睡。叫我怎麼過意得去呢。而且我身上鬧到這個骯髒樣子。叫他瞧見不得的。我這幾天正。要略略拿出做長輩的勢力。阻住他的甚麼伯爵的婚姻。他要是知道我鬧酒。鬧到這個樣兒。如何還肯聽我的說話。咳。這都是「臭八蛋」大書院中人的不。是呢。忽然又想到白路義。真是一個少年老成的人。相貌又好。談吐又好。今夜無意中認得了他。也算幸會的了。然而我雖是這般傾倒他。他只怕難免拿我當一個酒鬼看待呢。瑞福一個人在那裡胡思亂想。想了好一會。忽然覺得耽閣的時候不少了。口中不覺自言自語說道。奇怪。這混帳東西跑到那裏去了。這許多時候。任往那裏找人。也該找着了。他不要做了圈套。給我去頑笑罷。：好呀！他的老婆還在我掌握之中。不怕你驢子去變狗。然而叫我在這裏等到天亮。那可是辦不到的呢。只是我又認不得往家去的路。不等也要等有。

甚麼好法子呢……呀！那混帳東西只怕來了。原來瑞福正在自言自語。忽然聽得脚步聲響。走近前來。當是那個人來了。心裡寬了一寬。再仔細聽聽。像是不止一個人的脚步。料定他是帶了人來了。等了一會。覺得那走路的走得很慢。不像爲着有事情來的樣子。在暗地裡遠遠望去。覺得約摸在二十碼之外。有兩個人走近前來。彷彿是穿的警察號衣。瑞福很覺得奇怪。他說怎麼只有兩個人麼。那個人又跑到那裡去呢。嘴裡說着。心裡想道。這兩個人不消說。摠是他請來的了。不如我迎上去。告訴他那病女人在這裡。省得他們找罷。你看他走得慢騰騰的。敢是在那裡找呢。一面想着。一面就迎將上去。誰知那兩個警察兵。見有人走來。便都站住了。瑞福放着嗓子道來！你們往這裏來……却說那兩個警察兵之中。有一個年紀大些的。從前當過兵。性子很是暴躁的。半夜三更聽見瑞福這般亂嚷。呼來喝去的口氣。心裏連一些頭路也摸不着。很不自在。氣沖沖的放着嗓子問道。請教你說。你這是叫誰。我們走我們的路。

要你叫我們到這裏。往那裏的。說完了這句話。那人回頭又對他的同伴說道。這不是笑話麼。倒好像要我們去聽他號令是的。那同伴年紀雖輕。性子却比他和平了好些。因答道。我看他不過多喝了幾盅酒。所以莽莽撞撞的。其實我看他沒有甚麼歹意。那個老的說道。我諒他也不敢。但是他總要當一點兒心。不然。我可要拿他到警察署裏去。此時瑞福同他們相去還不甚近。所以他們的話。都沒有聽得。至於要請他到警察署裏去。當他酒鬼欺待這一層。更是夢想不到。所以還是暴暴躁躁的高聲對他們說道。叫你們到這裏來呢。……這張床在這裏路燈傍邊。還不快點兒跑！那個老卒聽了。又氣又笑。低聲說道。不是酒鬼。却是瘋子呢。瑞福却還沒有理會。依然迎上去問道。我說那個人呢。你們把他弄到那裏去了。那個年輕的搶上一步問道。你莫不是要到警察署裏去過夜麼。我勸你安靜點罷。不要胡說亂道的了。我們不是同你開頑笑的呢。瑞福道。警察署裏過夜麼。我年輕當學徒的時候。也跟你去過幾回。如今可是

那個人沒有
弄到那裏去
你却被他弄
到這裡來了
一笑

久違了。你看看我的樣子。可是該你們拿呀抓的嗎。那人又道。誰來同你細談這個……你到底要幹甚麼。瑞福道。我要你幫我抬一個病人到醫院裏去。那人道。這是甚麼時候了。還抬甚麼病人。這不是開頑笑嗎。瑞福道。不是開頑笑。這女人病重的了不得。這一會已經沒了氣。也是說不定的。那人問道。他是誰呢。是你的老婆麼。瑞福道。不是我的。他是一個人的老婆。方纔在路上碰見他的男人。求我幫着他抬。那人道。有了你們兩個。也用我們不着了罷。瑞福道。本是我同他兩個抬的。我也跟着他當了半夜的轎夫。後來他不知怎麼樣。忽然停了下來。就那麼一溜。你們怎麼沒有看見他。那人道。我們連個人影兒也沒瞧見。瑞福道。他一定走錯了路。既是這麼樣。他恐怕還在那裏找你們呢。那人道。恐怕你已經入了他的圈套了。你還不省得你再要等。就是等到明天。只怕他還是少陪呢。瑞福道。被你說破了。倒也很像的。但是他做了這種圈套來弄我。他有甚麼好處呢。此時那個警察兵也還不知就裏。因答道。這個我也不懂。

沒有甚麼好處
只是想做好
的女婿

一語道着

奇話不由人
不驚

……這事情本來與我無干。與你也無干。我看你還是早點回去睡覺罷。瑞福道。話是不錯。我也這麼想着。但是我此刻在那裏呢。那人驚道。這是甚麼話。怎麼連你自己在那裏也可以不知道起來。不知瑞福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說。

毒蛇圈言其圈套之毒如蛇也。此爲瑞福入圈之始。雖然安排圈套者雖爲娶妙兒起見。然未必認定要做弄瑞福。而瑞福偶然碰在圈上。遂使下文無窮變幻。都自此生出來。事之巧耶。文筆之譎耶。不可得而知矣。（趺塵主人）





警黃鐘傳奇

寄憤生

一三五

序

警黃鐘者何。警黃種之鐘也。黃種何警乎爾。以白種強而黃種弱也。黃種何以弱。以吾四百兆人日醉生夢死於名疆利鎖之中而不自知。如燕雀之處堂。醯鷄之舞甕。不自知其弱。遂終不能強。吁可憐已。憐之故。思設法以警之。警之奈何。記有之。鐘聲鏗鏗以立廉。孟子有言。金聲也者。聲之爲言宣也。古人覺世必取物之善鳴者。假之使鳴。如適人之木鐸。即此意也。風騷而後最善鳴者。莫如詩。宋元以來。則以詞曲鳴。皆文人之善鳴者也。詞曲者。詩之餘。其佳者。能激發人心。動人以忠愛之念。詞曲雖小道。或可爲警世之用。非鐘而亦鐘。故作者效之。而假此以鳴者也。其體則院本傳奇。其事則子虛烏有。其義則風人托興之旨。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某嘗竊取之矣。他日者。梨園子弟絃管登場。使觀者恍然於黃種之受制。白種殆如黃蜂之受困。胡蜂而急。

思。有。以。挽。回。之。振。作。之。則。忠。君。愛。國。之。念。油。然。而。生。彼。蜂。羣。尚。如。此。而。况。人。羣。女。子。尚。如。此。而。况。男。子。傳。曰。蜂。蠶。有。毒。而。况。國。乎。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一。杵。蒲。牢。發。人。深。省。故。名。之。曰。警。鐘。警。鐘。之。編。爲。黃。種。而。作。也。故。名。之。曰。警。黃。鐘。海濱寄憤生自序于祈黃樓

例言

一。動物之中。團體之堅。惟蜂爲最。故以蜂爲喻。黃封者。黃蜂也。胡封者。胡蜂也。元封者。黑蜂也。假借諧聲。是傳奇中應有之義。並非牽強附合。

一。蜂群中以雌爲主。凡採花釀蜜。皆以雌蜂。雄蜂不能採花釀蜜。惟知食蜜。名曰相蜂。相蜂過冬不死。則羣蜂飢。茲編稱女主臨朝。即本此意。並非沿歐洲大國。有女主之說。

一。編中云烏大臣者。猶言烏有先生也。黑提督者。猶言子墨客卿也。並無所指。閱者不必滋疑。

一編中演士農工商人等十七字令詩。均爲挿科打諢。亦無所指。閱者幸勿見罪。

一梨園中本有正旦名目。而傳奇則無之。曰旦者。即正旦也。茲編派旦脚過多。因另加正字以別之。曰旦者。即俗稱當家旦是也。又有武旦名目。傳奇亦無有。以無所分別。特加武字。以別于他旦。蓋舍傳奇而從梨園名目。以便于派脚色也。

一是編情節甚多。故講白長而曲轉略。以鬥筭轉接處。曲不能達。不得不藉白以傳之。並非討便宜也。

一末二齣計捷團圓云者。蓋言自強以禦侮。團體以立國。皆將來虛擬之辭。作者之希望也。曲終奏雅。庶愜觀者之意。寄憤生識

齣目

宮歎

逼鄰

議和

廷諍

閨俠

計捷

提綱

俏儻君卓識調戎心

奸大臣甘言惑主聽

副元帥妙計擒渠魁

新國民熱腸立團體

醉夢

敗盟

誓師

團圓



第一齣 宮歎

(正宮)

喜遷鶯

(旦宮裝雜二侍女隨上) 銀蟾斜掛倚薰籠。獨坐蓮漏。丁冬。知

心○誰○共○帝○王○家○薄○命○顏○紅○可○憐○你○附○羶○逐○臭○也○自○比○附○鳳○攀○龍○料○想○他○箇○中○人○
一○世○猶○然○作○夢○

時局艱危不可支。深宮鎮日自顰眉。滿腔熱血滿懷淚。不在英雄在女兒。
(坐介) 奴家高密氏。大黃封國長公主瓊英是也。世守藩封。生爲黃種。我國
歷來傳位。多是女主。本宮雖在女流。實爲太子。選尙駙馬。封作宮妃。那採花
釀蜜一樁公事。多係女兒家承辦。一班男人。只知坐食資糧。無所事事。近年
以來。中原多故。外侮頻仍。內政不修。主權盡失。花叢蠱賊。恨炎火之未投。草
澤奸雄。遂萑苻之並起。強鄰窺伺。競懷蚕食之心。羣小工譏。益肆蠅營之狀。
自恨生長深宮。未親國政。時事如此。叫奴家怎樣設法呢。

(過) 玉芙蓉 那強鄰西并東。白地將人弄一霎。時侵凌逼脅。問何人保護。黃封
可知道外交失策。兵開釁。可知道內政誰修。莽伏戎真懵懂。只博得花糧供奉。
作一個么麼世界。可憐蟲。

那兩班文武官兒只曉得。

前腔 躡終南巧宦踪。捷徑新承寵。一半是烟寮酒國。一半是雨窟雲叢。有誰還問軍國事情。民生疾苦呢。只道你眼前紗帽榮無比。可憐他夢裏槐柯睡。正濃憑斷送。不問是同胞族種。眼見得中原大陸走蛇龍。

那我國國民只曉得。

朱奴插芙蓉 (兒朱奴) 看他名利藪。儘心甘意濃。一個個蛾撲燈。紅恨生平鑽刺。資緣術未工。說不盡心頭萬種。但終年倥偬。似相遭夢中。倘或大劫來時。那生靈何堪。一軍化鶴。化沙蟲。

我國境東部。東山一帶。多是萊花。春時一望。有如萬點黃金。濃香馥郁。薰人欲醉。這正是我國中人民採糧之地。又為黃種種族生命之源。又有西山地面。多是梨花。每歲清明。雪香成海。我國民以花為課。以蜜為糧。釀時不得梨花。不能成蜜。是以上年派兵把守。慮有疏虞。不料昨日探馬報稱。有胡封元

封二大國。不日要帶領蠃螭蒲盧等種族。實逼處此。與吾國民競爭此土。吾國民四面受敵。應接不暇。名曰借租實謀。佔據名曰互市實攬利權。此事若實。恐東山西山等處。不能保守。即不戰死。豈不餓死。這事如何是好呢。

傾盃賞芙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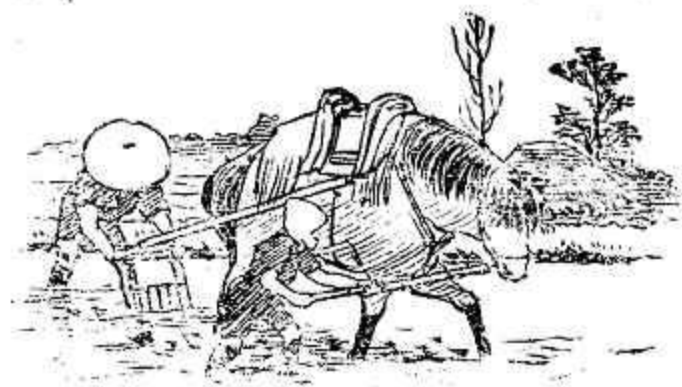
(序傾盃)

他扼住東山不放。鬆和戰都無用。好似釜底遊魚。日暮途窮。名是甘言。重幣實則地網天籠。(玉芙蓉) 有一日商於六里儀行詐。管教他函谷重關。泥不封。溯淵源是軒轅貴種。枉令我希心皇古。企黃農。

看將來白種漸強。黃民受厄。百萬生靈。籲天無術。嗟念及此。好不酸心也呵。

(掩淚介) 咳。奴家心曲。有誰知得。有誰解得。眞眞苦煞人也。

尾聲 這深宮心事。誰能懂。柱露酒花房。頻朝貢。倘或瑣尾流離。東西轉徙。豈不是身世飄飄。類斷蓬。(太息下)



割記
小說
嘯天廬拾異（卷一）
續第八號

嘯天廬主草稿

一四三

周將軍

周將軍非氏周也。周將軍貌蒼黑。短髯如戟。似關羽祠所塑周倉狀。故人呼爲周將軍。周將軍姓氏不肯言。對甲曰。姓吳。對乙則曰。李矣。故人益呼爲周將軍。周將軍善用刀劍。力敵萬夫。性抗直。不能隱人。過惡人頗憚之。周將軍嘗聞關中李氏善擊技。頗養士。乃往關中投李氏。李氏留之。願周將軍身無他物。常挾一三尺劍。走萬里道。留李氏數閱月。李氏賓客莫不畏之。嘗見周將軍午夜起呼客曰。吾去矣。客起視已無。周將軍而門戶閉如故。及晨視之。周將軍又酣臥榻上也。周將軍臥不閉睫。嘗有偷兒入。意竊其刀劍。至榻前見周將軍。張目挺臥。懼失聲。周將軍聞聲起。問曰。欲何爲。偷兒懼不敢告。周將軍曰。吾知之。汝非欲取吾刀劍耶。偷兒叩頭不敢仰視。周將軍曰。起起。吾知之。汝非欲圖飽暖耶。探囊適有金七八兩。悉與之。曰。持此尙足謀生。若再至吾當以汝血汚刀口矣。

偷兒謝去。周將軍亦竟不言。一日周將軍匆促返。召李氏曰。吾始以公有技能。故來就公。今見公不足爲也。即公賓客雖多。亦雞鳴狗吠儔耳。不足爲也。明日吾去矣。且某在此。多殺關東盜。劇其酋。多欲得吾。而甘心之約。明日鬥於某某。亦不欲以累公也。李氏曰。某誠無能。然公去何速也。周將軍曰。公不足爲公之賓客。又不足爲吾。久居此。將但圖噉飯耶。則何處非吾噉飯地。何必公也。李氏曰。公去志堅。我不敢留。我無能爲。不能留公。雖然。願請从公。一覽大闕。雖死不悔。周將軍曰。不可。不可。盜衆且悍。苟我有傷。公命且不保也。李氏固請。周將軍曰。諾。次日周將軍趣李氏裝騎快馬。犇數十里。至曠野。周將軍引李氏匿土壘後。戒曰。宜屏息。周將軍乃出呼曰。周將軍在。忽快騎數十。電掣而出。騎各一人。執槍劍矛戟各異。犇周將軍。周將軍奮聲呼曰。來來舉刀。四揮數十騎。莫不崩。易周將軍奮擊。而前手指皮骨如雨。落則賊已大半墮馬死矣。餘騎犇遁。李氏觀之。股栗汗流。沾衣幾墮。馬忽聞周將軍呼曰。吾去矣。善自奮也。塵灰起處。人馬俱寂。李氏歸而歎曰。吾今日不敢復相士矣。

嘯天廬主曰。嗟夫。天之待豪傑。果有憑與否耶。夫周將軍者。挾其過人之志。過人之氣。過人之技。倘得志而爲天下興其利。除其害。益於世。豈有祿與顧。使埋沈於惡濁之中。而第奔波山河嶺海間。與么魔醜盜。顯其能老聃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然則天之待人。固無不忌之矣。吾更何云。

潘某

京北三奇村有劉某者。將嫁女。頗具妝奩。同里李茂土豪也。聞之。揮其黨。劫女去。佔爲妻。劉某爭之。被李擊死。劉子勢不匹。無如之何。隱忍昇父屍體葬之而已。里有窶人潘某者。雖貧窮。然頗尚俠喜爲人報仇。解紛難。似朱家郭解之爲人。劉子與之交厚。乃以父仇告潘。毅然曰。當爲子圖之。必致其命。劉子叩首曰。果得雪。不共之仇。當析產之半以酬君也。潘曰。吾與子厚。子之父不異吾之父也。安云酬。劉子曰。既承金諾。請得速駕也。潘曰。李羽翼衆。且有西洋鎗。難以力取。亟亟恐難圖也。無何。劉子遣傭奴某赴田耕。李復槍斃奴於田中。潘聞之曰。可矣。乃密授奴父意。令其准行。翌日。奴父果往叩首李門。哭訴無子哀苦。乞加

憐憫。李不肯。潘適至。乃僞解紛曰。彼實貧老。乞恕其愚而哀恤其鰥。聊割數畝地。使得終其天年。則田終仍爲君有也。李猶有難色。潘曰。君與劉某各割地廿畝與之。何如。李勉允之。旋翻其議。潘乃謂李曰。僕已向劉某說明。使伊獨割地四十畝與之。但須君當場交付耳。李猶豫。潘曰。定日携地契來送君閱明。然後畀之可耳。顧何必疑。李方首肯。約期在村中某廟相晤。屆時潘劉同集廟中。李亦至。携槍自衛。潘出地契十數紙。置几上。請李檢閱。李乃舍槍接契。潘又從容交代。指點詳盡。潘有弟四人。伏兩壁間。見李舍槍一弟突出。奪槍去。一弟出利刃斫之。立死。劉子乃重酬潘。潘辭再三。而後受地。甲報知宛平縣。潘挺身任其事。不少抵賴。無畏容。縣尹義之。竟不科其辜。

嘯天鷹主曰。潘某事某報嘗載之。所述無異。夫某者一窶人耳。彼何嘗讀儒行。游俠刺客傳。而其行乃合於道義。燕趙間多豪傑之士。豈其儔與。

曹孝女

孝女氏曹。父爲醫師。母早沒。孝女依於父。年踰笄矣。尙待字也。父老且病且死。



孝女有弟皆外出。孝女侍湯藥。衣未嘗一夕卸。父卒。孝女仰天而呼曰。何不余代而竟至此。欲以身殉者再矣。以含殮未既也。姑延死。以遂事。然時哭於尸側。掀掩面帛。眷眷然如慕。如訴。俄而血淚隨聲。落日以腫音。以啞心。且以碎身。亦且以幾殆矣。蓋三日未嘗歛杯湯。鄰人交勸。少進食。含殮既既。孝女曰。是可以行吾志矣。鄰人又勸曰。未殯葬何。孝女顧一棺。愴然則慘然。色變曰。吾姑緩死。以遂事。然家貧。徒四壁。立父卒。益不能家矣。不獲已。乃寄食於北尼邱之居。尼固藉尼以自奉者耳。惡知孝女之爲孝之可愴哉。待之頗不善。雖然。善與不善。孝女故不計。聞厥鄰曰。孝女猶哭其父如初喪。且誓以喪葬。盡則必以死殉矣。云。

嘯天廬主曰。孝女之鄰有孫姓者。余師也。爲余述孝女事如此。於乎。孝女之爲孝。豈僅足以風斯世而已。與百年以來。子之孝。曾不數數得。况孝女與抑古有曹娥女。其娥之裔。與往歲大吏上奏。有李襲侯岑公子。然余以爲皆不孝女若。

大抵知當孝而孝者讀書明於理者所當然也。至孝女者無詩書之教則直發於良知者耳。斯其可珍已。雖然孝庸行也。非奇行也。世風圯頹每况卑愈。不孝逆流滋多於世。而後孝爲奇行矣。於乎。若孝女者固非慕乎奇行而因以孝也。是惡可以不爲傳與。

鬼烈婦

聞有士人某某。約其儔走省考秋闈。段寓某屋。屋有樓。樓有室。鍵之固。士人宿樓下。方入夜。室中有聲。悽悽然。一士往觀之。奔告其儔曰。有麗人可誘也。乃共碧索而上。竊窺之。則果一麗人。縞素以堊。綾巾掩面。哭亡夫。若不勝哀。一士人竊笑曰。人盡夫也。何必如是。語未竟。婦若聞之。仰天長歎。吐舌寸許。捲風滅燭。士人懼。皆傾跌。翌日問於主人。乃知某氏夫婦因訪親來閩。不幸夫歿。於是婦無以計。遂自縊死。

嘯天廬主曰。烈婦哉。至死而猶戀其夫。烈其有既耶。嘗觀夫社會道德喪墮。婦

有厚其私歡。遂不惜毒其夫而死。之視鬼烈婦。尙有比例耶。於乎。鬼烈婦。庶幾烈婦中之矯者矣。

某生

某生佚其姓氏。性柔慧。貌美。哲有衛玠璧人之目。與某氏婦私。婦愛之甚。因決死夫而重嫁之。一日氏召某生至。置毒水一盞。曰。汝持此飲。即死之。則我與爾可天地長久矣。否則汝自飲之。某生曰。我既私其婦。敢復謀其命乎。竟持毒自飲。婦來奪。已無及矣。乃踰跟歸。泣告於父母。妻子以爲必死矣。父母妻子亦不知其何毒。無從施藥救。第飲以生水。至夜半大吐。則墨膏濃然。蓋阿芙蓉吐畢。尋愈。

嘯天廬主曰。自來姦人婦者。莫不欲死其夫。而自謀而生。乃願自死而生。其夫殆其良知。猶未盡泯耶。於乎。若婦者。則佛氏地獄之設。正所以處待之矣。然生欲救人不惜自死而已。亦卒生從佛氏下。乘說殆冥冥中有主持者耶。

屠者婦

贛縣有潔娘者。屠子蘇良妻也。姓徐氏。良雖居屠中。然慕聶政風。爲人排患解紛。潔娘佐之。良頗有聲。顧良性躁急。不能少蓄耐。嘗因小故。殺二命。避仇。遷南豐。又殺人。仇家贛撫葭。葭姻也。急檄南豐緝兇人。良以故不得脫。又因前故。遂斬於市。潔娘有姿。頗娟姣。仇家竊見之。故擠良。益力。良既死。仇家決欲娶之。顧見潔娘。自故夫痛憤。未嘗一日露齒肉也。乃脅潔娘之母氏。而使勸之。且曰。不得則將并母女而死之。母氏不敢違。達於潔娘。潔娘曰。是死夫者。否。母氏曰。然。潔娘曰。是可也。第須彼先一至。女尙有商耳。母氏報於仇家。仇家喜。即夕率僮僕內甲而至。潔娘乃益冶容。出見仇家。仇家左右皆僮僕。環立。仇家既見潔娘。致慕悅意。頗恭謹。潔娘曰。妾夫殺人。不理合。固宜致法耳。第妾不忍夫喪未彌月。而即映羅綾。倘果愛妾。幸成妾意。彌月後當掃室以待君子也。則妾於前夫之義。稍盡耳。仇家曰。是區區安有背卿者耶。潔娘稱謝。頻以目目仇家。益媚仇家。劇喜。即趣歸。惟頻使人瞰之。勿令有他慮。既彌月。潔娘乃設祭於夫而祝。

之○曰○妾○將○爲○君○甘○其○心○君○有○靈○當○冥○護○妾○也○次○日○使○人○召○仇○家○仇○家○至○仍○環○僕○以○衛○則○潔○娘○果○冶○容○麗○服○毋○復○憂○戚○色○顧○其○夫○靈○位○已○除○棄○矣○仇○家○私○喜○以○爲○潔○娘○真○悅○已○也○潔○娘○乃○進○曰○妾○既○許○奉○侍○櫛○巾○君○子○何○疑○而○環○衛○爲○也○仇○家○覩○偽○醉○而○假○寐○曰○妾○不○勝○矣○憑○几○而○臥○仇○家○將○起○摟○抱○潔○娘○出○袖○中○匕○首○從○几○裡○刺○仇○家○仇○家○立○斃○僕○覺○而○入○將○共○縛○潔○娘○首○於○官○潔○娘○顧○從○容○謂○僕○曰○殺○人○吾○自○往○抵○耳○安○用○縛○也○况○吾○一○弱○女○子○爾○輩○皆○烏○獲○更○何○慮○吾○逸○耶○潔○娘○乃○呼○隣○右○隣○右○驚○集○潔○娘○曰○妾○夫○任○俠○殺○人○已○致○法○矣○妻○子○何○辜○薄○嫁○豈○法○耶○妾○爲○夫○仇○故○忍○湏○臾○死○以○手○刃○之○今○志○遂○矣○顧○何○惜○死○今○去○官○所○不○無○遺○恨○者○妾○夫○柩○尙○厝○某○處○未○落○土○今○尙○有○存○金○數○十○悉○以○奉○諸○長○者○能○助○妾○一○臂○力○爲○埋○葬○之○妾○死○銜○環○矣○隣○右○共○納○之○不○受○其○金○曰○娘○子○節○烈○吾○等○方○且○戒○其○婦○女○正○欲○集○金○爲○娘○子○壽○是○區○區○者○安○有○不○應○命○者○耶○僕○趣○促○潔○娘○潔○娘○乃○禮○隣○右○與○僕○共

詣縣南豐令不敢斷。上其事於府。府尹曰：噫！是節婦也。烈婦也。俠婦也。吾安敢殺人。以媚人哉。趣釋之。揖而送之。歸。潔娘既歸，乃仰天而歎曰：於乎！吾夫之仇亦既復矣。吾又何顏忝生耶。遂自縊。鄉人聞之，莫不加敬。太息以勵誠其婦女。嘯天廬主曰：嗟夫！世自道之衰，男人忠義，女子節烈，等東涼水，不復有聞。社會趨於諛媚，寡廉恥，鮮風節，欲求其足以興頑，起懦，勵風，激俗之傳，渺焉不可多得。若潔娘者，可以風矣。府尹曰：是節婦也。烈婦也。俠婦也。吾請得而綴之。曰：又智婦也。於乎！潔娘一弱女子，能力致其夫仇而復之。彼世之子，不能復父仇，臣不能復君仇，民不能復國仇。而且忝顏生息於仇人之下者，較潔娘其可言耶。吾是以亟亟稱潔娘，欲以愧夫世之子，不能復父仇，臣不能復君仇，民不能復國仇者。更欲以勵夫世之子，忘其父仇，臣忘其君仇，民忘其國仇者。於乎！潔娘一弱女子，耳能力致其夫仇而復之。潔娘豈非巾幗之英俊耶。雖然，若府尹者，又庶幾民父母矣。

雜錄
滑稽談

豪傑指南

奴隸生

序

自近世之科學漸發明。而時刻爲之縮。向之十日可達者。今不一日。向之半月可成者。今或數小時。凡百職工。罔不如是。即如各種專門之學科。亦莫不有速成法。以數月半年之短日月。亦可以居然成一專門學矣。豈不可羨。且不徒形質上之文明爲然也。即證之於精神上理想上之各哲理。莫不皆然。試觀古來之英雄豪傑。大哲碩儒。其能留此三字或兩字之姓名於歷史上。當開卷時。每觸吾人之眼簾者。其得之之苦。豈可思議。當其伏案十年。閱歷十年。飽嘗所謂簞食陋巷捉襟見肘之苦况。備經所謂苦志勞骨乏身佛爲之折磨。乃博此三字或兩字之紀念於白紙黑字之中。以近世吾人之眼觀之。不亦慎乎。今則此學進化矣。所謂英雄豪傑者。亦不過以半年之歲月。二

三十金之船費。而得之矣。嗚呼。古今人之度量相越。不亦遠乎。今謹將數年來所經歷。與夫親友所告戒者。彙爲一篇。以公諸世。凡三章。二十一節。眞所謂無一字無來歷。讀者幸無以游戲文章視之也。此或未能窮形盡相。然於已所親見以外。不敢有所增減。此蓋近世謀生者之一新殖民地。而亦吾國青年衣飯碗之一端也。甲辰首夏著者識

一 預備時期

一宜往外洋游學。雖不必久留。然多則半載。少則數來復。在所必要。蓋例固如是也。

二當首途之先。若家庭之中無間言。則亦隨之。設有不諳近日之時勢。而欲侵人之自由者。則當以強硬手段對付之。

三辦之去留。各行其志。然西裝衣服。必要預備。或辦雖不全去。而斷其半亦佳。如此則亦可以入無辦黨。而欲還俗時亦較易。此法頗妙。亦近來之時髦裝

束也。

四學校不必入。或以極短之時日一試之亦未嘗不可。然慎勿爲其學章之奴隸。

五或以閒時一涉獵束籍。然亦聽人之自由。非必要也。唯「爲父須知」「吾妻鏡」兩書。必要熟讀。

六擇交宜慎。凡一切埋頭伏案之奴隸。悉當絕之。其能大言而有活潑氣。不爲秩序所束縛者。宜友焉。

七際此時局艱危。學問已非急務。唯新名詞則宜多記三二十個。如自由、平等、破壞、改良、流血、革命、權利、義務等。宜熟記之。此亦如上海倭人之「晏歇來」「對弗住」「怠慢」「走好」之類。乃出局時必須之應酬語也。諸君既辭學校而上世途。則此等應酬。又烏可以已。

以上數節。當預備時期所應留意者。略具於是。若持此實行而熟操之。則

亦可以問世矣。

二 運動時期

一宜常與同志組織團體。或明或秘。以多爲貴。久暫非所計也。

二宜攫取一二有關於時局之問題。集衆演說數次。此蓋爲顯名計。爲將來運動之地步也。

三古來豪傑。率多風流跌蕩。倜儻不羈。我輩宜先學其形式焉。然此事非金錢不行。故金錢問題。爲豪傑所最宜注意者也。

四運動金錢之法。不一端。然最妙是擇一最熱心而最樸誠之人。以謀之。唯必要查其所有之多寡。蓋恐誤投一窮措大。而徒勞無功也。

五所持以爲運動之方針。不能一定。當投被運動者之所好。然亦因于時勢焉。六所持之宗旨。大率以辦秘密事爲最妙。蓋既曰秘密。則可以杜他人之質問。而我之虛實。不易知矣。如此則雖頻索運動費。而被運動者不敢詰余。及久

而無效之時。則曰爲他人所洩。敗余壯圖。措辭最易也。

七前節所言。不過爲稍良懦者說法耳。若真有血性者。不必如此之委曲也。當金錢到手之後。彼若問余以所辦之事。則斥之曰。此我之自由權也。豈汝贈余以區區之臭銅。竟欲干預余之內政耶。聲色俱厲。彼自不敢復問。

八若被運動者之金錢。乃其人之私財。吾則曰。此彼之國民責任當如是也。蓋吾捨吾身以冒險。彼不能冒險者。則出金錢。各盡其義務而已。且吾固爲彼之金錢而不顧性命者也。如此則可以有領納而無多謝。

九若被運動者之金錢。乃集衆人之資貯爲辦事之經費。吾則曰。此國民之錢。當與國民共之。非彼一二人所能私也。如此則雖有所得。更不必謝。

以上數節。略言運動之手段。苟持此以入世。更隨機應變。參以權謀。則當必有所獲。

三 實收時期

一。既。有。金。錢。即。當。告。別。

二。告。別。不。宜。往。內。跑。蓋。內。地。非。唯。危。險。而。已。抑。亦。無。可。以。擲。吾。金。錢。之。地。也。

三。最。合。式。者。爲。沿。海。各。口。岸。地。既。穩。當。而。同。志。之。聚。於。此。者。亦。多。頗。不。寂。寥。且

香。車。寶。馬。酒。地。花。天。最。快。樂。也。

四。沿。海。各。口。岸。亦。爲。內。地。之。會。黨。綠。林。避。地。之。區。僦。居。於。此。亦。可。以。託。言。運。動。也。

五。當。隨。時。結。識。稍。有。熱。血。之。富。人。以。備。告。乏。然。近。來。之。譯。書。局。亦。我。輩。一。新。殖。民。地。也。

(完)

提防小手

謹慎荷包



雜錄
燈謎叢錄

衾裯同抱誰甘讓

四書句二

(嘯梧)

八

四書句一

人盡可夫

〃

〃

〃

擬進學解

〃

〃

〃

日暮漢宮傳蠟燭

詩經句二

〃

漏卮

孝經句一

〃

滿漢細點

唐詩一

〃

溫家玉鏡臺

〃

〃

〃

堂內春深羨六郎

六才子一

〃

緣楊陰裏踏沙行

〃

〃

〃

暗香疑是上簾鉤

聊齋目一

〃

燈謎叢錄

小人勿用

藥名一

早

文明之國

四書句一

初闢商場

古地名一

屢豐年

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于其市

古人名一

市僧面目

車捐

左傳句一

刻燭成詩

孫男尙未生

（解鈴）

青蚨飛去復飛來

施捨佛寺

（捲簾）

（求適齋）

（寄閒生）

美婢

〃

四

燒燭引杯

禮記句一

〃

不通倭音

〃

〃

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

漢人名一

〃

如霞已斷比月常圓

戰國人名一

〃

跪乳之恩返哺之義

六朝人名一

〃

再下河南

唐詩一

〃

郎騎白馬來

六才子一(對偶)

〃

●第八號謎底

是我同鄉

四書一(蝦須格)

野人也

(嘯 梧)

蓮花似六郎耳

〃

君子哉若人

〃

故多能鄙事

子謂子賤

閒步

行其所無事也

男有心女有心

忸怩

水漾蓮花是塔鄉

君子坦蕩蕩

陳皮

大學注一

革其舊之謂也

紅繡鞋兒雙鳳頭

詩經一

赤舄几几

良友忽來鸚鵡報

有客有客

大木百圍生遠籟

書經一

樹之風聲

曲終人不見

禮記一

聽于無聲視于無形

虎躍龍驤

漢詩一

大風起兮雲飛揚

蓮花廳回任

唐詩一

重上君子臺

廣陵散

〃

此曲有意無人傳

黑者忽失其黑

唐文一

墨突不黔

〃

草茵

六才子一

綠紗便是寬繡榻

〃

得見一錢爾可解饒

〃

要看個十分飽

〃

聞說西施曾一搯

紅樓人名一

李紋

〃

落地金錢

鳥名一

謝豹

〃

同室操戈

四書句一(解鈴)

親親之殺

(惜广)

傳臚

〃

前以三鼎

〃

怎當他傾國傾城貌

詩經句一

如此粲者何

〃

鹹水妹

春秋人名一

子西

〃

日東月西

六才子一

分明打個照面

〃

片雲頭上黑

藥名一

首烏

〃

歐洲小兒好穿著

詩經句二

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滂溼室)



夫子未出于正也

雖長不滿七尺心雄萬夫

春秋

牡丹王

狄固貪婪

史記卷三十二

晏殊

喝雉呼盧

瞰亡饋豚

二毛

憶兩都而神愴

朔應聲輒對左右大驚

四書句一

師也辟

(求適齋)

詩經句一

小人有勇

四書句二

無冬無夏

四書句一

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寄聞生)

齊之世家也

後死者

雞鳴狗吠相聞

孔惠孔時

有頌其首

憂心京京

震東方也

易經句一

士誠拒戶自經部將解之

易經句二

九四有命士誠字九四

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

左傳句一

則竊寶玉矣

憑票發錢

“

據與欸

定彈劾不實之罪

“

以處參虛

芍藥欄邊春夢酣

六才子二(對偶)

恰對菱花樓上晚妝罷

汴梁地震

六才子一

拆開封皮

固修漢書未就昭踵成焉

“

兄妹爲之

遂收艾入檻車

“

不良會把人禁害

將寶玉一堆笑道你忙甚麼

“

鬆了金釧

上下篇

藥名一

扁竹

鳥聲喧處月痕低

字一

鷓鴣

雜歌謠一

汴梁行

東莞生

行○行○復○行○行○。驅○車○至○汴○梁○。汴○梁○之○城○人○物○輻○湊○古○都○會○。十○八○行○省○居○中○央○。金○人○北○渡○淪○陷○夷○狄○者○百○餘○歲○。文○明○舊○壤○成○窮○荒○。昔○年○回○鑿○經○此○物○力○竭○。慈○恩○廣○大○憐○遐○方○。春○闈○秋○試○此○三○度○。物○價○較○昔○兩○倚○昂○。繭○絲○之○綢○山○藥○粉○歸○人○滿○載○窮○車○箱○所○悲○行○路○難○。車○價○如○搶○壤○天○晴○十○丈○飛○塵○土○。天○雨○三○尺○拉○泥○漿○。人○多○車○少○競○捷○足○爭○先○恐○後○群○跳○跟○。自○古○南○人○操○舟○北○人○馬○到○此○餐○沙○宿○雨○真○覺○遷○地○而○弗○良○。嗟○我○廣○東○人○胡○爲○來○此○鄉○。云○是○求○功○名○功○名○二○字○竊○未○詳○。微○名○腐○鼠○不○足○嚇○敢○與○立○言○立○德○爭○輝○光○。嗟○我○廣○東○人○心○熱○如○病○狂○。金○頂○纍○纍○壓○頭○頂○。旗○杆○列○列○森○道○旁○。除○此○以○外○思○想○絕○。父○詔○兄○勉○耿○耿○誌○勿○忘○。邇○聞○朝○議○罷○科○舉○。補○牢○併○力○追○亡○羊○。貧○者○竭○銖○鎰○。富○者○倒○篋○囊○。紛○紛○捉○刀○人○。衣○冠○優○孟○來○登○塲○。頭○銜○大○書○特○書○奉○旨○鄉○試○四○大○字○。奴○隸○質○寒○乞○相○揮○鞭○得○意○方○。揚○揚○嫖○賭○飲○吹○以○外○此○爲○五○大○病○。傾○家○破○產○誰○爲○償○。嗟○我○廣○東○人○得○失○盜○較○量○。黃○金○虛○牝○寶○堪○惜○。豚○蹄○篝○車○

安可望。連年赤旱。道有殍。胡不資作饋。貧糧疫癘。流行遍城邑。胡不一助施藥。湯徵歌。選舞亦足豪。求田問宅。猶爲長。不然司徒銅臭貴。無極高車大轎。何堂皇。此欸漏卮歲。出不可計。耗我物力。非平常不見關節。飛達聚奎堂。使車一返。千金裝不見。承餉百萬圍。姓莊癡人日日陳。李黃不見閭閻愁。歎盜賊白日肆。披猖使我民窮財盡。此物真不祥。嗟我廣東人。春夢酣黃梁。我有一言與君酌。急須獨立圖。自強自強之基本。於學理財法律政治。下至礦牧農工商公等國。民有責任。小用小效。徐擴張。試瞪醒眼。望世界優勝劣。敗理日昌。燕巢危幕。魚戲釜黃雀。在後捕螳螂。請看瓜分之圖。轉瞬待破裂。英俄法德美日。噬肉如餓。狼屆時告身換。醉不可得。嗟爾秀才舉人進士翰林。至此不如洋行侍仔。吁可傷。嗟我廣東人。勸君且勿忙。金榜硃卷非功名。八股策論非文章。時俗謬解足。一晒風水相。命同荒唐匹夫。立志足救世。五洲名譽流無疆。今何時。乎流血。立黃龍戰日。鷄蟲得失真。毫芒悲哉。嫗母無鹽不自醜。秋風打到東南洋。我聞齒冷。我歌斷腸。作歌箴客。復自悼。明日裹糧挾贊。泛海求師襄。

雜歌謠二

粵謳新解心四章

外江佬戲作

學界風潮

好學你就唔學學把性命嚟丟不堪提起學界風潮當初遊學出洋正係青春
年少好似花含曉霧照住太陽咁嬌中國個的受病根由你亦都盡曉就把國
民義務俾你一擔嚟挑估話學人地富國強兵邊一件最緊要維新政策總要
把舊弊一筆勾銷自古時勢造出英雄重係神龍咁天矯趁箇陣風雲運會你
就早日騰霄世界一箇絕大舞臺要演出龍驤虎嘯唔通打起大鑼大鼓任你
一味咁叫囂講起革命上嚟唔係同你講笑怕你氣魄唔够重慘過阿崩吹簫
你若果話革命正係尙武精神學問就係奴隸嘅材料點解泰西咁多豪傑都
從學界上撈標唉學唔學事小難道中國前途咁就罷了重怕你冲親野蠻個

的獅鼻就斷送你驚天動地嘅硬命一條

鴉片煙

全

好食你唔食要食鴉片煙問你近來上癮抑或從前我想一盞紅燈不過係無聊嘅消遣搵個知心嚟傾吓偈最舒服係一榻橫眠煙具打整得咁精良無非爲應酬起見果然唔會上癮我都由得你食一口添點估你越食越多自己唔會檢點食到口唇黑過火炭又試兩耳垂肩想你茶飯三餐食唔食都有乜要緊總係過江龍幾口日日至少都要一兩八錢你近來瘦骨如柴都係自己作賤好人唔願做偏要做個煙精日出三竿你重唔曾轉便捱埋個的夜咁就攪到幾更天問你係自己搵衰還係開欸就把靚溜後生一個弄到冤鬼咁癡纏人地唔怕得罪你一聲都叫你做鴉片鬼就係恭維你兩句不過當你係煙仙咁好大廈高樓你住都唔得乾淨縱有嬌妻美妾怕你都共佢無緣你癮起番嚟就係美味珍羞都唔食得一件打完幾個喊囉就要口角流涎只恨當初林

則徐唔曾把個的煙來燒盡呢陣通行十八省重要抽到土稅膏捐上至富貴
人家下至轎夫同着更練官場幕友房科差役與及門簽武營又有將官和哨
弁唔搓煙屎都要吞幾粒煙丸雖則攞起煙鎗都唔計得數店但係拈來當炮
怕唔敵得人地嘅鐵甲兵船睇吓咁黑暗一個支那怕乜你有煙燈點問你一
燈如豆點照得徧世界三千老番叫做阿芙蓉我想芙蓉開得咁嬌艷你好似
玄壇咁嘅面重怕係火坑蓮唉聽我勸戒得幾多就幾多正算你唔聽見人地
話心堅石都會穿

唔好發夢

全

勸你唔好發夢我想花花世界都在夢中你若果夢裏平安就係夢一千年我
都由你去夢只怕滄桑變幻就會驚醒你夢眼朦朧人地把你皮肉瓜分難道
你都唔知到痛就算你會莊周化蝶亦不過化到沙蟲咪把黑甜鄉沉埋我黃
種你睇酣眠臥榻邊一個係主人翁估話咁響嘅鼻鼾都會嘈醒吓大眾點想
你苟延殘喘重帶住的惺忪你好極精神夢裏都係唔中用東方春曉正話等

到。旭。日。初。紅。箇。陣。你。便。抬。起。頭。嚟。放。開。吓。眼。孔。夢。魂。驚。覺。自。由。鐘。太。平。洋。上。風。
潮。湧。把。個。雄。獅。鞭。起。又。試。叫。醒。吓。女。龍。我。四。萬。萬。國。民。就。伸。一。吓。腰。嚟。都。震。得。
全。球。動。捨。得。你。呢。回。唔。發。夢。咯。重。怕。乜。運。會。難。逢。青。年。才。氣。騰。蛟。鳳。我。共。你。舞。
臺。飛。上。去。演。一。個。蓋。世。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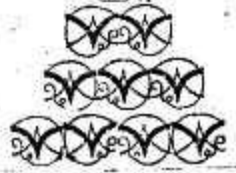
中秋餅

全

中。秋。餅。月。咁。團。圓。月。咁。團。圓。餅。及。咁。鮮。你。睇。咁。好。月。光。都。係。一。月。圓。一。遍。餅。到。
中。秋。月。就。隔。了。一。年。捨。得。世。界。光。明。係。同。月。噉。不。變。使。乜。日。日。都。話。維。新。好。似。
畫。餅。一。般。人。地。話。畫。餅。充。饑。唔。知。點。算。我。想。月。圓。還。有。缺。哩。就。係。世。界。都。會。回。
旋。餅。既。蒸。熟。個。時。正。係。熟。到。中。心。點。月。在。白。雲。深。處。就。唔。見。得。青。天。人。若。果。冇。
箇。點。熱。心。真。係。水。拘。油。咁。散。攪。到。唔。湯。唔。水。問。係。點。得。埋。團。箇。陣。縱。有。月。華。都。
唔。照。得。幾。遠。重。怕。你。受。人。箝。制。慘。過。餅。在。蒸。籠。日。夜。咁。煎。唉。餅。呀。餅。人。地。將。你。
壓。成。蠶。粉。你。省。唔。省。都。爲。你。咁。好。膏。腴。一。塊。引。佢。垂。涎。你。好。趁。銀。河。秋。淨。把。蟾。
光。認。問。聲。明。月。做。乜。照。住。我。祖。國。長。眠。



附錄



◎新民叢報第參年第貳號目錄

○學說

▲子墨子學說

中國之新民

○政治

▲各國官制篇

明夷

○法律

▲日俄戰役關於國際法上中國之地位及各種問題………中國之新民

○傳記

▲袁崇煥傳(完)

中國之新民

○生計

▲中國貨幣問題(續)

中國之新民

○叢談

▲墨子之論理學

中國之新民

○小說

▲美人手

鳳仙 女史

○文苑

▲飲冰室詩話

中國之新民

○介紹新刊

▲山東新開租界問題 ▲督撫更調問題 ▲威海衛租借期限問題 ▲滿洲善後問題………評上海時報

○寄書

▲南非洲華僑慘狀記(完)

來稿

○雜俎

▲新智識之雜貨店

○附錄一

▲日俄戰紀

社員

○附錄二

▲新釋名

社員

◎發行所 橫濱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社

小說叢話

紅樓夢一書。係憤滿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也。著如此之大書一部。而專論滿人之事。可知其意矣。其第七回。便寫一焦大醉罵。語語痛快。焦大必是寫一漢人。爲開國元勳者也。但不知所指何人耳。按第七回。『尤氏道。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卻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以上等句。作者決非無因而出。倘非有所憤。尤氏何必追敘其許多大功。曰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可知無焦大則不但無此富貴。則亦無此人家。既敘其如此之大功。而又加以不過仗着四字。何其牽強。又觀焦大所寫云。『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必是督撫海關等缺二十年頭裏的焦大爺。眼裏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門。你們作官兒。

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字字是血語語是淚故屢次禁售此書蓋滿人有見于此也今人無不讀此書而均毫無感觸而專以情書目之不亦誤乎(平子)

紅樓夢之佳處在處處描摹恰肖其人作者又最工詩詞然其中如柳絮白海棠菊花等作皆恰如小兒女之口吻將筆墨放平不肯作過高之語正是其最佳處其中丫鬟作詩如描寫香菱詠月刻劃入神毫無痕迹不似野叟曝言群妍聯吟便令讀者皮膚起粟怡紅在園中與姊妹聯詠諸章往往平庸蓋實存不欲壓倒諸姊妹之意其在外間之作有絕佳者如滴不盡相思血淚一曲誠絕唱也曲云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噯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裏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平子)

今日欲改良社會必先改良歌曲。改良歌曲必先改良小說。誠不易之論。蓋小說傳奇等皆在內與歌曲相輔而行者也。夫社會之風俗人情語言好惡一切皆時時遞變而歌曲者乃人情之自然流露以表其思慕痛楚悲歡愛憎然聞悲歌則哀聞歡歌則喜是又最能更改人之性情移易世之風俗故必得因地因時準社會之風俗人情語言好惡而亦悉更變之則社會之受益者自不少。上古之小說謂曲無論矣。然自周以來其與小說歌曲最相近者則莫如三百之詩。由詩而遞變爲漢之歌謠爲唐之樂府爲宋詞爲元曲爲明代之崑腔。崑腔爲魏良輔所更定魏爲崑山人也故有此名。自明末至今三百年來朝野雅俗莫不愛之莫不能之。至近今三十年間此調暫絕。蓋社會每經數百年之久其言語必已有許多不同之處。其不經常用之語便覺其非太高尙則過雅典俗人不能解自覺嚼然無味。故自上古至今數千年來之音樂未有至五百年而不更變者。職此故也。然崑曲廢而京調二簧山陝梆子出而代之。風靡一世。其言詞鄙陋。其事迹荒謬。其所本之小說

傳記。亦毫無意義。徒以聲音取悅于人。而無益于世道人心。是則世無有心人。出而更變之之過也。故孔子當日之刪詩。即是改良小說。即是改良歌曲。即是改良社會。然則以詩爲小說之祖可也。以孔子爲小說家之祖可也。(平子)



美國華工禁約記

（飲冰室主人著）

洋裝全一冊（）定價二角

美國華工禁約於將來一國生計問題極有關係不特爲國體問題而已現正屆禁約滿期改訂之年有志時事者莫不欲知此題之真相若旅外華民利害切已其欲研究補救之法者更若飢渴矣飲冰室主人游美經年於此事調查最詳今特著爲一書言其歷史及其現狀與及將來應付之策雖旅美數十年身歷其苦者言之不能若是詳悉而纖備也今特印單行本以便購讀並附美國工商部現行禁例原文資參考焉凡我僑民宜各手編者也

發行所 上海 廣智書局

康南海官制議

(洋裝全二冊定價八角)

凡欲爲一國謀改革不可不明本國歷史上之
關係 否則徒爲高論按之實際不可行無當也 南海
康先生 爲近年中國改革之原動力其學識其閱
歷無俟喋喋本書乃發表其改革官制之意見博
大精深纖悉周備 乃實行家言也其歷史上的觀
察足助研究資料者尤多頃由本局將全書原稿凡十四篇
精校印成現已出書有志經世者各宜瀏覽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廣智書局